

朝霞

ZHAO XIA



7

1974

朝霞

目 录

· 小 说 ·

- 一往无前的人.....杨中言 楼耀福 (6)
- 心中的炉火.....朱敏慎 (17)
- 起宏图.....姚建明 (26)
- 主角.....曹刚强 姚忠礼 (43)
- 第一线上.....庄大伟 (51)

· 诗 ·

- 声声歌唱毛主席 (民歌选辑).....路 鸿 居有松等 (24)
- 韶溪赞.....谢其规 (3)
- 胜利的航程.....徐照瑞 (4)
- 夜填入党志愿书.....徐怀堂 (5)
- 煤嫂.....王继刚 (68)
- 千斤顶.....丁卫华 (39)
- 工人作曲家.....王树滨 (61)

· 剧 本 ·

- 工厂的主人 (独幕话剧).....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班集体创作
贺国甫 黄荣彬 执笔 (69)



· 散 文 ·

渔灯·····崇学余 (40)

闪闪发光的日子·····袁 航 (55)

· 评 论 ·

热情歌颂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人物·····杜华章 (62)

——评《一篇揭矛盾的报告》

英雄光辉照银幕·····陆 民 (58)

——评赵勇刚的银幕形象

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范中柳 (65)

——从短篇小说《追图》谈起

法家诗文选读

改革家的诗文·····上海师大中文系大批判组 (34)

——读王安石的几篇作品

附：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商鞅》《河北民》

努力反映抓革命促生产的斗争生活····· (16)

——编者的话



韶溪赞

谢其规

十里光闪韶山冲，
韶溪水流声淙淙，
水里流动着红云霞，
水里挺立着长青松，
水里飘散着稻谷香，
水里倒映着绿山峰……

我见韶溪喜开怀，
俯身掬水一捧捧，
大口大口喝得欢，
水甜心肺情思涌。
激流击石耳边响，
犹似战鼓鸣山中。

怎能忘，毛主席溪边播火种，
星火四燃飞长空；
漫山遍竖犁头旗，
染得溪水通通红；
溪水直泻九千丈，
冲出山谷气势宏——
山沟沟里的石头闹翻身，
砸烂千年的枷锁和牢笼！

犹记得，战马饮水韶溪仰天啸，
赤卫队沾水磨刀锋；
溪边斗争狗财主，
怒涛举拳惊雷动；
秋收起义的大军桥头过，
碧水滔滔含笑送——
从此呵，烈火燎原八万里，
扭转乾坤看工农！

呵，祖国江河万千条，
源头都出韶山冲；
韶溪天下第一泉，
泉水向着四海涌；
浪打波淹旧世界，
力量来自韶溪中！

我把溪水灌满壶，
日日常闻水淙淙——
带回韶山纪念品，
此情此意万千重：
喝一口，豪情满腔斗志昂，
一辈子跟着毛主席去冲锋！

(题图：程树人)





胜利的航程

——赞《航泊日记簿》

徐照瑞

封面上，银白的海鸥衔浪花，
扉页里，澎湃的涛声在起伏；
翻过去，多少个火铸的春秋，
铺开来，一条闪光的道路。
页页记载军舰飞驰的历程，
张张印下战士前进的脚步。
啊，咱们的《航泊日记簿》，
大海装在你的胸膛，
东风鼓满你的心窝。
每当打开你的第一页呵，
幸福的暖流啊从心坎涌出——

毛主席登上咱们舰，
大海欢呼红日出；
巨手挥笔辟航程，
金光万道照征途：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海上长城从这儿矗立，
红色的航线打这儿铺，
航泊日记从这儿诞生，
年轻海军在这儿起步。
毛主席写下第一笔呵，
战斗凯歌往下谱。

往下谱呵往下写，
道路越走越宽阔。

夜夜巡航北斗亮，
朝朝出海穿云雾，
毛主席天天在身旁，
给咱掌舵又指路。
任凭那，
雨猛风狂，
暗礁四伏。
卖国贼林彪，
抛出孔孟之道的绳索，
妄想挡住红色战舰前进的脚步。
咱扬起战斗的帆，
劈浪的橹，
呼啸向前，
跨浪山，越波谷，
航向不偏，
征帆不落，
朝阳在胸，
浩气磅礴，
击退航道上刮起的妖风，
扫平大海底泛起的泡沫。
《航泊日记簿》，
页页火光在闪烁，
句句象利箭，
把“克己复礼”的阴谋彻底揭破。

呵，《航泊日记簿》，
你的每一笔，

都是胜利的记录；
咱们天天用火红的青春，
记录着同祖国一起飞跃的速度。
人民海军从小到大，前程广阔，
是毛主席率领咱们反潮流，

是毛主席给咱们定向掌舵。
啊，咱们的《航海日记簿》，
你是壮丽的史册，红色的舰谱；
你，记在浩瀚的大海上，
记在每个海军战士的心窝。



夜填入党志愿书

徐怀堂

远处，出钢的钟声咣咣响，
眼前，一份入党志愿书摆桌上。
小伙子呵，为何久久难下笔，
热泪盈眼眶？

呵，一千天的生活，一千天的战斗，
就象发生在今天晚上；
这志愿书似一面闪光的镜子，
把你进厂三年的道路全照亮。

曾记得呵，你初进钢厂，
臂上还挂红卫兵袖章；
看炉火象匹脱缰的烈马，
你是一半欣喜，一半心慌……

然而现在，你挺立炉前，
从容不迫，遣兵调将，
指挥炉中的风火雷电，
为祖国炼出多少炉优质钢。

从红卫兵到新炉长，
从初上炉台到今天晚上，
你有多少贴心的话，

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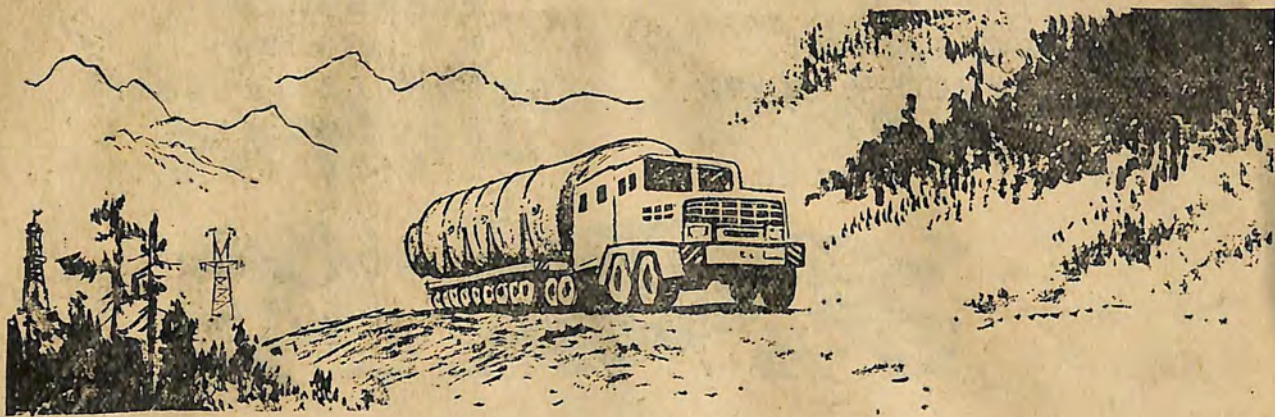
写老炉长家的一件“三代衣”，
激起你胸中爱憎的层层波浪；
写老书记和你同握一杆钎，
亲切的话语象甘露滋润你胸膛；

更难忘，批林批孔战鼓响，
批判稿从深夜写到天亮；
呵，要讲的，比大海还深，
要写的，比江河还长！

千言万语涌心头，
汇成一句表衷肠，
猛然挥笔沙沙写，
一颗红心在激荡——

“亲爱的毛主席，伟大的党！
我愿为您献出生命的热、青春的光，
红旗下站队闯征途，
战斗到全人类解放！”

(题图：邹鸿民 程树人)



领导者的人

杨中言

楼耀福

汽锤嗵嗵，马达轰鸣，车头飞转，焊花四溅，在东风汽车运输场深处的修理车间芦席棚里，在经历了四十个紧张的日日夜夜之后，五套能载运四百吨“庞然大物”的大平板车和大马力牵引车马上开始总装了。

凌晨四点，运输场党委委员、榻车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大会战的副总指挥高志雄手里拎着一圈铅丝，腋下挟着一叠标语纸，冒着凛冽的寒风，向芦席棚大步走去。他四十开外年纪，高大魁梧的身材象台万吨水压机，矫健稳疾的步伐胜过别人的跑步。

“这根主轴就是不能加工！”刚到金工组门口，他就听到新提拔的组长陈英的声音。

“这是顾浩布置的！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总指挥的？”这是副组长老耿的声音。

“谁正确就听谁的！”陈英又顶了一句。

高志雄心想，主轴已经全部加工完毕，而且装上了新一号部件，两个组长怎么又在为主轴加工争吵呢？走进去一看，只见车头上夹着一根主轴毛坯，老耿要加工，陈英按着马达开关就是不让。

老耿是高志雄的养父、陈英的师傅，脾气很倔。他见高志雄来了，就索性把车床上的毛坯材料拆下来，连同图纸往地上狠狠一扔，冲着陈英说：“你羽毛干了，本事大了，我管不了你！”说完，赌气走了。

高志雄知道，老耿的这些话主要是冲着他的。他没来得及把老耿拉住，便拾起图纸。



陈英气愤地告诉说：“顾浩要我们马上加工旧一号部件的零件。”

“还是旧一号？”高志雄一怔，定睛看了看刚才拾起来的那张图纸，正是旧一号部件的主轴图，不禁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文化大革命初期，高志雄先后主持设计并制造了一百五十吨、三百吨的大平板车和大马力牵引车，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填补了一项空白。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工业生产迅猛发展，大马力牵引车的牵引力越来越不能满足内地建设的需要了。有一回，高志雄亲眼看到大平板车装着一台巨大的变压器翻山越岭时，由于牵引力不足，被迫停在半山腰，后来借了三辆大卡车，才帮着拉了上去。这次造的五套大平板车和牵引车是为了承担内地一项国防建设的运输任务的。大会战一开始，高志雄就坚决主张改革一号部件，使牵引力增大一倍。不料方案刚提出，就遭到了新近从汽车厂调来的场党委副书记、大会战总指挥顾浩的激烈反对。顾浩认为，改革一号部件，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我们更是谈何容易。他借口时间急、任务紧，主张维持现状。高志雄却坚定不移地说：“创新才能前进，守旧必然倒退！”两个指挥在守旧和创新方面虽

有分歧，但在要自己制造这一点上还是统一的。当时有个外国商人来兜售大平板车和大马力牵引车，被顾浩断然拒绝了。正因为顾浩做了这么件漂亮的事情，所以得到了一部分群众的信任，包括老耿在内。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广大群众一致支持高志雄改革一号部件，顾浩虽仍持怀疑态度，但还是勉强答应下来，并且特意从汽车厂运来进口的特殊钢材，加工新一号部件的主轴。现在，一号部件的改革尚未得出结论，顾浩就在为它的失败作准备了，高志雄预感到一场前进与守旧的斗争就在面前！

高志雄想到这里，就鼓励陈英说：“你做得对，原则问题上就是不能让步！”他帮陈英安排好小组生产以后，把那张旧图纸往口袋里一塞，急忙往芦席棚走去。

总指挥顾浩比高志雄早一步到这里，正拉开嘶哑的大嗓门动员大家一定要在三天内把第一辆牵引车装出来。高志雄听了又是一怔，原计划五辆车一起总装，怎么现在又突然变成先装一辆了？联系刚才金工组发生的事情，他心里明白了。顾浩急于先装一辆，是为了开出去试试，一旦失败，可仍用旧一号部件。于是他把手里的标语递给装配组组长大个子，让他马上挂上，自己一步跨到顾浩面前，问：

“老顾，原来不是决定五辆车一起总装吗？”

顾浩拉了拉头上的帽子说：“先练练兵。”

“过去造过几次了，已经有些经验。”高志雄心想，先装一辆会打乱原有安排，造成混乱局面；而且五辆车分几次装，要摆几次摊子，既费时间又费人力；更重要的是高志雄感到顾浩的指导思想不对。于是他以建议的口吻说，“还是五辆一起装吧！”

“不行！”顾浩口气很硬，“别再节外生枝了，快把你的新一号部件搬来！”

“我们的新一号部件，还在作运转试验。今天不能来！”

装配工们面面相觑，仿佛在问：今天怎么是高志雄反对搬新一号部件呢？

顾浩摆开进攻的架势，说：“老高，在一号部件上，过去是我错，不该反对改革！今天是你错，不该不让我们去搬！”旁边有几个工人也附和着，顾浩见有人支持他，更喜形于色。

“老高这样做总有道理的！听他说。”大个子挂好标语走过来说。

大家的眼光都落在高志雄脸上，高志雄依然是那么平静：“新一号部件正在做运转试验，明天才能来！”

顾浩急忙顶了一句：“试验可以装在车子上做。”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是站不住脚的。

装配工小李冲到顾浩面前说：“你过去一直搞技术工作，怎么连这点常识也不懂！你还是把心里话讲出来吧！”

顾浩掩饰道：“没别的想法。”

高志雄没料到顾浩不说真话，便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旧图纸说：“你为什么把它发下去加工？”

顾浩见高志雄揭了他的底牌，有些恼羞成怒：“搞改革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我做两手准备，有什么不好？”

“什么两手准备，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改革成功”，高志雄的两眼发射出严肃的光芒，他加重语气说：“老顾，在前进的路上，要一往无前！”

周围的工人都向顾浩投去不满的眼光。大个子指着刚刚挂在芦席棚两侧的标语，说：“老顾，你好好看看吧！”顾浩抬头望去，那标语上写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这刚劲有力的笔迹很熟悉，是高志雄写的，他气得转身就走。

高志雄看了看顾浩的背影，坚定地说：“按原计划执行，干！”

话音刚落，装配工们就边说边笑，争先恐后地干开了，芦席棚里象是红钢出了炉，热腾腾、暖烘烘。这时，外面传来了人们的喧闹声。老耿气急败坏地奔了进来，焦急而痛心地说：

“我的副总指挥，快瞪大眼睛瞧瞧你的新一号部件，别再自以为是了！”

广播里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气象台的紧急警报：暴风骤雪马上就要来了！

高志雄挺起胸膛，握紧拳头，仰望着门外呼啸的寒风，豪迈地想：暴风雪来吧！我们欢迎！

二

校验间的矮平房里，新一号部件赤身露体地躺在运转试验的台架上。壳体里主轴折断了，……

高志雄仔细观察着损坏情况，大学毕业的女技术员江岭左手抱着试验记录板，右手拿着手帕擦着湿润的眼睛。

高志雄说：“别难过！记住昨晚我们一起学习的那段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我没有泄气！”江岭看了看他，说：“我是为你……”

“别为我担心。俗话说：众志成城，力无无比，几座泰山也能托得起！”高志雄看完记录后，夸奖地说：“作得认真仔细，为分析提供了宝贵资料。”

走出校门没几年的江岭，看到高志雄

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呆，依然谈笑风生，这才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两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很快就找到了主要矛盾：问题出在主轴上，决定立即把主轴送到汽车厂去做物理金相分析。

狂风卷着大雪疯狂地呼啸着，气温在急剧下降。高志雄离开校验间，见前面风雪中停着一辆材料车，金工组陈英又在那里同顾浩争执了，便快步走了过去。

原来，顾浩刚刚气愤地离开了总装组，就听到新一号部件出了事故，他既心疼又高兴。心疼的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材，特别是浪费了用在主轴上的进口特殊钢材；高兴的是高志雄在事实面前只能认输了，旧一号部件反而能提前投产加工了。他马上把图纸和材料送到金工组，下令立即加工旧一号部件。不料陈英把一叠图纸往材料车上一扔，给顶了过去。

高志雄阻止了他们的争执，叫陈英去编几个文娱节目，中午休息时给大家鼓鼓气。

陈英走后，高志雄说：“老顾，你要生产旧一号部件，我还是不能同意！”

“什么？”顾浩吃了一惊，想不到高志雄还是这么固执己见，于是劝告说：“碰了鼻头就应该转弯！要知道只剩下二十来天了。”

高志雄回答说：“碰了鼻头，总结经验后继续走下去，决不能弯到小路上去！”

“你已经撞到墙上去了。”

“别说一堵墙，就是一座山，也要跨过去！”

“那好！吃过中饭，召开支委会统一思想，你得先准备检查，然后……”顾浩话没说完，就扬长而去。

芦席棚里，老耿气呼呼地对大个子说：“要是当初你们能劝劝志雄，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事故！”大个子把榔头敲得乒乓直

响，旁边的小李憋不住了，他刚想开口，却被大个子阻止了。老耿气得连胡子也颤抖了：“一个个都变成哑巴了？快去劝劝他吧！”

高志雄惦记着总装组同志们的情绪，这时来到了芦席棚，老耿的话都听到了。他亲热地走上去叫了声“爹”。老耿拔脚要走。高志雄恳切地说：“爹，我有错，你可以狠狠批评我，可不能老避着我。”

老耿转过身，准备狠狠教训养子一顿，可是当他看到高志雄消瘦的脸庞和布满红丝的眼睛，一股爱怜的心情又涌了上来。

“爹，你有什么话就说吧！”高志雄真挚地说着，拉着老耿在长木箱上坐了下来。

老耿的口气还是气鼓鼓的：“爹今年六十多了，同组织上闹矛盾不退休，就是为了多造大平板车，给社会主义出力！我要讲的都给你讲了，今天只有一句话：你按老顾的意思办，把旧图纸发下去，爹咬咬牙给你赶出来。”

高志雄说：“爹，这事我不能答应，老顾他……”

老耿倏地站起来说：“老顾是为你好，不让你跌跤犯错误！”

高志雄随即也站了起来，深情地说：“爹，你应当支持我。爹，我在业余工大毕业那天，你是怎么跟我讲的？你叫我不要忘记在旧社会是个榻车工人，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中国人民争气！你还告诉我，有一年外国老板要在郊区造一个兵工厂，我的亲爹……”

老耿怔住了，他脑中又出现了永远不能忘怀的一幕：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老耿得了疟疾，昏沉沉地蜷曲在滚地龙里，榻车行老板的一个狗腿子赶来，逼他和老高为建造帝国主义的兵工厂搬运变压器。老高一听，怎么能允许洋鬼子再屠杀中国人民呢？他憋

不住了，同老耿商量了一下，拉着幼小的儿子志雄一起推着榻车走了。三个人光着脚板，顶着烈日，踩着滚烫的柏油马路，汗水如同雨点一般往下掉。车子过了桥顶，老高大喊一声：“一！二！三！”三人同时抛开车子，朝相反的两个方向飞奔，榻车猛地往下滑去，连同变压器一起翻倒在马路上，变压器被撞得支离破碎……就在这一天，老高被外国巡捕抓走了。半个月以后，就被活活折磨死了。从此，老耿和志雄相依为命，一直熬到解放。

解放以后，老耿和高志雄驾驶着自己的汽车、重型车、平板车，搬运着自己的变压器、机床，扬眉吐气，当了国家的主人！想到这一切，老耿确实满足了。可是高志雄却不但看到了过去和现在，又看到将来。他觉得，作为一个运输工人，就要象汽车那样开足马力往前冲。在他的胸中装有一幅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宏伟远景和我国国防建设的蓝图。

高志雄充满感情地说：“爹，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是个榻车工人！但是，牢记过去，是为了激励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快马加鞭，奋勇向前！爹，不进则退，如果让林彪复辟倒退的阴谋得逞，我们又会受外国资本家的气！”

老耿回忆着旧社会苦难的生活，听着高志雄激情的话，目光变得深沉起来。

这时，从食堂那边传来了陈英的歌声：

哎咳——

自力更生大旗挥，
大平板车一路飞，
车轮滚滚转，
喇叭震山水，
运输工人心向党呵，
一往无前头不回！

……

“唱得好!”“再来一个!”食堂里爆发出阵阵欢呼声。这时,办公室里的女统计员急匆匆地奔进来告诉高志雄,运输公司来电话说,在批林批孔推动下,内地国防建设加快了步伐,要求我们的牵引车和大平板车提前一星期交货!

思想上刚刚有所触动的老耿一听,吃了一惊。高志雄却微笑着,用充满希望的目光看着大家。

“老高!继续干新一号部件!有困难我们一起顶!”大个子挥着拳头说。

“对!干吧!”小李也挺了挺胸说。

“好!”高志雄一字一顿地说:“哪怕暴风雪来得更猛,我们一往无前的决心决不动摇!同志们,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方针,支援内地国防建设,我们一定提前一星期交货!”

高志雄的话犹如一块红钢落在油池里,猛地在工人们的心中炸开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一个老工人拨开人群,走到高志雄面前,张了几次口,没有说出话来。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跑到保暖茶桶边倒来一杯开水,双手捧到高志雄面前说:“志雄,你暖暖手吧!”

这是工人群众炽热的期望啊!高志雄感动得两手直抖索,他接过茶杯,又捧给了老耿,然后转过脸问女统计员:

“老顾知道不知道任务要提前?”

女统计员说:“知道了!”

“人呢?”高志雄紧追着问。

女统计员忿然回答说:“他那个进出口公司的朋友来了个电话,西方商人又来兜售一号部件了!他现在骑着车去了!”

“啊?”高志雄又惊讶又激怒,急忙把小李拖到身边,说:“你马上去运输公司,向领导汇报。”又对大个子说:“你马上去进出口公司,把有关情况摸摸清楚,把顾浩想走的这条路堵死!”说完,他急忙推了一辆自

行车,象离弦之箭,冲入了狂风骤雪之中……

三

在通往市区的南郊公路上,两辆自行车顶着扑面袭来的阵阵暴风雪,飞快地行驶着,一前一后,相差一里多远。前面那辆,半新不旧,越走越慢,骑车人是顾浩;后面那辆,崭新发亮,越奔越快,骑车人是高志雄。

刚才,顾浩接连碰了两个钉子后,愤愤地回到办公室。突然,运输公司来了一只紧急电话,告诉他任务要提前一星期完成,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轰得他手足无措。他想,即使投产旧一号部件,也是无论如何来不及完成的,更不要说新一号部件了。他想马上去找高志雄,可是去找了又有什么用呢?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进出口公司的他那位老朋友从电话里给他送来了“喜讯”,西方国家的商人又来了,并且愿意将一号部件单件出售,“半送半卖”。他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从摇头到犹豫,又从犹豫到点头。

一阵狂风袭来,打得顾浩浑身打颤,几乎摔下车来。

高志雄蹬着车子,象一颗出膛的炮弹,顶风冒雪,呼隆隆地向前射去……

高志雄此刻的心情更不平静。一九六六年初春,高志雄作为上海运输工人的代表被选派参加全国大马力牵引车和大平板车选型小组工作,当时心情很激动。可当他赶到选型工作小组后,却被一盆冷水浇得冰冷冰冷。哪里是什么选型会议,而是要他陪着一些啃过几片洋面包的人同外国资本家进行交易谈判!规定他不能随便走动,不能随便发言,不能过问价钱,更不能同外国人直接交谈。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

两个多月，外国资本家见大局已定，无理地增添了两个附加条件。一：款子必须马上付清，车子半年后开始分期交货；二：提供公路和运载货物的情报。这不是拿我们的钱去投资办厂吗？这不是想盗窃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情报吗？高志雄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强忍怒火，义正词严地揭穿了外国资本家的阴谋，响亮地说：“你们妄想！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可侮！”外国资本家大吃一惊，讥讽地说：“这种新型车，你们造得出吗？”高志雄轻蔑地说：“没啥了不起！”他双手往腰里一叉，满怀豪情地说：“我们要造完全适合中国使用的争气车，可不是你们那些拐脚瘸腿的过时货！不信，明年今天来看！”外国资本家强词夺理地应付几句，只得走了。那两个啃过几片洋面包的人急忙赶出去送行，低头哈腰赔礼道歉，高志雄怒不可遏，把他们截回来，严厉责问：“你们的骨气到哪里去了？你们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他们挖苦地说：“你是部长，还是市长，竟敢这样做？”高志雄回答说：“我是中国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三天后，高志雄斗志昂扬地回到了汽车运输场，遵照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教导，和全场工人一起，对我国内地重点建设地区的地形、地质、河流、山脉、公路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根据这些特点设计了大马力牵引车和大平板车。但不久，上级机关的走资派说高志雄犯了严重错误，要对他严肃处理。高志雄说：“只要能为人民争气，就是坐牢也愿意！”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中国人民争气的大平板车诞生了！……

如今，顾浩在这么一点困难面前，又去乞求外国商人，怎么不使高志雄愤怒呢？

两辆自行车的距离在继续缩短着……后面那辆终于穿到前面去了。“嚓”地一声，

高志雄在路中央把车一横，拦住了顾浩。

“老顾，支委会没开，你怎么能这样做？”

顾浩原想先把购买一号部件的合同签订好，然后再回来告诉高志雄，可没想到高志雄会来追他，便解释说：“没来得及找你，上级公司……”

高志雄说：“我已经知道了。走，回去！”

“什么，回去？”顾浩支吾着，寻找着对策。

“对，马上回去！”高志雄坚决地说。他觉得在这里多等一分钟，就是多一分耻辱。

“我有点急事，去去就来。”顾浩含糊糊想掩饰过去。他也觉得不能在这里耽搁，那位西方商人正在等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高志雄一把将他拖住：“你往哪里走？你要给中国人民脸上抹黑，办不到！”

原想发火的顾浩，看着对方那副神态，倒被镇住了，说：“老高，你干嘛这么激动？”

高志雄说：“激动？谁要是崇洋媚外，乞求外国，我就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气愤，哪怕是杀头、坐牢，我也要同他斗争到底。”

“讲得好！有骨气！”顾浩淡淡一笑，夸奖说。“不过，你对我误解了！今天的顾浩不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顾浩了。”

高志雄说：“你是有了进步，但头脑里的修正主义余毒还没有肃清！守旧、维持现状的思想，就是一种表现！你今天去找外国商人，这不是又倒退了吗？”

高志雄的话，击中了顾浩的要害，触到了他的病根，然而他象是受了莫大的冤屈：“你别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我们已把车造出来了，外国人已看到了，信服了，现在时间紧迫，进口几个部件，情有可原！”

高志雄再也耐不住了，满腔愤怒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你还象个共产党员吗？”

你还有中国人的志气吗？顾浩同志，这样下去，危险！”

“哼！不用你为我担心！”顾浩的话刚刚说完，几辆满载着援外物资的卡车“呼”地从他身边急驰而过，雪水飞溅了他一身。

高志雄大声说：“这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你好好想想！”

朔风，象千万匹野马，夹带着漫天大雪，在狂吼怒叫，“呜——”地一声，把将要落到地上的雪片重又卷入空中……

顾浩终于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可以回去。可是一号部件要仍按旧图投产！我们不能影响内地国防建设！”

“把新一号部件搞出来，就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内地国防建设！”高志雄坚决地说，“你还是回去听听群众的意见吧！”

这时，小李骑着自行车刚好赶到。“公司领导的意见和我们群众的意见完全一致！为了满足内地国防建设需要，一号部件非改革不可！任务照样要提前完成！更不同意进口！”小李抹了抹额上的汗说。

顾浩呆住了。他望着茫茫大雪，不知怎么走？

高志雄望着银装素裹的风雪世界和路两旁昂首挺立的青松，精神格外振奋。他把自己的一辆新车推给顾浩说：“骑这辆吧！”然后挥着手说：“上车！”

四

高志雄回来以后，一头钻进了车间。离厂仅一个多小时，厂里就刷满了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批判“克己复礼”，批判“洋奴哲学”，责问顾浩执行什么路线。高志雄同车间党支部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热打铁，因势利导，马上召开批林批孔大会，联系实际，揭露矛盾，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顾浩一回到车间，就看到了群众责问

他的大字报，心想高志雄竟然组织群众向我开炮了，开就开吧，我正确理解，正确对待。既然上级公司一定要我们提前完成，我总还是要尽最大努力争取。他正想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分析新一号部件损坏的原因，讨论采取措施时，有人跑来通知他参加批林批孔大会，他一听老大的不高兴，心想，我为任务急得双脚跳，你高志雄倒不慌不忙，还有空去开什么会，既然这样，就先辩个清楚，我错，我改；你错，那就该听从我的安排！

“蹬蹬蹬”一阵脚步声，高志雄跑来了，还没进办公室就兴奋地嚷开了：“老顾，群众的发言好极了，快去听听！”

“我思想不通。”顾浩冷冰冰地说：“你也别走，好好帮助帮助我。”

“我们等一会再谈，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先请他们帮助帮助吧！”高志雄一面说，一面要拉顾浩走。

顾浩把手挣脱，又坐了下来。

“批林批孔是头等大事，我们应该冲在前面，怎么能不参加呢？”高志雄说。

顾浩说：“别用大事来压我！牵引车、大平板车同林彪、孔老二搭啥界？你想打倒我可以直说，生产任务总是要采取措施完成！”

高志雄一怔，说：“老顾，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顾浩说：“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可不会搞小动作。”

高志雄原来想通过这次大会，让顾浩端正思想，树立信心，振作精神，依靠群众去完成任务，没想到顾浩竟会说出这番话来。“眼前这场斗争，是我们同林彪、孔老二的斗争，谁也没有想到要打倒你！”高志雄说。

顾浩鼻孔里“哼”地一声，说：“你不是不知道，大会战开始时，我拒绝了西方商

人！我有什么崇洋媚外？”

高志雄说：“你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不相信一号部件能改革成功，碰到一点困难，就想向国外进口，这是什么问题？难道群众批评错了？”

顾浩楞了一下，反问道：“你说这是什么问题？”

“与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金光大道背道而驰！”

“按你这么讲，我们就什么也不用进口了？”

“进口是为了洋为中用，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更好地独立自主！”

“对！我进口一号部件就是为了救急，为了不耽误内地国防建设！”顾浩的喉咙粗起来了。

“外国的牵引车是几个国家并起来生产的，并不比我们好，为什么还要进口？”高志雄说，“支援内地国防建设，如果用他们的‘万国牌’，以后连个零件都配不到，难道我们过去吃这方面的苦头还少吗？”

顾浩说：“这些道理我懂……”

高志雄说：“不，你并没有真正懂！你想过没有，那个西方商人为什么兜了一转又来了？为什么他突然愿意单件出售，‘半送半卖’，大方起来了？”

“这……”顾浩被问住了。

高志雄进一步说：“老顾啊，群众讲得好，如果丢掉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那末，今天我们借口救急买个一号部件，明天就会寻找理由去买整台车子，后天就会拜倒在洋人脚下乞求恩赐，再发展下去，就会卖国投降！”

顾浩恼羞成怒，说：“好吧，随便你说得多么严重，群众的意见我接受，你的批评我吃进，至于目前这副摊子，你去弄吧！”

“躺倒不干了？”高志雄顿了一顿，注视着顾浩的脸，激动地说：“同志，党把我们派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你竟想戴纱帽，‘一轰就跑’，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吗？”

顾浩说：“我患了重感冒，到医院看病去。”

高志雄从袋里摸出一本书，放在顾浩面前桌上，说：“我有抗炎灵，它能治你的毛病。”

顾浩一看，见是一本学习文件《毛主席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论述》。

“顾浩同志，你可以走。但是，”高志雄顿了一下，有力地说，“我们在第九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造出了大平板车和大马力牵引车，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一定能得到改革，继续前进！谁要开倒车，办不到！”

顾浩张口结舌，呆呆地站在那里。

“砰”地一声，大个子推开办公室的门，闯了进来：“老高，果然不出你所料，西方商人‘半送半卖’有政治目的！”

高志雄捏紧拳头往桌上狠狠一击，说：“想用这个办法来否定我们自力更生的成果，否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生事物，这是白日做梦！”

大个子气愤地说：“我们的牵引车装个外国人的一号部件，这叫中国人的面孔，外国人的心脏！老顾，你这样做，正中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

顾浩的脸色骤然变了。口里接连不断地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你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有呐！”江岭的声音又从门口飞了进来，她快步走进来说：“老高，新一号部件损坏的原因查出来了，果然是你分析的那样，主轴断裂是因为钢材有毛病！”

“什么毛病？”顾浩急忙问。

“毛病在你脑子里！”江岭气愤地把手中的物理金相分析报告“啪”地一声摊到顾浩面前，“好好看看吧！”

顾浩接过报告单一看，上面写着“骗人

钢”三个大字，他的脊梁象被人猛烈地抽打了一下。他清楚地记得，加工主轴的这批特殊钢材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在汽车厂当技术副厂长时，由他亲自提出申请去国外觅来的，他一直舍不得用。一号部件改革非同寻常，钢材要求特别严，于是他瞒着大家，特地到汽车厂拿来用，哪里想到这竟会是外国商人以次充好的骗人钢呢！

“唉！”顾浩跌坐在靠背椅里，拍着脑袋说：“我这是怎么搞的？……”

这时，老耿得到消息赶来，气冲冲地责问顾浩：“我有自满保守思想，劝志雄别搞改革，这我不对，可没想到你会干出这种丢脸的事来啊！”

顾浩的头垂得更低了。

“志雄，你讲得对，不进则退。主张倒退，必然要崇洋媚外。”老耿说，“爹错了，不该给你浇水灭火！”

高志雄对老耿说：“老顾现在思想斗争很激烈，但他会通的！我们要相信他。”

高志雄最后一句话，使顾浩异常感动，没想到高志雄对他仍然那样诚恳热情！

高志雄带着顾浩和大家走进了批林批孔的会场，大会开得热火极了，工人们的发言汇成了同一个声音：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决提前完成任务！

五

顾浩虽然看到了自己身上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一想实际问题一大堆，时间那么紧，还不免有些耽心。高志雄知道他的心思，散会后便拉他来到了第一线。

在炉火通红的锻工组，主轴用的特殊钢材已由兄弟厂送来了，有一根已在铁砧上锻打了。咣咣作响的锻打声，仿佛记打在林彪、孔老二的脑袋上。

两人来到了机声隆隆的金工组，机床

上一把把锋利的刀刃加大了切削量。陈英和老耿一面注视着各自车床上的进刀，一面在交换思想。见他俩走近，陈英对顾浩说：“大家都在盼着你，错了就改，拿出我们中国人民的气概来干！”老耿也说：“你别再担心，刚才我们全组开了会，大家出谋献策，改革工艺，改革刀具，完成任务的日期还能缩短！”

最后两人来到了气氛灼热、紧张繁忙的装配组，芦席棚顶上的碘钨灯亮得如同白昼，运输连的驾驶员和搬运工一批批都自动跑来突击，兄弟厂的同志也赶来参战。装配组长大个子拿着扳头三脚两步来到两位指挥面前：“老高，我们准备提前八天完成任务，新一号部件能按时供应吗？”

高志雄转问顾浩：“老顾，你说呢？”

顾浩用手往大个子肩上一拍，认真而又风趣地笑着说：“新一号部件不是按时供应，而是提前供应！”

“太好了！太好了！”大个子高兴极了。

“你昨天很晚回去，可要注意身体啊！”高志雄拍拍小李的肩膀说。

“一夜不睡，只有五个更次，一世不睡也不过二十个年头，别担心，顶得住！”小李唯恐被赶出“火线”，急忙回答说。

“嚯，好大的口气！”大个子说。

“别嚯啊哈的，你这样早出晚归，把家里当旅馆，当心孩子他妈来拉你耳朵！”一个青工揭了大个子的底。

“哗——”一阵哄然大笑。

“别听他胡扯！”大个子急了，赶忙说，“‘双边’会谈成功，条约早已签订，她搞她的技术革新，我造我的大牵引车，我们互不干涉——，不，应该是相互支持！不信，你问老高。”

“我让你每天回去睡足八小时，做好家务。没同意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干！”高志雄故意板着脸说。

“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能抽空睡上几个小时，有人大会战开始到现在，还没好好休息过哩！”小李说。

高志雄急问：“谁？”

小李说：“你呗！”

高志雄无可奈何地说：“你们这些虎将，我真不知如何对付你们。”

大个子说：“我们这些人呀，都是给你带来出来的！”

“哗——”又是一阵笑声。

面对着振奋人心的沸腾场面，顾浩胸襟开阔了，信心足了，他突然明白了高志雄拉他到群众中来的目的，激动地说：“老高，你对我帮助太大了！我要向你学习！”

高志雄回答说：“我们都要向群众学习。自力更生的‘力’存在于群众之中，奋发图强的‘强’体现在群众身上。有这么好

的群众，我们定能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他把工作棉衣一脱，“走，向他们学习去！”

顾浩正要跟着一起去，满身油渍的女技术员江岭急匆匆走来交给他一个红面簿子：“这是老高为搞新车设计收集的资料，我看完了，他要征求你的意见！”

顾浩打开红簿子，第一页上写着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一往无前”，下面是能运载六百吨大物的大马力牵引车和大平板车的立体图。“这次大会战尚在进行，他已在为下一次战斗考虑了！”顾浩想到这里，热泪盈眶，他抬起头来，只见身材高大的高志雄正忘我地战斗在装配平台上。

“真是个一往无前的人啊！”他感叹着，也迈开了向前的步伐。

（插图、题图：方向明）

努力反映抓革命促生产的斗争生活

编者的话

本期发表了一组以工农业战线上“抓革命，促生产”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本市一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好，促进了生产，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国家计划的先进单位，歌颂了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的模范人物。他们有的狠批刘少奇、林彪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大搞技术革新，在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有的胸怀全局，反对狭隘的本位主义，本着对国家负责、对革命负责的精神，为发展我国的钢铁生产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有的则不满足于在革命和建设中已取得的成绩，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扎扎实实地制订着继续前进的远景规划。

目前，随着批林批孔的不断深入，工农业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各行各业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中，涌现了大批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用文艺形式满腔热情地去反映，表扬和歌颂这些单位和人物，是斗争的需要，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光荣任务。因此，我们希望广大工农兵作者能继续向本刊提供反映这方面内容的稿件，宣传和推广先进事迹，以夺取批林批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心中的炉火

朱敏慎

火与热交织着的钢铁厂里，处处红光闪耀，紫雾迷漫。一阵悦耳的出钢钟声敲响了，霎时间，炼钢炉吐出沸腾的钢水，盛钢包喷溅着灿烂的钢花。

在指挥出钢的七八个工人中间，有一个女同志，约摸二十七八岁。她穿着炼钢工人的帆布服，戴着嵌有紫色看火镜片的工作帽，红红的脸颊上挂着一串汗珠，明亮的眼睛里闪映着红色的火花。刚才她跟着大家干了一阵，从她脸上兴奋而有些紧张的神色里，可以看出她被这宏伟的生产气势深深激动了。

“卢玉英同志！”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工人向女同志含笑招呼说：“我们这块地方温度太高了，不习惯吧？”

那女同志正出神地沉思着什么，听见老工人的问话，随口回答了一句：“心里热啊！”说完后，她仿佛觉察到自己是答非所问，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时，行车吊着一只热腾腾的钢包，稳稳地朝浇铸场地移去，那女同志想起了什么，转过头对老工人大声说：“老师傅，去看看砌钢包吧！”

老工人和两个干部模样的人陪同她朝

车间门口走去。快要走出车间了，女同志又回过身来，对着那炼钢炉正在喷泻的耀眼的红流和炉前正忙碌的工人们看了看，然后捋了捋落到额前的短发，转身大步向车间外走去。在门口遇着个青年工人，他问：“大进砖厂有个女同志在这里吗？”

“找我？”女同志站停了。

“就是。你们厂里另外一个同志先回厂了，他说找不着你，叫我碰到带个信！”

“大耀先回厂了！”卢玉英不安地说了一句，声音轻得只有她自己才听得清。她抿了抿嘴，显出刚毅果断的神气，对带信的青年工人道声“谢谢”，赶紧跟着几个满腔热情的工人老师傅，朝砌钢包的场地奔去。

二

大进砖厂生产组组长卢玉英跨出钢铁厂的大门，坐上公交车，已近傍晚时分了。西边天空涂着一抹晚霞，红嫣嫣的，映衬着各种建筑物的轮廓，使这大城市的景色显得分外壮丽。初夏凉爽的晚风，亲切地抚着卢玉英那热烘烘的脸颊，好象要努力使她汹涌的思潮平静下来。可是，卢玉英的耳边，还在回响着火一般的语言，那是钢厂老师傅临送她出来时的一句话：“卢玉英同

志，这钢包的衬砖拆换太快，钢包跟不上用，我们工人心里急啊！”此刻，卢玉英坐在公交车上，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好象这话正是她自己心底里说出来的。

刚才在钢铁厂，她亲眼看到：有一个盛钢包，只盛了六炉钢水，就不能用了，耐火砖砌的包壁上出现了“老鼠洞”，再用，沸滚的钢水会从那一条手指宽的砖缝里窜出来！卢玉英看着，作为一个耐火砖厂的干部，真焦虑啊！她拉着几个炼钢、砌包工人，不顾鼻子脸颊烫灼焦痛，迎着钢包里冲出来的热流，分析，研究，帮助砌砖，真想一下子就把耐火砖上的毛病捉出来。她也亲耳听到：盛饭用饭碗，盛钢用钢包，饭煮熟了没碗不成，钢炼好了等钢包哪成？钢包常常要换耐火砖，拆掉、重砌、烘干，周转不过来，影响出钢的时间，要是有一种耐火砖能延长钢包使用寿命该多好！公共汽车飞快地行驶，卢玉英的心也在奔腾，她按了按沉甸甸的背包，里边放着几块从钢包里拆换下来的耐火砖，她特地从钢厂拾着，带回厂去，让正在试制新砖的银奎师傅、杨蕾蕾他们看看，让大耀也看看。一个钢包的包壁，往往有的砖头只被钢水吃掉十分之一，却让一个砖缝洞破坏了，结果，拖延了出钢的时间，增添了钢厂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钢的成本，多可惜！这一切使她更坚定地认识到，提高耐火砖的质量，延长钢包使用寿命，成了砖厂工人面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了。这些她都记在本子上了，不，是牢牢记在她的心坎上啦！

卢玉英红扑扑的脸朝着前方，钢厂的炉火在她心里燃烧着。汽车打了个弯，擦着茂密的垂柳停下了，售票员招呼着：“砖厂一号门到站啦！前面这位女同志下车哦？”

卢玉英看了看手上的表，转身回答：“下一站下车吧。”

汽车又开动了，细嫩的柳叶从车窗口飞进来。卢玉英并没忘记，刚才这一站是自己厂的门口。她计算了一下时间，她和银奎师傅、杨蕾蕾一起试验搞的一种钢包新砖，是昨天早晨八点钟推进三号隧道窑的，已经烧了三十四个小时，眼下快到出窑的时间了。她决定先去看看，然后再去找大耀细细谈谈。三号隧道窑是在厂的五号门里，那边也有一个车站。汽车沿着砖厂弧形的墙圈行驶，卢玉英从车窗口望出去，装着原料的货车正从二号门开进去，一部接一部，场地上倾刻升起了一座座小山。三号门口，挨肩停满了钢铁厂的运输车，油压车吊着一筐筐耐火砖，晃悠悠地往上装。听银奎师傅说，二十年前资本家经营时，这里只是个一道门进出的小窑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耐火砖厂也发展了，如今在卢玉英眼前，是那么一大圈，从这头到那头，公交车足足有一站路程。文化大革命以后，钢产量年年增长，为钢服务的砖厂怎么办？前些日子，全厂工人还针对这一点揭了生产组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恰恰正是卢玉英同副组长大耀之间争论不下的问题：搞生产是单为本厂考虑呢，还是为产品的使用单位着想！为了统一这点认识，卢玉英拖了大耀到钢厂做做调查研究，谁知大耀没一会儿就回厂了。卢玉英眺望着逶迤伸展的砖厂墙圈，心里默默地说：“大耀啊大耀，厂子的墙圈再大，我们也不能被它圈住啊！”

三

五号门的水泥柱旁，生产组副组长大耀正同几个工人说着什么，一见卢玉英走近，便兴冲冲地迎了上来，还没来得及开口，急性的卢玉英先问道：“你怎么独个子先溜回来了？”

“心里有了数，还是赶时间把我们厂的

规划搞一搞!”

这两个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战友，说话从来就是清水见底的。卢玉英紧追问道：“你说呀，你心里有了点什么数呀！”

大耀笑笑，翻翻手里拿着的一个本子：“和我估计的差不多，刚才到钢铁厂生产组去摸了摸情况，摘了几个数字，”大耀伸开巴掌拍拍本子，用反问的口气说：“看看，今年钢产量上去的幅度这么大，我们砖头的产量还能不跟着上？”

卢玉英见大耀这副自以为是的模样，笑着问：“这么说起来，你心里有数的还只是‘产量’两个字罗！”

“钢要上去，就需要更多的耐火砖，不抓产量行吗？”大耀气壮理直地回答，以为这几句话能把对方镇住，紧接着把夹在本子里的一张摺叠好的双线报告纸抽出来，抖开了交给卢玉英：“看看我的规划，你同意了，马上誊清一份送党委会讨论。”

卢玉英仔细地看了两遍，还给了大耀，说：“规划不错，就是想得还不远！”

“还不远？”大耀接过规划，有点惊愕，觉得有必要对卢玉英做做口头解释，便说：“钢产量步子跨多大，耐火材料产量的步子也得跟着跨多大！我们厂再添几台自动压砖机，再造一条八十二米长的隧道窑，劳动力和场地当然也得相应增加，这样我们厂的墙圈得再扩大，厂子一扩建，那更有气派啦！产量往上跳，利润往上翻，对国家的贡献也就更大了，嘿，兄弟厂看了也眼热哩！你说，我这是想得远不远？”

卢玉英听完，指指身旁用红砖砌的墙壁，说：“大耀啊，你说了老半天，还没出我们厂这圈围墙！要我看，你这规划，领导不会同意，大多数工人同志也不会同意。”

大耀不以为然地朝墙圈望望，神秘地扁嘴一笑：“小卢啊，你要明白，办事象烧砖，得看火候！我这个规划是在什么形势下

提出来的？”他说到这里故意停一下，仿佛要显出下面的话很重要，“那是在钢产量大幅度上去的情况下，就凭这一点，上级领导会同意，工人群众会支持。再说，小卢啊，你我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领导生产的，总要作出些成绩呀！”

卢玉英嘴里好比咬了一个过早摘下的生柿子，涩得渍牙。大耀说的话，她连想也没想过，非常陌生，真是手面看着手背啊。这个和自己同时进厂，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后来又同时入党，一起担任生产组负责人的战友，以往在他们之间说话，常常是蹦出这样鼓舞人的话：“同意，干！”“意见完全一致，上！”眼下，两个人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隔开了。不肯隐瞒自己观点的卢玉英，满肚子话正要从喉咙里咕噜噜冒出来，蓦地想到试验砖快要出窑，便换了种口气说：“走吧，银奎师傅、蕾蕾他们试验搞的新砖要出窑了，我们先去看看。”她知道自己的脾气，话一起头，非得争出个黑白长短，这会儿不能耽误时间，只得把要争论的问题往心上挂一挂。

窑口围满了人，有的是下了早班的工人，他们连澡也不洗等在这儿。银奎师傅贴近窑门蹲在地上，窑洞火道里冲出来的高温，把他刻满皱纹的脸映照得通红。人们说老窑工不怕火，他呀，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什么也不怕。在大跃进年代，是他带头，革了资本家留下的落后“倒焰窑”的命，建成隧道窑，改变了那种“要吃烧窑饭，肩胛挑得烂”的繁重劳动，解放了烧窑工人的肩膀。文化大革命中，他带头支持卢玉英贴出的革命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并且介绍这个敢想敢说敢闯的姑娘参加伟大的党。眼下，他是厂里工龄最长的老窑工，烧了四十八年的窑，他常乐乎乎地对人宣布：不烧满半个世纪不离开窑。卢玉英见银奎师傅那么聚精会神，没

去惊动他，放下了背包，走到仪表控制房去。正看守着仪表的杨蕾蕾，见卢玉英进门，站起来委屈地埋怨道：“你倒心定呀，人家快急死了！”

卢玉英格格地笑“急啥呀？”

“快到出窑了，还不见你的人影。”

“我不在，你们照样出窑么，还有银奎师傅在哩！”

没说几句，出窑铃响了，卢玉英看看仪表，大步朝窑门走去。

一车乳白略呈桔红色的砖头，带着热量，腾着热雾，从窑洞里缓缓出来了。

杨蕾蕾走到卢玉英身边，轻声说：“这是第四十九次试验。”卢玉英没回答，眯起眼睛，注视着窑车上那些写着编号的试验砖。“玉英姐，你说，这一次会成功吗？我心跳着呢！”杨蕾蕾又说了一句，这个进厂还不到三年的姑娘，对卢玉英十分佩服，这会儿她在为卢玉英担心着呢，就怕试验不成功，影响这个新干部的威信。昨天试验砖进窑的时候，大耀说：“搞超产现现成成，脸上光采，搞试验毫无把握，真是自讨苦吃！”杨蕾蕾当场回敬一句：“干革命就要自讨苦吃！”她恨自己笨嘴笨舌的，帮不上玉英姐的忙。

卢玉英见杨蕾蕾为她担心，回头安慰她说：“不要紧，这次再失败，我们马上搞第五十次。闯新路是会有困难的，为了革命，为了钢厂，我们要自讨苦吃！”

杨蕾蕾听了心里一乐，自己昨天对大耀的话说对了，玉英姐也这样说呢！

窑车出了窑门，四周的空气变得热烘烘的。卢玉英拉着杨蕾蕾：“我们去听听银奎师傅的意见，他有烧砖的实践经验！”

这时，银奎师傅也急急地朝他们走来：“玉英哪，我看得清爽，新砖膨胀了！”

“膨胀？”卢玉英的眼睛射出欢欣鼓舞的神采，“这可是这次试验预定的目标啊！”

人们热烈地议论，说出各种各样的见解。卢玉英摸出自己的记事本，递给杨蕾蕾，要她把大家的不同意见记下，回头好做研究。杨蕾蕾翻开本子，见好几页上都记着钢铁厂的事：延长盛钢包的使用寿命，降低钢的成本，减轻炼钢工人的劳动强度……倒象是个钢铁厂干部的记事本。

卢玉英戴上大舌帽，把头发往帽沿里塞塞齐，走近窑车，一股四、五百度的热温熏着她的脸。她拿把铁钳，从窑车上钳下一块砖，放在地上冷却。然后戴上双层手套，拾起那还发烫的砖，用钢皮尺往上一摆，默算了一下，喜悦地抬起头，对正望着她的银奎师傅说：“你眼力好，真的膨胀了。”说着她一脚跨上旁边一部空窑车，站到了高处说话：“砖头显出膨胀因素，这是我们这次试验的成功，同志们！这可是很重要的成功啊！砖头在高温下膨胀，可以使砖缝弥合得更紧密，堵塞老鼠洞。钢厂正需要这种膨胀砖，我们要急钢厂所急，急全局所急，继续试验！”

银奎师傅点着头，杨蕾蕾张大了嘴。站在后边的大耀，用力划开人群，挤到了当中，拎起那块带着微温的砖头，端在手里从光面翻到毛面，看了一番，忽然“啪”的一声，把砖扔到了地上，碎掉了一只角。他噼噼啪啪拍去粘在手上的砖屑，有意朝卢玉英瞥了一眼。

卢玉英看在眼里，严肃地问：

“大耀，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砖头容易碎，影响出厂成品率，对我们厂不利！”

在场的工人们，见此情景都很气愤。杨蕾蕾脸也变了色，指着大耀说：“你这是象牙筷上找裂缝，存心……”

卢玉英咬了咬嘴唇，问大耀：“你怎么只看到试验对我们自己有利没利！”

“同志！你别忘了，”大耀用手指头点

着脚下：“我们是在领导这个砖厂的生产！”

“不，我们不仅是这个砖厂的干部，更重要的，我们是党的干部！只要对兄弟厂有利，对国家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利，我们就是要干！”卢玉英毫不含糊地回答。

银奎师傅生气了，一步一步地走到大耀面前，指着刚出窑的试验砖，一字一字地说：“我们叫砖头膨胀了，我们也会叫砖头不碎，但这决不是迁就你这种思想，而是为了对国家负责！”

大耀避开那严峻的眼光，固执地对着卢玉英说：“这种试验顾此失彼，影响自己厂的生产，应当立即停止！”

“试验是厂党委同意的，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卢玉英转身对着大家：“我们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为祖国的钢铁工业着想，我们的试验应当乘胜前进！”

“对！要有全局观点，乘胜前进！”

“为钢厂着想，乘胜前进！”

工人们支持卢玉英，胸中象燃烧着腾腾的炉火。

大耀把手上的本子，朝搁鼓风机的木架子上一甩，对卢玉英愤愤地说：“你为什么不替全厂的荣誉和前途考虑考虑？简直是对生产泼冷水！好，由着你的性子办吧！”说完，甩开两脚走了，连本子也忘了拿。

卢玉英强抑制住自己的感情，随手拿起封面上有“重要记事本”几个字的本子翻了翻，见中间有数十页用胶水粘住了，封口处写着：“揭矛盾中群众意见”，前后都记着厂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成绩，产量不断上升的按月记录，最头上几页，还有大耀填写入党志愿书时的入党誓言。卢玉英捧着本子默默沉思着，看来大耀爱看本厂的成绩，不爱看群众的意见呀！

两个领导人的分歧，引起人们的议论，有个青工调皮地说：“难啦，一个为钢厂着想，说试验成功，要乘胜前进！一个从本厂

考虑，说试验不行，要马上停止。一次试验，两个结论，听谁呀？”

卢玉英见少数人情绪受影响，就邀大家坐下来，把钢厂调查中看到听到的讲给大家听，把拾回来的砖头拿出来给大家看。她越讲越有神，大家越听越有劲，人们团团围着她。

四

人散了，出窑口恢复了平静。卢玉英又留下银奎师傅、杨蕾蕾等几个工人，商量了一番，决定把试验推进一步。根据新砖有膨胀性而强度不高的特点，银奎师傅提出不进窑烧，生产一种“膨胀不烧砖”；根据减少砖缝可以提高钢包使用率的要求，卢玉英提出把小砖放大，生产一种“大型膨胀不烧砖”。就这样，七嘴八舌商量定了。

夜色已经降临，日夜不停的工厂里如同白昼。卢玉英走完咣咣咣的压砖车间，穿过轰隆轰隆的混碾场，傍着料库，沿着一条狭长的绿化林，向一间四面有门的小屋子走去。小屋的玻璃窗上映着灯光。卢玉英料定大耀在里边。这间小屋对卢玉英和大耀来说，有着深厚感情。这是一间普通的小屋，红砖墙，瓦楞顶，最早是厂里的医务室。文化大革命中，卢玉英、大耀他们，在这间小屋里写大字报，议批判稿，组织大会，指挥战斗，可热闹哩。直到今天，他们和工人们还常常到这儿来，学习，读报，谈心，或者写点什么。

瞧着小屋的灯光，卢玉英想到大耀。当了生产组负责人之后，总说要为本厂搞出点苗头，对更大的目标有点忘了，他只看见本厂的一点一圈，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局！卢玉英想着，急切地推开门。果然，大耀双手撑着个头坐着，见了卢玉英不招呼。他在等银奎师傅，他要请这位有威信的老工人说句话，叫卢玉英的试验停下

采。现在见卢玉英进了门，不免有点心慌，要是让卢玉英碰上了银奎师傅就糟啦！

卢玉英搬过个木箱坐了，摸出大耀遗忘的本子：“怎么连‘重要记事本’也丢了？”

大耀也不着急，看了她一眼，没发一句话。卢玉英喜欢事大事小见面就了，最讨厌沉默不说话。大耀就想用这个办法来对付她，让她坐不住。因为等一会儿银奎师傅就要来了，他希望卢玉英马上离去。

卢玉英没有走的意思，紧接着问：“你经常翻着看吗？”

还是沉默。大耀用一种猜测的眼光盯着卢玉英，他不明白这问话是什么意思。

卢玉英说：“我看你是有的爱看，有的不爱看，也有的忘了看！”

北边的门掀了掀，象是门外有人在推，大耀慌乱地注视着，以为是银奎师傅来了，过了好一会不见动静，才知道是风吹过，于是回过头咳了一声，以掩饰自己的心情。

卢玉英耐着性子说：“我们之间难道没有共同的语言了？不应该是这样吧。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这个小屋里，我们同举手臂高呼，彻底批判修正主义！也是在这小屋里，我们又同时填下入党志愿书，写着同一个誓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可是今天……”

大耀被刺痛了，倏地站了起来，伸开五指撑着桌面：“今天，今天我正不明白哩！我问你，你搞这种试验，对我们厂有什么好处？厂扩建了，产量上去了，眼睛看得见，纸上记得下，难道不是对国家作贡献？”

“过去，我们合写过大字报，大家都签过名，批判那种大利大干、无利不干的错误路线，今天，当我们领导生产的时候，决不能做口头革命派！不错，不搞试验，我们的产量利润也许会更高一些，可是我们想过没有，当前钢厂最急需的是什么？难道我们心里不为他们着急？”

“同志，钢厂有钢厂的干部！”

“同志！你以为钢厂不是我们自己的厂！”卢玉英也站起身来，激愤地说：“耐火砖质量不改革，我们生产得越多，在钢厂的使用中拆换得也多，严格地说，这是严重浪费耐火材料，拖钢铁工业的后腿！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还存在，他们从政治上攻我们，从经济上卡我们脖子，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狠狠打击他们！同志，想到这一点，想到祖国的钢铁工业，我心里就燃烧着一把火啊！”

大耀倒退一步，离开了小桌，捶着自己的胸脯：“照你说，我心里就没一把火呀？我看哪，你是往我这把火上泼冷水哩！”

卢玉英依然坐下，说：“不对，你尽想本厂的荣誉，个人脸上的光采，忘了革命的全局，犯了狭隘的本位主义，你说，对这样的火，难道不要用水泼一泼？”

“什么？”正在屋子里躁急地走来走去的大耀，站停下来，瞪着眼说：“呀，我张大耀可不怕扣帽子！”

卢玉英把本子还给大耀，神情异常严肃：“有你自己的本子作证，翻开看看吧，为什么满纸都是本厂的成绩荣誉？为什么把揭矛盾中的群众意见封起来啦？干脆把入党誓言也封起来吧！要不，就改一改，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改成为砖厂奋斗算了！”

大耀默然了。小屋子里一丝声音也没有，只听得外面起风了，柳树被风刮得哗啦哗啦，好似要倒下去。卢玉英沉思了一会，转过头来深切地说：“大耀，我们的厂是社会主义的企业，这种性质决定了我们和兄弟厂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关系。我们是为共产主义奋斗，是立党为公，决不能被本厂的围墙圈住。大耀，想一想工人同志们精神境界和冲天干劲吧，我们为什么不能坚定不移地站在群众前头和群众一道

前进呢?!”卢玉英说着自己在钢厂里得到的感受,说着银奎师傅、杨蕾蕾他们试制“大型膨胀不烧砖”的设想……

大耀听着,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在用钢皮尺把本子里封住的地方一页一页启开。

小屋的门“呼”地打开了,银奎师傅站在门口。大耀赶忙站起来,原来要说的话用不上了。他迎着这个老工人,带着愧色问:“银奎师傅,你是个老烧窑工,这样热心试制不烧砖,真的决心改行?”

银奎师傅洪亮的笑声震动着屋子,盖住了风声:“革命在前进,生产大发展,总不能守着旧道道当老保守呀!”

卢玉英抿着嘴笑了。

大耀把手里的钢皮尺当作刀,启开了本子上封住的最后一页。

五

第三天早晨,阳光煦和。试制新钢包砖的场地上,“蓬蓬蓬蓬”,好几支冷泵枪在吼叫,显得特别有生气。

卢玉英又开双腿,一只手捏着冷泵枪开关,一只手稳住跳动得厉害的枪身,在一个四周紧固的木板铁芯模里捣固大型钢包砖。银奎师傅拿把铁锹为她加料。旁边的工人想从卢玉英手里夺过冷泵枪,她怎么也不肯松手。接连两日两夜,卢玉英为了试验没回家,此刻她又连续打了好几个料层,直打得枪眼冒烟,枪身发烫,她倒换了两只手的位置,冷泵枪更有劲地跳动,松散的泥粒往外飞溅,爆到卢玉英的脸上和嘴里。汗水顺着她的发鬓往下淌,滴进料里被吸收了。一会儿工夫,松散的颗粒层上出现一个个冷泵枪打出来的“老虎脚爪”印,渐渐地,变成了紧密的耐火砖。两天来,他们已经生产了一批,由大耀和蕾蕾送到钢厂去试用了。眼下,卢玉英又打完一个料层,银奎师傅不肯给她再加料,逼着她

换下来休息。机灵的卢玉英端起地上一个畚箕,铲起一斗料倒进模子,冷泵枪又吼叫了。这个领导生产的年轻女干部,不顾一切地干着。

突然,“哗”一阵,人们丢掉了手里的工具,围住了刚出现的杨蕾蕾和大耀。

“好消息,好消息!”杨蕾蕾兴奋地报告,场地上顿时静了下来。“我们的大型膨胀不烧砖,经钢厂试用,膨胀性能良好,钢包寿命提高两倍……”

杨蕾蕾的话被人们的欢呼声打断了。卢玉英显得异常平静,她把喜悦欢乐埋在心里,脑子里出现了更远的将来……热腾的人声渐渐静下来,卢玉英抹了把汗说:

“同志们,我们今天生产一块耐火砖,等于昨天生产的两块三块!是的,以前生产烧窑砖,用机械化,今天砖型放大了,得用手工,可是,当我们看到钢厂的钢包使用寿命延长了,可以提高出钢效率,看到耐火材料消耗减少了,可以降低钢的成本,看到炼钢工人可以少拆包少砌包,劳动强度减轻了,我们干重活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而且,我们一定能搞出适应生产大型不烧砖的自动流水线来,会的,一定会的!”

杨蕾蕾俏皮地说:“冷打费点力,也有好处,可以不被火烤啦!”

银奎师傅摸摸胡子说:“烧窑工人那有怕火烤的,我们人人心里有团火啊!”

“对,我们人人心里有团革命的火,要让它越烧越旺,烧出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同志们!干吧!”

卢玉英号召着,正待拿起冷泵枪,大耀走前一步先拿住了,他工作帽也不戴,开关一拧,猛干着。卢玉英给加了一锹料,大耀抬头看着她和热气腾腾的工人们,感到象有一团火烤着,心头顿觉滚烫起来……



声声歌唱毛主席

金色的船台

船台高高啊高高船台，
跃进的红花竞相开；
多么幸福啊多么骄傲，
毛主席登过咱们的造船台！

忘不了金色的那一天，
各路人马轰轰烈烈闹竞赛；
一刹那江呼海啸卷扬机唱呀，
毛主席登上了咱们造船台！

一握上毛主席那双有力的手，
咱们的茧手就能够移山填海；
紧握住毛主席那双伟大的手，
咱们把自力更生大旗高高举起来！

啊！造船台就是一座英雄台呀，
英雄台上处处是革命的栋梁材！
看！打翻身仗的大旗卷起风雷，
雄壮威武的序幕早已拉开！

咱们电焊班里的娘子军英姿飒爽，
攀上桅灯架，战斗在九霄云外；
当批林批孔的怒火燃上焊枪口，
水面抢焊，顾不上大江涛击浪拍……

咱们塔吊班里突击班急起直追，
飞登云梯来到百米高空驾驶台；
一弯巨钩凝聚打翻身仗必胜的信念，
山样的分段抓在手中不摇不摆！

咱们装配班老将另一番风度，
银眉银鬓配上了银锤银钳；
为祖国多造船、造好船、造大船，
再干它十年、二十年才够痛快。

“外国有的，咱们也要有！
外国没有，咱们奋发图强造出来！”
啊！造船台就是争气台啊，
看！咱的万吨轮翻江又倒海……

船台高高啊高高船台，
金色的航线在船台上铺开；
只因为毛主席登过咱们的造船台啊，
造船台才会龙腾虎跃金灿灿！

· 路 鸿 ·

红旗一辈传一辈



· 黄持一 ·

毛主席描图红笔挥，
神州处处筑堡垒，
千社万厂党委会，
建在人民心坎内！
老、中、青，「三结合」，
携手同把战鼓擂，
团结胜利长征路，
红旗一辈传一辈！



公路又飞重霄九

一声号子飞出口，
千山万水抛身后，
批林批孔促大千，
公路又飞重霄九。

· 何维莹 ·

* * *

柳荫丛中露新屋，
桃花雨里奔铁牛，
千年柳荡春光好，
毛主席绘图咱们绣。

· 宛世照 ·

柳荡新姿

「停滞」谬论批个透，
公社百里山河秀，
巍巍大坝储绿水，
高压线塔穿云头。



托起大厦上九重

金洪远 李士平

工人阶级本姓“攻”，
桩尖直向地心冲；
自力更生扎下根，
托起大厦上九重！

· 范潮龙 ·

车轮滚滚不停留，
跨山涉水风雷吼，
大平板车向前飞，
是党加足大庆油。

是党加足大庆油

船厂夜读

居有松

百里浦江百里灯，
船厂夜校热腾腾，
灯光闪闪映白发，
书声琅琅育新人。

讲台上站着老铁匠，
一身红光满脸春；
老树逢春绿到梢，
好似苍松向阳生。

大手一挥箭离弓；
箭箭击穿骗子心，
台上台下一个声：
彻底批臭《三字经》！

什么“人之初”来“性本善”，
都是反动人性论；
老板鞭痕身上印，
孔孟之道吃人经。

老铁匠越批越激动，
手中石笔捏成粉，
星星看得不眨眼，
江水听得不喘声。

船厂夜校热腾腾，
好似船坞开闸门，
理论队伍象巨浪，
浩浩荡荡向前奔！



起宏图

姚建明



县里召开的“农业学大寨、实现远景规划”会议在第四天下午临近结束，县委安排了一个精采的发言，那是全县有名的红星公社松湾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忠关于治水改土的经验介绍。几天来，全县的社队干部都沉浸在一片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气腾腾的景象中，因此，当县委书记一宣布这个议程，大伙就立即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六十开外的老支书张大忠迈着两条刚劲有力的腿蹬蹬奔上台去。几天的会议，使这位干了几十年庄稼活的老汉见到了天外天，看到了更远的将来。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发言，他要谈些什么呢？他从容地站立在台上，一张闯风搏雨、布满皱纹的脸，舒展着，泛着红光……

老书记要发言，给台下坐着的松湾大队大队长阿兴增添了不少光彩。是嘛，松

湾近年来的治水改土，是吃了苦，做出了好成绩的。但是渐渐地，他那自得的微笑消失了，脸绷紧了。

原来，老支书兴致勃勃地讲着松湾更宏大的建设规划，对几年来松湾大队的成绩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阿兴心里嘀咕开了：原先鸡零狗碎的松湾，已经整了那么多田，治了那么多水，成了全县有名的先进大队，现在该歇口气哇。于是，他不满地朝台上瞥了一眼。

只见张大忠把棉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大声地说：“我们党支部还没来得及讨论，我个人想法，若是东一锄头、西一铁镢地修修补补，社会主义新农村哪年哪月才能建成？！学大寨要有一个远大目标，要不断有新创造。我在想，能不能使松湾九曲十八弯的湾河来个大搬家，搞个五年规划？”

“啥？湾河搬家！”阿兴的屁股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嘿，真是‘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劲头一上，准是离弦走板了。”

台上又传来了张大忠响亮的声音：“我们开直湾河，使松湾来个刨根除底的大变样，那曲曲弯弯的地坎、道路要拉直，零零碎碎的田块要连成一气搞格子化；队里的社员要爱国家，爱集体，一心奔社会主义；松湾的一水一土要为国家多作贡献……”

“哼，这是不切实际……”

一阵哗啦啦的掌声打断了阿兴的思绪，张大忠精神焕发地走下台来。

散会后，张大忠急急步奔出会堂，他把右手在额前一搭，细眯着眼朝西天一望，见太阳还有一杆子多高，就喊上阿兴急急往回赶。

象今天这样各自闷着头，沉默地赶路，这对张大忠和阿兴来讲还是出格第一回。阿兴心里想，“要说大干苦干，我阿兴东奔西波，西劳累，硬是和你大叔领着松湾的社员大伙治水改田，没半句怨言，可现在情况不同啦，还一个劲地治、改，何苦呢！”他擦擦脑门上的细汗珠，打破了沉默：

“大叔，远景规划在喇叭筒里一下捅出去了，实在有点犯不着。”

“怎么？不想看到松湾更新的模样儿？”张大忠不慌不忙地反问。

“几年来，我们松湾辛辛苦苦，总算把产量搞上去了，如今手捧脑袋往墙上撞，不是太冒险吗？”

“那修修补补、安安稳稳过日子可保险了吧？嘿，不肯下米，要吃白饭，没那便宜的事。干社会主义就得一心往前闯！”

“这我懂。可大叔，这五年规划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阿兴摊了摊手，“你想想，湾河搬家，那是几千万土方的大工程，全队的劳力只有上千人，要一担担挑……”

老书记停下脚步，说：“大寨人劈山造田，在乱石山沟里都要种出好庄稼，我们在平展展的田上多挑几担土，多磨几个膀子就害怕了？”

“这——唉……”

两个人的话就这样崩断了。这时，夜色更浓，月亮在灰云里穿行，断断续续地探出脸来，宽广的冬野显得特别恬静。脚下已经是松湾大队了。老书记深沉地眺望着这片熟悉的土地出神，的确，实现五年远景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前所未有的美事啊，但是不要忘记，还会有斗争。想到这里，他的两条腿迈得更快了。

二

在月光朦胧的村口，大队妇女队长翠芳正挑着一担湾河水，颤悠悠地走来。这姑娘老远就扬着嗓子喊道：“你们这么快就赶回来啦？”说着卸下肩上的担子，快蹦几步，抢过老书记手中的行李，搭在自己的扁担上，“大叔，刚才广播里听到你治水改土的新打算，一定有什么新精神了？”

“有，有！我们开个队委扩大会，快合计合计。”

老书记心里的一团火，立刻感染了这年轻姑娘。她挑起水桶，连声说：“好，好！我马上通知，你们快歇个脚！”

张大忠跨进了大队办公室。这时窗外闪出隐隐约约的一条黑影，他机警地打开窗子，见是第一生产队的地主分子刘富根耷拉着脑袋，穿着套补了又补的粗布衣，趁着夜色在湾河边的地坎上晃来转去。

“刘富根，干什么？”张大忠上前责问。

“嘻嘻，趁着有点月光，再挑几担土。”刘富根说着想挑起担子。

张大忠严厉地说：“刘富根，你必须老老实实，不准东跑西跑！”

望着地主远去的背影，张大忠不禁想起解放前，湾河两岸到处插着刘家界碑。解放了，村里进行土改，贫雇农分了刘家的地，没收了刘家的财产，那一块块刘家土地

界碑也被砸得粉碎。这能使刘富根他们死心吗？这回要治湾河水，更要拆坎除界，把土地连成一气，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建设，进一步革私有制的命，他们能安心吗？张大忠想着，慢慢关上窗。

不一会，参加队委扩大会的人都来了，他们挨紧老书记围成圈子，静听他激动的讲述。“我们松湾在过去的治水改土中是有些成绩，但是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乘凉，让学大寨的汗渍干掉。要大胆想，大胆干，听毛主席的话，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老书记清了下嗓门又说，“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规划，就要同小私有制的残余不断决裂。阶级敌人要作对，搞破坏，代表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要反对，我们要时时刻刻看到胜利后的斗争，在斗争中把社会主义的家业办得更好！”

一石激起千层浪。老书记的话使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心中涌起一阵阵的激情热浪。沈大伯一拍大腿，颤着嗓子说：“老兄弟哇，我活了近七十年，半腿子在土里啦，我还想亲眼看看这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心灵手巧的翠芳早就奔出会堂，没一会，又一阵风似地卷进来，把手中的笔和纸一举：“大叔，画，快画，画一张松湾大队治水改土的五年新规划！”

纸摊开了，该从哪里开始画？这几年来，该平整的田平整了，该筑的渠筑了，连拖拉机路两旁的榆树也长高了一节。老书记望了大伙一眼，爽朗地说：“我看，趁着有点月光，我们把松湾的地挨个踏遍，摸透它的过去和现在，才能知道它的将来。我们边走边画吧！”说着提起他那心爱的铁铲，领着大伙走出屋子。

这时，西北风刮得更厉害了，天上的云象在赛跑。老书记迎着北风，带着一行人穿行在湾河两岸的田坎上。越过一道水渠，前面就是松湾队唯一的高土墩。那土墩旁两

棵苍劲的青松在腊月里显得格外葱绿。

老书记一脚踏上土墩，眼前就是湾河。夜色下河水引动了老书记的思绪，它在老书记面前展现出一段往事——

阿兴五岁那年，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刘富根的父亲大地主刘老财，侵占了松湾，一下把美好的松湾糟塌得支离破碎，这一切，使阿兴父亲、一个共产党员的心中，燃烧着一股股阶级仇民族恨。就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漆黑夜晚，阿兴父亲和张大忠摇着只小船去执行任务，不幸被鬼子发现。阿兴父亲掩护大忠撤退，自己用手榴弹、铁铲奋力抵抗，结果被捕了。不久，阿兴的父亲在松湾河畔英勇就义……

老书记面对清悠悠的湾河水，向大伙说：“我们的湾河着实不简单啊，这里流淌过先辈的鲜血，渗透了祖辈的汗水，生活在社会主义天下的松湾后辈人就该一鼓作气往前闯，建设一个新松湾啊！”

接着，老书记又兴奋地说：“我们能不能从湾河着手，让它搬个家，使松湾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样！”他用手碰了碰旁边的阿兴，“画上这一笔！”

阿兴的脸紧锁着，心想，几年来，为了治水改土，全大队不分白天黑夜地淌汗苦干，我们做干部的应该关心群众，设法让大伙生活得更美。哎，治理湾河，那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阿兴本是火爆爆的直心肠，这会儿他蹲下身子，闷声闷气地说：

“大叔，湾河搬家，可不是油盏里的灯草，可以随便拨来拨去。”

“怎么，手颤了，没胆子画上这一笔？”

老书记含笑凝视着阿兴。顿了一顿，他又扳着指头对大伙、也对阿兴说：“我们把九曲十八弯的湾河开直、加宽，成为松湾大队的主干河道，以后再依着湾河开掘几条支干河道，到那时，我们松湾的田齐崭崭、方正正，成为旱涝保收的丰收田。趁开

直湾河的机会，我们还要修宽道路，架起桥梁，让汽车、拖拉机依着畅通的大路直来直往，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还有，往后我们的村庄可以集中，造起农民新村；还可以多办些学校，建设一支有文化的贫下中农队伍……”老书记越说越响，说得大伙心明眼亮，心花怒放。

阿兴眯着眼听着，仿佛没全听进去。他顺着湾河望去，那笔直的视线正好横穿整个大队，尤其是第一生产队几十亩副业田。他指着田里鲜嫩的白菜，心痛地说：“看看，开直湾河，第一生产队损失有多大。大叔，我们应该为生产和社员生活想一想！”

老书记也早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沉思了一下，坚定地说：“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知道几十亩副业田才是一粒芝麻，我们开直湾河，使全大队几千亩土地、甚至邻近大队的大片土地受益，推动公社、县的远景规划，这可是个大西瓜！”

阿兴使劲地吸了一口烟，说：“要治，要改，那等以后国家支钱！”

“不，湾河我们治定了！”老书记用力把手一挥，“还得靠自己力量治，不花国家一个钱！”

这时，旁边的翠芳早就不耐烦了，她朝阿兴白了一眼，猛地从他手中抢过笔和纸：“看你头脑里尽想啥！你不画我画！”说着捋了一把被北风吹乱的头发，按着老书记和大伙的心意嚓嚓两下：一条笔直的新湾河在图上出现了。

“好吧，既然大伙决定了，我保留意见，”阿兴无可奈何地表示，“不过，我还是认为应该为群众的利益、集体的生产想一想，别冲昏了头脑！”说着气呼呼地走了。

三

当夜回家后，老书记按着大伙的心意，把松湾治水改土的新规划改了又改，思量

着那纸上的线条该怎样变为大伙心上的蓝图，很晚才上床。

第二天清晨，他又起了个大早，推开门，不禁笑开了。松湾村变成了银白天地，纷纷扬扬的雪下得正紧。真是个好冬闲啊！他赶紧拿出小铁铲磨起来，边磨边揣摸着昨夜里阿兴的一番话。从眼前看，第一生产队的损失是比较大，但只要组织好全大队的劳动力，在开湾河过程中，帮助一队填平老河，平整土地，从中可以补回三十多亩田，赶在开春前播下一批菜，再多分些肥，还是能克服困难的。想到这里，他擦干了铁铲上的水渍，也顾不得披上雨衣，便一头扎进了雪野，朝第一生产队沈大伯家走去。

刚走到沈大伯的门口，见大伯的门吱呀一声，只见一只大公鸡扑闪着翅膀，咯咯叫着，抢先从门缝中飞扑了出来。

“大忠呀，看你下雪天里迎着春风来，准有事吧！”沈大伯打开门招呼着。

老书记拍了拍身上的雪花，跺了跺脚，跨进了门：“大哥，一夜下这么大的雪，生活上有什么难处？”说着挽起袖子准备替大伯打水去。沈大伯想拉住他：“大忠，我说你呀，把心思全放在湾河搬家上不够，还老惦记着我们呀！”可说归说，拉还是拉不住。

老书记打满了一缸水后，便坐在沈大伯对面谈开了。他们从今天的湾河谈到了未来的湾河，从今天的松湾谈到了二十年、五十年以后的松湾。是啊，自从毛主席共产党领着全国农民奔上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就干起了自古以来没人干过的大事业。有这样伟大的党，这样伟大的人民，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两个人谈着，直觉得心里暖融融。老书记直截了当地说：“大哥，这回开湾河，暂时会给你们生产队带来损失呀！”

“哎呀，大忠，我早就思量过了，那笔直

的河总比弯曲的河少占田地吧？这样一开一填不就多出几十亩田来？只要我们再添上几把硬劲，用不了明年就能长出好庄稼。”停了停，老人又感慨地说：“看眼前是损失，可看长远那真叫为人民造福啊！大忠，你领着大伙干吧。”

老书记一阵爽心大笑。他深深觉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目标，正象台巨大马力的抽水机，激卷着人们心田的泉水，去滋润祖国万紫千红的大地。“大哥，你和我是一个心思！可也不能忘记和我们走着两股道的人。”

老书记一提醒，沈大伯就想起一些事：“制订规划的事，一夜就传到了我们队，那风言风语也不少啊。”接着便放低声音说，“那狗地主刘富根，就是深更半夜在湾河边的地坎上转啊！”

老书记点了点头，沉思了片刻说：“大哥，别看这傢伙平时哼哼哈哈，落片树叶也怕砸了脑袋，但黑心眼能死吗？土改那年分了他家的田，那不过是割了他身上的肉，这回我们要把旧社会私有制残留下来的地坎界线统统拆光，就好比拆他的黑骨，捶他的黑心啦！”

老书记和沈大伯谈到这里，更觉得大队长阿兴的思想实在糊涂。他俩是看着阿兴长大成人的。每当阿兴在革命路上前进一步，他们就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记得成立互助组那阵子，阿兴就和长辈人一同出一同进，攥着劲和大伙奔集体化的道路。就是在几年来学大寨的高潮中，他也是白天黑夜忙在湾河两岸，挺着身板领着大伙整田筑坎，从不哼半声苦。但是随着换来一个个的好年景，他慢慢自满了，总觉得松湾不错了，近的看得多，远的就想得少了。想到这里，老书记惋惜地吁了一口气，指着手中的铁铲说：“大哥，我看阿兴他呀，有点忘记了这个了！”

沈大伯望着铁铲，默默地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阿兴领着一队队长长发吵嚷嚷地来了。阿兴一进门就大声说：“我早就说过，开湾河不行，现在闹得意见一大堆，你们听一听！”

原来，为了制订五年规划的事，阿兴气了一夜，今天大天亮才起床。他一望门外大雪纷飞，高兴得合不拢嘴：这样一个好冬闲，要是能搞一些副业收入，兴许到年底还能长一节集体经济哩。于是急忙朝大队办公室走。

刚巧路过生产一队，看见地主刘富根在湾河边的地坎上有气无力地扫着积雪。刘富根见阿兴急冲冲地赶来，转了下贼眼，堆着笑脸凑上前去：

“嘻嘻，大队长早呀，你们是大忙人，这么早就踏着雪去办公事了。”

阿兴朝他瞥了一眼，本想不睬他，但刘富根又迎上来说：“大队长呀，你们领着大家治水改土，真是熬尽了心血呀！……”

“老实点，”阿兴望着刘富根这副阿谀奉承的丑态，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但这时他又想起了开直湾河，将会吞去一队良田的事，火气忍不住冒出来，他急于找到长发，就粗声粗气问道：“你们队长在吗？”

刘富根赶紧上前，哈着腰说：“在，在，大清早就在为队里的事操心了，还听了群众不少议论呢。”

“什么议论？”阿兴瞪大了眼睛盯着刘富根。

“嘿，嘿……”刘富根转着眼珠望着阿兴的一举一动。

“快给我说！”

“是，是，我说，”刘富根抬起头，“长发好象在发牢骚，说开湾河，吞去队里几十亩副业田，是存心拆一队的台。他还说这是不关心群众生活。”说到这里，刘富根斜着眼，看了看阿兴脸上渐渐升起的火气。

“唉——”阿兴举起拳头在自己的手心
中狠狠地一击，丢下刘富根朝长发家走去。

一队队长长发蹲在地上在装着锄柄，
脸上果真绷得紧紧的。见阿兴进门，就放
下东西，单刀直入地说：“阿兴，听说要开湾
河，填去我们一队里几十亩副业田？”

“嗯，党支部有这样的打算。”阿兴点了
下头，平平地说。

“唉——不行呵，你想想，几十亩副
业田哪！叫我怎么向大伙交代……”

“那是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的，有意见
可以慢慢商量。”这时，阿兴听说老书记在
沈大伯家，就说：“找大忠叔去，有话当面谈
清。”说着，两人一前一后直奔沈大伯家。

老书记张大忠见他俩气呼呼地赶来，
冷静地端过一只板凳。可阿兴忍不住嚷开
了：“大叔，搞社会主义远景规划我并不反
对，但得听听群众意见哇。”

老书记心平气和地说：“是为几十亩副
业田吧？”停了停又说，“阿兴呀，要是心
中没个大目标，一根稻草也会压弯了腰！”

阿兴一跺脚说：“你应该关心群众！”

沈大伯一下从凳子上站起来：“要说群
众，我多吃了几年饭，也该充个数。你呀，
口口声声关心群众，可你知道群众心里在
想啥？！”

“不管怎样，我就想不通！”阿兴别转
身，一把拉着长发，冲出门去。

老书记本想耐心地把和沈大伯商量好
的办法一一告诉阿兴，但来不及了。他紧
上一步，大声喊道：

“阿兴——”

“长发——”

四

呼呼的北风夹着纷纷扬扬的白雪从四
面八方卷来，阿兴和长发气鼓鼓地走在冰
雪覆盖的小路上，心里象缠着一团乱麻，长

发紧走两步奔到阿兴面前：“阿兴，你是
个大队长，也该为我们一队的集体收入想
想呀。眼前正值好冬闲，机不可失啊！”

阿兴站定了，迟疑了一下，猛地把手一
甩：“好吧。”

他俩刚在办公室里坐定，老书记也手
握铁铲进门来了。他见阿兴伏在办公桌上
正在为长发写外出做零工的介绍信，一股
按捺不住的怒气升了上来。他极力克制
着，好半天才说：

“阿兴，你要干什么！”

阿兴很不自然地摊了摊手说：“如今守
着冬闲，为集体增加收入嘛！”

“守着冬闲正好搞规划，劳动力的调动
应该由党支部讨论决定！”

阿兴跳了起来：“眼看吞去几十亩良
田，又不让他们外出，大叔你到底是什么道
理！”

老书记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这个道
理，要让群众的一滴汗、一点力气都不白
费，点点滴滴都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啥？我就不是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阿兴不服气地反问。

“发展下去很可能是这样。”老书记严
肃地说，“你为啥光顾眼前利益，看不到
毛主席、共产党把松湾河田交给了我们，就
是要我们创大业，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你为啥只看到一个队的事，想不到天
下还有多少受苦人，需要我们把中国的
事情办好，去支援世界革命？”

这一连串响铮铮的话，象重锤敲着阿
兴的脑门，他闭着嘴唇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老书记走上一步，深情地拿起靠在桌
边的铁铲，在自己的膝盖上重重捶了一拳：
“唉——我为你痛心啊！”他慢慢直起腰，
就象过去每次斗争激烈的时候一样，他又
颤着嗓子对阿兴讲起了三十年前那战斗的
风雨之夜……

阿兴父亲被捕后的一天清晨，鬼子突然在松湾村四周架起了机枪，押着被绑的阿兴父亲来到松湾。狗地主刘老财也狐假虎威地晃着脑袋，帮着鬼子把松湾人赶到湾河边的地坎旁，自己气势汹汹地站在刘家石碑前，声嘶力竭地喊：“说！谁是你的同伙，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阿兴父亲蔑视地望了他一眼，理也不理。

“再不说，我就要用你的鲜血祭我的风水宝地！”刘老财大声嚎叫着。

“你的风水宝地？”阿兴父亲逼视着刘老财，充满激情地说：“不！这是人民的土地！这是松湾贫苦农民的土地！总有一天，你身后的这块刘家界碑会被砸个粉碎，这块土地也会彻底变个样，人民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它！”说着，他又望了望滔滔湾河和两岸的土地，转过脸来对众乡亲说：“有骨气的松湾人，要放开眼睛朝前看，顶天立地斗下去，一代一代地斗下去，打出一个人民的新天地来！”

听到这里，阿兴的头慢慢低下去了。父亲英勇就义的情形和留下的遗言，他都非常熟悉，在斗争地主刘老财的斗争台上，他听老书记讲过，在村里组织第一个互助组的时候，他听老支书讲过，在人民公社成立的锣鼓声中，他又听老支书讲过。过去，他常常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可是近来，他确实有点忘了。老书记望着白雪溶溶的大地，对阿兴说：“革命前辈为什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揣着个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脑子里画着一张人民江山的远景图！今天，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辈的理想正在我们手中逐步变成现实。我们决不能半途停顿，要继续咬紧牙，添足劲，在烈士鲜血染过的土地上添红扎绿，画一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图。否则，我们的脸上难道不感到发烧

吗？！”

阿兴的胸膛起伏得厉害，脸上有点发烧了。

这时，门外一阵吆喝，翠芳、沈大伯和社员群众押着地主刘富根冲了进来。一进门，翠芳就指着手里的一块石头气愤地说：“这狗地主大清早就装着在湾河边的地坎上扫雪，暗地却在那里埋界碑，生怕我们搞社会主义远景建设，拆了他的地坎，粉碎了他复辟、变天的迷梦。当场给大家抓住了。”

狗地主缩着枯萎的脑袋在地上索索发抖。他望着持枪握棒的社员群众，喘着绝望的粗气。土改当年，血债累累的刘老财被镇压了。刘家失去了所有土地和财产，就连那高大的土地石碑也给连根挖起，被穷人砸得粉身碎骨。刘富根偷偷地拾回一块碎石，梦想有朝一日夺回刘家土地。可是想不到这回搞什么农村社会主义远景建设，这使他那一点点泡影也破灭了，于是他刨出珍藏多年的残石碑，准备埋在被拆除的地坎里，将来留个记号。

“哼，别痴心妄想了！”翠芳气愤地把手一甩，一块带着半个“刘”字的残石头在地上滚动了几下，一动不动了。

老书记张大忠响亮地向大家说：“同志们，刘富根埋界碑这件事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搞不搞社会主义的远景规划，实际上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我们分了地主的地，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但是地主阶级的思想残余还存在。因此，搞远景规划，重新安排河山，这决不是开一条河，筑一条路，拆一条地坎的小事，而是一场向剥削阶级私有制开展猛烈进攻的伟大革命。通过这场革命，更使我们广大贫下中农一心奔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说着就叫民兵把刘富根押下去。

人群里走出长发，他痛心地说：“就是这狗地主，大清早跑到我家里。唉——我

上了他的当！”

听着长发的话，阿兴也猛地震动了一下，想起早晨在湾河边地坎上狗地主的一些话，不觉伸出拳头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敲了一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老书记拉过阿兴和长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阶级敌人能蒙住我们的心窍，那是我们自己眼光短浅，还有小农经济思想的残余。”少顷又说：“阿兴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过去，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用自己的双手画出了一幅幅蓝图。今天，我们还要用这双手，在祖国河山上画出更灿烂的宏图。”

老书记无限兴奋地抒发着未来的憧憬，他从怀里掏出了那张松湾五年治水改土的规划图，又说：“毛主席指出：‘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乡亲们，只要我们双眼紧盯着大目标，不怕流汗，不怕吃苦，就一定能从人民公社扎扎实实地向着共产主义迈出新的脚步！”

“大叔！”翠芳带着满身青春活力，走出人群，激动地接过老书记手中的规划图：“我们青年人一定接过革命前辈的志向，画出更灿烂的宏图。”

“大忠呀，”年迈七十的沈大伯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图：“老了，不识字，我和

翠芳俩合伙揣摸画了一张新湾河图，给你们作个参考。”

这时群众蜂涌而上。钟大叔拿出了水渠的改造方案，胡大婶献来了柳荡田的治理计划，连十来岁的红小兵也捧了张纸来了。刹时，一张张图画，一份份意见，都展现在老书记的周围，老书记上前一步，双手一一接过来说：“阿兴，快拿着吧，这才真正是群众的心意啊！”

阿兴接过图，内心翻腾起伏，一时竟不知怎么说才好。

隔了一会，他接过大忠叔手里的铁铲，坚定地说：“大叔，我们一定要把湾河开好！”

“对，趁着冬闲，马上动工！”人群沸腾了。

老书记满面红光，激动地望着大伙，坚定地把手一挥：“走——上湾河去！”

浩荡的人马向湾河奔去，队伍里响起了有力的歌声：

湾河淙淙流水长，
学习大寨心欢畅，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哎，
毛主席领路咱跟上……

歌声消溶着冬天的残雪。老书记张大忠领着松湾人又迈开了扎实的一步……

（题图：吴大成）





法家诗文选读

改革家的诗文

——读王安石的几篇作品

上海师大中文系大批判组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进行的变法革新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而这场改革就是王安石倡导的。伟大的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改革家需要改革的文艺。王安石的诗文是紧密地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他说：“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王安石对文艺的基本要求同他在政治上搞改良的目标一致，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

今天重读王安石的诗文，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一些战斗的闪光。王安石的有些诗文，笔力雄劲，语言朴素简洁，说理透彻，是当时尊法反儒的战斗名篇。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限制，王安石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儒家的束缚。因此，他对社会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他对儒家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这在诗文中也有所反映。

王安石从他“有补于世”的文学基本观点出发，用自己的诗文较尖锐地揭露了北宋的积贫积弱的局面，雄辩地证明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王安石在变法前夕写的《感事》诗就反映了社会的贫困和吏治的黑暗：广大百姓“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况是交春冬，老弱就僵仆”。天灾害人非浅，更严重

的是人祸——“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赀。”没有钱物贿赂，贪官污吏自然“笞扑随其后”。然而这些吃人的豺狼竟然还“自谓民父母”！北宋由于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专权，政治暴虐腐败，土地兼并激烈。他们霸占了全国十分之七的土地。王安石谴责了这种“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的状况。但王安石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作这种谴责的，他在这首诗里把北宋的农民起义污蔑为“剽盗”，表现了他不可能摆脱阶级局限性的束缚。

北宋时期的大地主阶级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执行“斥地与敌、守内虚外”的卖国政策，把军事力量主要用于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对外则献媚讨好，割地赔款，不敢抵抗，丑态百出。他们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以作为对北方外敌西夏和辽的供奉。广大农民不但要养家里的虎，还要喂塞外的狼，这样就更深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王安石愤慨地写诗作文抨击大地主阶级的投降媚外路线。他在《河北民》中写道：“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广大农民没法活下去，只好“老小相依来就南”，往南逃荒。但是，“南

人丰年自无食”，南人也一样没饭吃，逃荒的人陷入了绝路。于是乎，整个中国出现了“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的悲惨画面。岂止是“悲愁”，王安石还没彻底讲出真相。真相是路有饿殍，野有白骨！这种“积弱”局面的形成，也正是大地主阶级腐朽统治的必然结果。

王安石清醒地看到了北宋王朝面临的这种内外交困的严重局势。他写诗概括了这种状况：“赋敛中原因，干戈四海愁。”他在要求皇帝变法的信中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向最高统治者发出了“恐天下之久不安”的警告，提出了“改易更革法度”的政治主张。王安石的其他一些诗篇如《兼并》、《省兵》等等，也同《河北民》一样，是为其变法大造舆论的。

王安石的诗文不但是其鼓吹变法的舆论工具，更是其捍卫改革路线的锐利武器。

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突出的一例。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冲击了北宋“恩逮于百官唯恐不足，取财于万民不留其余”的维护大地主阶级特权的传统政策，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进攻。司马光就公开宣称他们这一伙同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简直不共戴天。这个极端的尊儒反法顽固分子在新法积极推行时写信大骂王安石“尽变祖宗旧法”，使大地主集团“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对这个凶猛的攻击，王安石当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给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当头一棒。王安石的信一开头就指出他与司马光之流“意见每不合”，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即思想和政治路线不一样：一个是要求变革、前进的法家，一个是坚持守旧、倒退的儒家。

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路线斗争。王安石理直气壮地逐条批驳了顽固派所谓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四大罪状之后，又简练地勾画了司马光之流孔孟之徒的丑恶嘴脸：“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他在信中坚定地表示“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表现了知难而进的精神。他说自己“度义而后动”，决不后悔，决不倒退。他决心“不量敌之众寡”，“辟邪说，难壬人”，“出力抗之”，革去北宋百年来因循守旧、敷衍苟且的积习。

王安石写诗刻画了扎根大地、傲岸不屈的孤桐形象，用“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的诗句激励自己和变法派。他在担任宰相期间，“兴利除弊”推行新法，遭到了顽固派们形形色色的疯狂反扑。其中既有顽固派正面的“诛杀少正卯”的露骨威胁，又有投机分子侧翼的冷枪暗箭，还有太后国戚背后的眼泪鼻涕。但是，王安石针对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反动说教，响亮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战斗口号，冲破了这层层阻力，坚持了变革、前进的政治路线。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在顽固派的造谣中伤面前，曾劝其兄放弃变法主张，说“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但是王安石斩钉截铁，“当于义理，何恤于人言？”一点也不变其“矫世变俗之志”。

北宋时期的这场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的斗争，在思想领域内表现为儒法之争。正是在这场斗争中，王安石写出了许多批判儒家、颂扬法家的战斗篇章。

司马光等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总是拉孔孟之道的大旗作虎皮，而王安石等地主阶级革新派也总是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顽固派攻击王安石的“新学”是“秦学”，即和秦始皇推行的法家

学说一样。王安石则盛赞秦始皇的郡县制说“郡天下而不国，得之矣。”投机分子苏轼辱骂柳宗元是“小人无忌惮者”，王安石则夸奖柳宗元是“天下之奇材”，“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对主张革新的柳宗元表示了敬意。顽固派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攻击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顽固派想借咒骂商鞅来发泄他们对王安石革新事业的刻骨仇恨。而王安石则在这一片吵嚷声中，写出了“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的战斗诗篇，表示高度崇敬这位在历史变革激流中斗争一生的法家人物的鲜明态度。他在执政期间面对反对派的围剿声，发扬了商鞅“无顾天下之议”的反潮流精神，与大地主顽固派作斗争。

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从来是一切进步事业的死对头。王安石从自己革新事业需要出发，操戈挺枪，把矛头直指当时神圣不可侵犯的孔丘。他公开批评孔丘是“衰季之世”到处“待沽”的“旅人”，把记载孔丘言行的《论语》视为鸦聒雀噪的“禽言”。他写诗轻蔑地指出：“肯言孔孟犹寒饥”。他对孔门经典《春秋》嗤之以鼻，视为“断烂朝报”，加以罢黜，“不使列于学官”。针对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司马光之流，他在《兼并》一诗中愤慨指出：“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痛斥了死抱着儒家传统不放的顽固派是兼并势力的代言人。恩格斯说“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王安石对孔孟之道的蔑视和批判，尽管有时披上层层“尊孔”的外衣，但仍然是这种亵渎的表现。

在民族斗争中，王安石还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于北部边境陈兵数十万并不断制造事端准备大举南侵的外族侵略者，象法家历来的态度一样，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屈膝求和。他的变法，除了改革国

内政治，同时也为了反抗侵略。在他的诗文中，渗透着抗敌御侮的爱国精神。他曾写过两首题为《明妃曲》的七言诗，借汉元帝送王昭君去匈奴“和亲”的历史故事，批评了北宋统治集团在虎视眈眈的外敌面前一再退让的政策。“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这些形象鲜明的诗句，抒发了沦于强虏凌辱之下的同胞怀念祖国的情绪，也流露着对怯懦软弱的北宋统治者的明显不满。这两首诗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顽固派的范冲在宋高宗面前就借此攻击王安石“坏天下人心术”，并引孟子的话，诋毁他“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实，正是这些把孔孟之道奉为金科玉律的顽固派，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内奸，是时刻准备投降的败类！

改革家需要改革的文艺。改革的文艺要求战斗的文风。因为文风总是同一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的。

我们读王安石的诗文，特别是他在变法期间写的尊法反儒的战斗篇章，仿佛可以从雄健、峭刻的文风中看到他果断、坚决的改革家风度。王安石的这些诗文，绝不是封建文人的无病呻吟之作，而是生气勃勃的战斗文学。王安石在批判风行一时的地主官僚文人“秉笔多艳冶”的颓靡文风时，批评当时的学者“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指出“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他更鲜明地提出：诗文要“明而不华”。这些，正是他“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的发挥。正是由于他持有这样的主张，所以王安石的许多诗文是政治家的诗文，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变革路线服务的。

内容决定形式。一般说来，积极的内容

决定明快的文风。王安石朴素简洁、一语中的的文风正同儒家拖泥带水、臃肿贫乏的文风成一鲜明对比：司马光洋洋三千多言的长而又长的“裹脚布”，被王安石短小犀利的三百多字的“小匕首”——《答司马谏议书》戳得稀巴烂，成为历史上的笑料，使许多封建文人耻于承认那封长信为司马光所作。

宋代以后的孔孟之徒总是从他们的反动政治需要出发把王安石早期的充满政治、思想内容的诗文贬为下品，而把他后

期罢相闲居的诗文奉为上品。这正是他们别有用心的偏见，反映出他们害怕变革的阴暗心理。这些孔孟之徒更是捧苏骂王，把苏轼充满孔孟说教的诗文吹得神乎其神，而恨不得把王安石具有尊法反儒精神的“明而不华”的战斗诗文一脚踢入无底深渊。这种历史的颠倒，必须再颠倒过来。在肯定法家政治地位的同时，给王安石以应有的文学地位，这正是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文学阵地的一项战斗任务。

附：

答司马谏议书^①

某启^②：昨日蒙教^③。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④，而议事^⑤每不合^⑥，所操之术多异故也^⑦。虽欲强聒^⑧，终必不蒙见察^⑨，故略上报^⑩，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⑪，于反复不宜卤莽^⑫，故今具道所以^⑬，冀^⑭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⑮，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⑯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⑰，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⑱；举先王之政^⑲，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⑳，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㉑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㉒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㉓、同俗自媚于众^㉔为善、上乃欲变此^㉕，而某不量敌之众寡^㉖，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㉗？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㉘，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㉙，度义而后动^㉚，是^㉛而不見可悔也。如君实责我以

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㉜，则某知罪矣^㉝；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㉞，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㉟。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㊱！

[注释]

- ① 答司马谏议书——本文选自《临川先生集》卷七三，是王安石驳斥司马光攻击新法的一封信。谏议：宋代的官名，司马光当时为右谏议大夫。
- ② 某启——古代人在书信稿上常用“某”字来代替本名，正式写信时才写上本名。某启：就是“安石启”。以下几个“某”字用法相同。
- ③ 蒙教——承蒙你赐给我教言。这是客气话，意指来信。
- ④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私自以为和您同游共处，友好相往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窃：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君实：司马光的字。游处：同游共处，指交往。
- ⑤ 议事——指议论的国家大事。
- ⑥ 每不合——常常不一致。每：经常、常常。
- ⑦ 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所采取的政治主张多不相同的缘故。操：持，采取。术：政治主张。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争论是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斗争，是革新与守旧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 ⑧ 强聒——硬想在耳边再三解说。聒(gū)：原指声音嘈杂。

- ⑨ 不蒙见察——不蒙你考虑。蒙、见：都表示被动语气。
- ⑩ 故略上报——所以只简单地给你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王安石给司马光的第二封信，“故略上报”指的是他的第一封回信。
- ⑪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又想到你很好地看待我(客气话)。重念：又想。视遇：看待。
- ⑫ 于反复不宜卤莽——对于书信来往，不应该粗疏草率。反复：指书信来往。卤莽：粗疏、草率。卤，同“鲁”。
- ⑬ 具道所以——详细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具道：详细说明。
- ⑭ 冀——希望。
- ⑮ 尤在于名实——特别在于名和实是否相符。
名实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经常争论的一个命题。名：指概念或名称。实：指实在或事实。王安石针对司马光这个孔孟的忠实信徒(儒者)，用名实是否相符的唯物主义命题，作为判断是非的一个总原则，对司马光的谬论一一进行驳斥。
- ⑯ 教——教言，指责。
- ⑰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这是司马光给王安石变法的四大“罪状”。侵官：王安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总机关，司马光诬称为“侵官乱政”。生事：王安石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司马光攻击为惹是生非。征利：征敛财富。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输法等打击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活动等，司马光进行诽谤。拒谏：拒绝劝说，指王安石对保守派指摘他“尽变更祖宗旧法”等谬论的驳斥。
- ⑱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我以为受皇上的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修正决定，分别交给负责的官吏去执行，不能算是“侵官”。人主：皇帝，即宋神宗。
- ⑲ 举先王之政——实行先王的政事。王安石打出这个旗号，一方面受阶级局限，另一方面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
- ⑳ 辟邪说，难壬人——抨击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辩的坏人。壬人：善于巧辩的人。

- ㉑ 前——事前。
- ㉒ 习于苟且——习惯于得过且过，不作长远打算。
- ㉓ 不恤国事——不顾国家大事。恤：忧，顾。
- ㉔ 同俗自媚于众——指同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等同流合污。
- ㉕ 此——指上面那些恶劣的作风。
- ㉖ 不量敌之众寡——不考虑反对者有多少。
- ㉗ 汹汹然——大吵大闹的样子。
- ㉘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盘庚迁都，一般老百姓也相与怨恨。胥：相与。盘庚：商朝的君主。盘庚准备把国都从黄河以北，迁到亳(bó)地(现河南省偃师县西)时，一些贵族除自己反对外，还煽动老百姓反对，后经盘庚的说服才最终迁都亳地。
- ㉙ 改其度——改变他的计划。度：计划。
- ㉚ 度义而后动——考虑到这样做是正确的，于是就行动起来。度(dù)：考虑。
- ㉛ 是——认为对。
- ㉜ 膏泽斯民——降恩泽给老百姓，这里王安石把自己视为老百姓的救世主，这是一种颠倒历史的剥削阶级观点。
- ㉝ 则某知罪矣——那么我承认过错。知：知道，这里有“承认”的意思。
- ㉞ 一切不事事——什么改革的事情都不做。前一个“事”字作动词用，后一个“事”字作名词用。
- ㉟ 则非某之所敢知——那就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了。意思是则我不承认自己是错的。
- ㊱ 不任区区向往之至——私下不胜敬仰，这是从前写信的客套话。不任：不胜。向往之至：仰慕到极点。

商 鞅^①

自古驱民^②在信诚，
一言为重百金轻^③。
今人^④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千斤顶



丁卫华

一座千斤顶，
掘起多少钢山铁岭，
一根撬山棒，
掀起多少风暴雷霆。

呀！起重队的铁姑娘，
何时练出这股移山的劲？
高高电机你敢搬，
巍巍高炉你敢擎。

踩一踩征尘弥漫的帆布鞋，
——塞外的风沙灌满你的脚印；
清一清山泉滋润的亮嗓门，
——江南的群峰回响你的歌声。

啊，想起来啦，想起来啦，
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
你曾上街横扫“封”、“资”、“修”，
你曾下厂迎着风暴战“三停”！

自从参加起重队，
大吊车旁练新兵，
手掌上，添一个茧花添一分劲，
胸膛里，工人阶级的豪情日日增！

再教育的日记一篇篇，
你前进的脚下铺新程。
是党把你这块才出炉的钢，
淬风雨，锻造成压不垮的“千斤顶”！

[注释]

- ① 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年——三三八年)战国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相秦孝公，主持变法，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坚实基础。
- ② 驱民——驱使、统治人民。“驱使人民”，这是王安石的地主阶级偏见。
- ③ 这两句说的是一个典故——商鞅为了取信于老百姓，在变法前置一大木头于都城南门，声称谁能把它搬到北门，给十金。起初大家怀疑，不敢搬。商鞅又宣布，搬后给五十金。有人照搬了，商鞅马上给了五十金。从此，大家都相信商鞅的话，促进变法的实施。王安石借肯定商鞅表明自己实施新法的决心。
- ④ 今人——指大地主顽固派和道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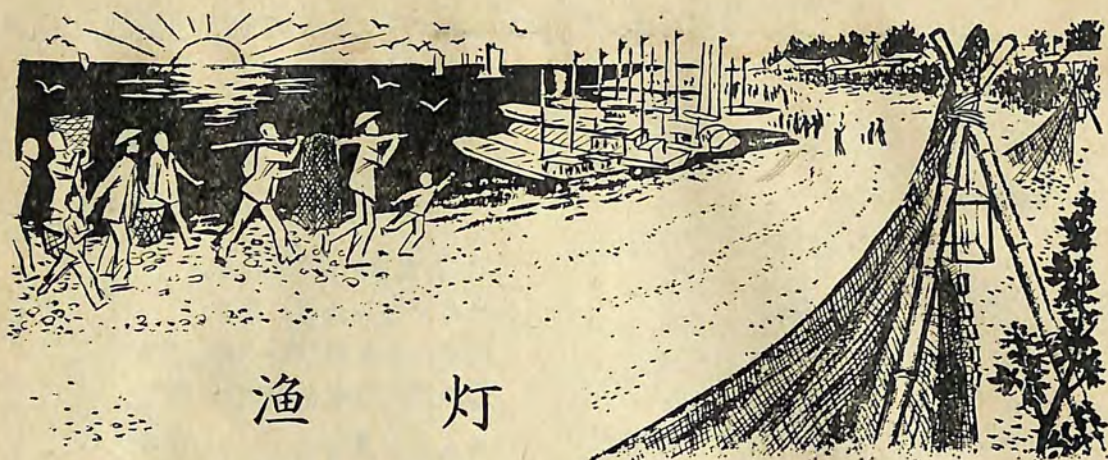
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①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②。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

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③。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④！

[注释]

- ① 河北——指黄河以北。二边——指辽和西夏。
- ② 输与官家事夷狄——被官僚拿去供奉夷狄。宋对辽和西夏每年要交纳大量银绢，换取“和平”。“输与”，送给。“事”，供奉。
- ③ 无颜色——面黄肌瘦，没有血色。全诗至此突出地描绘了国势的积弱和民不聊生的惨象，揭示了变法的迫切需要。
- ④ “汝生不及贞观中”两句——汝：你们。贞观：唐太宗年号。史称唐太宗贞观年间农业连年丰收，长安斗米只值三四钱，“北虏久服”，没有战事。王安石借歌颂“贞观之治”寄托他变法的政治理想——“斗粟数钱无兵戎”，即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统一、富裕和国防的巩固。



渔 灯

崇 学 余

捕鱼人离不开渔灯。航船要桅灯，张网要网灯，照明要舱灯。每当夕阳坠入江流，夜幕缓缓拉起，长江口外的渔场上就升起一片灯的海洋。渔灯有红的，有白的，也有绿的，亮亮闪闪，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宛如一簇簇洒在浪尖上的五彩礼花。

每次探亲回家，当我望着这片绚丽的灯海，总会想起家里那盏用了几十年的老式渔灯——长长方方，一尺多高，四周镶着挡风玻璃，里面竖着一根铁芯可以穿蜡烛。由于它一般挂在船尾的桅梢上，渔民们习惯地把它称作“梢角灯”。“梢角灯”既可作为航灯，又能用来照明。渔民们与它朝夕相处，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实现了渔船机帆化和渔村电气化，“梢角灯”早已被电灯所代替，但妈妈却一直珍藏着我家的那盏渔灯。的确，这盏小小的渔灯，曾经目击了多少渔家的苦难，也曾照亮了多少斗争的道路呵！

我家世代都是长江渔民。爷爷留给爸爸的除了一条破渔船，一顶旧线网，就是那盏油烟熏黑的“梢角灯”。每逢爸爸扯起船篷到江口去张夜网，妈妈就点燃渔灯，把它

小心翼翼地挂在尾梢上。风急浪高的月黑夜，那一灯如豆的渔火飘摇欲熄，这时，沉重的橹声里总是传来爸爸忧心忡忡的喊声：“海根娘，当心火，勿要灭掉！”

长夜茫茫苦海深，渔火闪闪待天明。挣扎在黑暗里的贫苦渔民，多么渴望有一盏风吹不熄、浪打不灭的明灯呵！

那时江面上也时常出现一些很亮的灯光，亮得惨白，亮得寒心。这些灯光伸出一道道刺目的光束，横扫着满江渔船。渔民们一望见这些渔霸的哨船和日寇的巡逻艇，便卸灯收锚，避入两岸的芦苇丛，以免遭受欺凌。然而，躲过了这些亮灯却躲不过高挂在渔行门前的那两盏“美孚”汽油灯，多少收网夜归的渔民远远望见这两盏灯，心里就痛如刀绞。他们辛辛苦苦打来的鲜货要在这对汽油灯下过秤进栈，渔行的算盘珠子“哗啦啦”一响，捕鱼人的血汗就被榨得干干净净。

生活的煎熬，使爸爸很快地衰老了；苦水的浸泡，使我过早地懂得了事理。那年元宵节，渔行门前张灯结彩，鞭炮乱鸣，爸爸却因为还不起鱼债，挨了一顿毒打，奄奄

一息地躺在舱底。那盏暗幽幽的“梢角灯”挂在舱板上，悠悠晃晃，映着爸爸瘦骨伶仃的病痛。妈妈在灶上熬药渣，低声啜泣着。爸爸呻吟了一夜，在黎明前死去。临咽气时，他睁开眼睛望望渔灯，伸出无力的手臂，搂住我，说：“海根呀，勿要难过，等东海出了夜明珠，这黑暗世界就会光明……”

爸爸的这句话象一颗希望的种子，播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可我又想，东海深无底，纵然有夜明珠，谁又能取出来呢？

爸爸死后，渔行里扬言要抢走我家那条破船去抵债。妈妈擦干眼泪，接过大橹，带着我摇船沿江西上，离开了家乡。听人说，长江那头，当年的新四军又打回来了！新四军对我们穷人可好啦！我家的破船在风里行，雨里走，妈妈摇啊、摇啊，那盏渔灯在浪涛里颠颠晃晃；我们盼啊、盼啊，终于听见江北传来了隆隆的炮声！

我家那条渔船正赶上了渡江战役。那天晚上，东北风呼呼直吹，漫天乌云向南溃散，大江掀起了愤怒的涛声。解放军战士分头到各条渔船上找渔民谈心，我家船上也来了一队解放军战士，他们跟妈妈谈得可热络啦。妈妈和许多贫苦渔民一样，精神抖擞地准备着送大军过江。总攻开始：炮弹“咝咝”地划破长空，象无数炽烈的火龙向南岸呼啸飞去，枪声响成一片。妈妈扯起船篷，挺胸抬头，扳动大橹，渔船象添上了翅膀，与江面上的千舟万船争流竞发，箭一般地射向江南。拂晓时，战斗胜利地结束了。东方跳出一轮旭日，朝霞烧红了万里江天。浪涛滚滚，奔泻直下，大江奏起了欢乐的凯歌，一面面鲜艳的红旗高高飘扬在余烟袅袅的江滩阵地上……

妈妈站在布满弹洞的船篷下，虽然汗水湿透了衣衫，却显得如此兴高采烈，容光焕发。“梢角灯”挂在船尾，渡江时按照规定并没有点燃它，然而，哪个参加渡江的渔

民心中没有一盏明灯呢？

渡江胜利后，全国不久就解放了。妈妈带着我，又把渔船摇回了世代居留的长江口。长江渔民夜里航船依然用“梢角灯”，但闪闪的渔火下再也听不到忧愁的叹息和痛苦的呻吟。渔灯似乎也比往日明亮，妈妈说，那是江上空气干净了，灯光也就变明了。

妈妈成了渔村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渔灯下，她第一个跳上台去，控诉渔行，斗争渔霸；渔灯下，她向工作队学习识字，弄懂了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真理；渔灯下，长江渔民办起了第一个互助组，第一个渔业社，昔时在江面上东飘西零的渔灯，一盏、两盏……十盏、二十盏，汇集在一起，组成了渔灯的江河，渔灯的海洋；渔灯下，妈妈和许多苦大仇深的渔民一同庄严地举手，参加中国共产党，火苗在鲜红的党旗上闪耀，在他们一张张被海风吹黑的脸庞上闪耀，他们忠厚淳朴的胸膛里，跳动着誓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耿耿丹心。

渔灯映照着渔民前进的脚印，也和渔民一起经历过斗争的风险。民主改革结束后，工作队离开了渔村。那时，妈妈他们的互助组刚刚成立，被打倒的船主、渔霸不甘心失败，十分仇视互助组这个新生事物。当时，每天晚上渔船一归港，妈妈就在船尾挂起“梢角灯”，渔民们吃过晚饭，就三三两两钻进我家的船棚，讨论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的前景。一天夜里，突然一声枪响，打灭了那盏“梢角灯”，芦苇深处传来鬼哭狼嚎般的叫喊：“穷瘪三，你们的互助组长不了！”第二天，村子里又发现了匿名信和恐吓传单。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妈妈没有屈服，她买来新玻璃，修好“梢角灯”，天一擦黑，又把它高高地挂了上去。一连好几夜，渔民们蹲在船棚里学习、商议，妈妈就巍然挺立，守卫在渔灯下，坚定、勇敢，用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打掉了敌人

的气焰！互助组坚持下来了，集体化道路的滚滚洪流正如一江春水，奔腾东去，任何倒退的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挡！

然而，大江里有时也会沉渣泛起，渔家斗争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刘少奇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象章鱼一样，把那罪恶的触须伸进了我们这个偏远的渔村。有人要“包产到船”，有人要“超产奖励”，与国家“三七分鱼”，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更是起劲地叫嚷要拆队、分船、搞单干。江空一时黑云翻滚，恶浪阵阵，渔村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终于，渔村里响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春雷，妈妈，这个年逾半百的渔家妇女，普通的共产党员，又提起那盏经风沐雨的“梢角灯”，走东船，跨西船，串连渔民们起来造刘少奇的反，狠狠批判了修正主义的黑货。多少个风雨的夜晚，人们聚集在大队办公室里，就着几盏闪亮的渔灯，讨论国家大事；多少个金色的黎明，妈妈在渐渐燃尽的灯烛底下，细心地为大家缝制造反队的红袖章。渔灯下，出现了一张张革命大字报；渔灯下，召开了一次次激动人心的批判会。妈妈手里常常提着爷爷留下的那盏“梢角灯”，那灯，仿佛也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晶明，透亮，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梢角灯”毕竟要被电灯所代替。妈妈虽然珍爱那盏不平凡的渔灯，有时也会开玩笑似地拍拍它说：“老相识，再过几年，就该让你退休罗！”果然，不多久，大队用日益增多的公积金添造了一对机帆船，又买来电线，给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灯。文化革命实现了渔民的宿愿，长江渔船点“梢角灯”的时代从此过去了。

机帆船下水的那天晚上，渔村里恰恰初次送电。大队里把这一天选在七月一日，真是喜上加庆，三喜临门！夏夜的星空特别明净，可是星光再亮，又怎能与我们渔

家的电灯媲美呢？港湾、汉流、屋里、屋外，到处是一片灯光，鞭炮、笑语伴随着喇叭头里播送的雄壮乐曲，在夜空中久久回荡。老人们眯缝着在旧社会里熬坏了的眼睛，望着电灯瞧呵，瞧不够；小娃儿们团团围住大队办公室里那只最亮的电灯，嘻嘻哈哈，笑呀，笑不停。老大们聚在机帆船的驾驶台前，一会儿扭亮探照灯，一会儿掀响电喇叭，爆发出一阵阵粗犷爽朗的笑声；姑娘们在电灯下织网，飞梭走线，动作是那样麻利，网眼是那样整齐。妈妈站在电灯下，明亮的光线投射在她斑白的鬓发上，照耀着她手里正在擦拭的那盏用了几十年的老式渔灯。妈妈擦了又擦，激动的泪水顺着起皱的眼角慢慢地淌落下来。在党的生日，逢上渔家这样的大喜事，妈妈该有多高兴啊！她对我重复着这一番话：“海根呀，可不能忘掉这盏‘梢角灯’！记着过去的日子，记着走来的路程，最要紧的，心中要有一盏明灯，航船掌舵才能不迷方向啊！”

我常常思索妈妈讲的这些话，虽然，那已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只要推开我家的窗户，老远就可以望见旧日的渔行门前高挂着一盏雪亮雪亮的“小太阳”灯。渔行早已改为公社的水产收购站，那太阳灯比起过去挂在那里的一对“美孚”灯不知要亮过多少倍！夜归的渔船停泊在码头上，一艘连一艘。壮实的渔家青年打起豪迈的扛鱼号子，脚步咚咚地朝着太阳灯走去，整个夜市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猛然想起爸爸临终前那句充满希望的话。是的，茫茫的东海里大概并没有什么“夜明珠”，然而我们渔民早已找到了人间的明灯，它光华四射，照耀着万里长江，照亮了渔民的心坎，指引着我们斗争的前途，胜利的方向。亲爱的党，您才是我们心中最亮的明灯呵！

（题图：方明）



主 角

曹刚强 姚忠礼

——
翻翻日历，春分就在眼前了。村西头，那棵倔强峥嵘的银杏树，又吐出了点点叶芽。村前，大湾河两岸铺锦叠翠，春耕正忙。

都已收工了，大湾生产队办公室的电话叮铃铃地响起来。这时，住在贴隔壁的队长老炳奎，正跟老妈妈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自己的老伴辩论得词穷理短，这下有了“下台”阶梯，三脚两步赶着接电话去了。

嘿，真是“雨没下停又来雪”，——这电话提的又是老妈妈文艺宣传队的事。对方是去年在这生产队蹲过点的公社党委副书记老陈。说是要请老妈妈文艺宣传队明天到公社“抓革命、促春耕”大会上去演出。

老炳奎肚里嘀咕开了：这是什么时候？——春耕时节！忙呐！塑料薄膜育秧的棉花得赶做营养钵；小桥头那三十亩套种棉花的麦垄要压基肥；东浜那片元大麦要施孕穗肥；对了，老伴还有谷种催芽的特别任务呢……要知道，乘汽车脱班才等十分钟，这季节一脱可就是一年啊！何况这宣传队

一跑就是十几个人呢！

“老陈啊，这事倒有些困难，因为……噢，你猜对了，明天不能来了，对不……”

“起”字还没钻出嗓子眼，冷不防话筒已让跟进来的老伴一把抓过去了。她毫不含糊地冲着话筒说：“老陈吗？什么时候演出？……好！没问题。”说完，“咔嚓”一声把电话搁断了。

这炳奎大妈今天净跟老头子过不去。刚才收工回家后，老炳奎从老伴和女儿阿芳的对话中听出：老伴在一个叫《反复辟、反倒退》的节目中当了主角，——嚯，不得了，原来还担任着宣传队长，阿芳也被拉着当了排节目的辅导员。他听着才插嘴说了几句，谁知老伴就搬出“上层建筑”呀、“意识形态”呀一套道理来，说得老炳奎几乎招架不住。现在他听电话来了，她又紧追来，一石砸穿了他的“西洋镜”。老炳奎本来就是糙石头性子，你想，这下子两块“石头”还不碰出火来哟。

“你……捣啥蛋！”老炳奎瓮声瓮气地扯开了喉咙。

“捣蛋？我问你，这么严肃的政治任务，你干么不支持？”炳奎大妈理直气壮。

“你晓得啥！生产这么忙，你火烧屁股还当日头旺！告诉你，我当的是生产队长！我要对春耕生产负责！”老炳奎把“生产”两字说得象甩石头一样响。

“更要对革命负责！对全面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负责！老陈在这儿蹲点时经常说：穿衣要提领，抓生产先要抓政治思想工作嘛！你这忘性倒比记性好。”

“反正……‘桥归桥、路归路’，明天这事我这个生产队长管不了！”

“不，桥连路、路通桥，生产队长就是要抓大事！你管不了也得管！”

“哼，锣鼓响不响，庄稼还不一样长！”

“不，人有红思想，地出高产量。”

……

就这样，一个说“不同意”，一个说“得同意”，两个人相持着，争得不可开交。谁知这一争，把西隔壁的社员侯义人引来了。

这人黑瘦脸、高颧骨，五十多岁了，还油漉漉地留着两面倒的长头发。他出身在一个富裕中农家庭，自小不务正业，把土地出租给人家，以走江湖、唱滩簧混日子。解放后又混在一个黑戏班子里到处流荡，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黑戏班子遭到革命群众的冲击解散了，他才回乡当了社员。

当下侯义人闻声过来喜鼻子笑眼睛地说：“嘿嘿，队长……炳奎哥，你们两口子双双地演的啥戏？”

“啥戏？跟你的切身利益有利害关系！”老炳奎没好气地说。

“哦，那也并非大事吧，”侯义人斜睨了大妈一眼，说：“你们是一口锅里舀汤喝的人，‘两人合一好’嘛，大家客客气气地……”

“这话不对！”炳奎大妈断然地一晃拳头。她知道，这个因为唱坏戏刚才还在田头被自己顶了一家伙的旧艺人，眼前劝架

是假的，他肚里窝着的意思无非是：你这老太婆对我太不客气了……当下冷峻地说：“对反动的东西、错误的东西，不能和，只有斗！”

这最后一个加重了语气的“斗”字，在侯义人听来，就象是有人“笃”地在他心上重重敲了一榔头。他搔头摸耳地苦于找不到回答的词句，只好干咳两声：“噢，我还没烧晚饭呢，我得去……”便一退三点头地返身走了。可也真不争气，正好他的老婆端着热腾腾的饭碗出门来喊：“喂，晚饭都放凉啦！”……

这边，炳奎大妈想起催芽的谷种该淋水了，也急匆匆地走到村西小桥头的催芽室去了。

二

晚饭后，老炳奎还在为那电话里的事儿伤脑筋，正闷着头嗞嗞地抽烟。忽然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拿烟筒的手搁在嘴边不动了：咦，怎么老太婆在房里喃喃唧唧说话呐！怪事，女儿阿芳搁下饭碗就出门去了，家里又无旁人，怎么回事？

透过帘缝一看，他不禁咧开那胡子包围着的嘴，哑然失笑了。原来老伴在房里正冲着衣橱镜子说话哩！看她，昂首挺胸，左手平托一本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著作，右手握紧拳头，振振有词地念着：

《讲话》紧紧捧在手，
红色阵地我坚守，
彻底埋葬封资修，
我们是革命的火车头……

哦，老太婆又在练习了。只听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样演象么？”老炳奎忍不住连咳带笑说：“象！象！”

大妈被惊动了，她心慌不忙地转过身来问：“老头子，你说我还有些象吗？”

“象极了，就象托儿所里的小朋友啦！”

“去你的！”她侧身看了看柜上的台钟，“唷，六点多了，我要参加排演去了。”

老炳奎脸上“晴转多云”了。他把烟筒在椅腿上磕了两下：“我说老太婆，这两天我是到东到西忙不停，你有空去唱唱跳跳，不如给队里搓点绳，帮我多承当些家务。一天到晚握着拳头晃，用那么大劲，能握出粮食、捏出棉花？”

“啥？”她耸起眉峰，“你知道我握的啥？”

“啥啦？”

“握的权！”她把嗓门放得特别响亮。

“本来就是拳头嘛！”他误解了。

“看你糊涂的！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文权！”

“……”老炳奎没有想到这一层，楞了一阵才接上腔：“反正，麻雀不能同雁飞，那事情由人家小青年去搞，你嘛，还是汽车喇叭——靠边点儿，做做观众还可以，当什么主角！”

靠边点儿，做观众？炳奎大妈圆睁双眼，正想好好批评老头子几句，不过，她又把火气按下去了。她知道老头子的脾气，——憋气时，几头水牛拉不动；通了，一根头发也牵得转。眼下心急火燎攻一番也不可能解决思想问题。她放缓了口气：“你呀，怎么尽学泼冷水的智叟！这事不但不能反对，还应当和我们一起来抓。”

“我没有神仙的本领，抓不来！”

“这是斗争！你不抓过来，地主资产阶级就会抓过去！我们工农兵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主人，这个‘主角’我们不演，难道还能让被文化大革命赶下舞台的那些人去演？”

老炳奎直楞楞地望着老伴迈出门槛去了。

一支烟功夫以后，村口小学校里传来了清脆悦耳的琴声笛音。人们说：“锣鼓响，脚底痒。”老炳奎这会儿也不由循声走去，

他要去看个究竟。

教室里，灯火通明，歌声喧腾。门口，一大群看热闹的孩子挤了个风雨不透。老炳奎只得兜到窗口。他探着身子朝里一张望，啊唷，什么小华奶奶、富根嫂子、明元娘，都在咿咿呀呀唱歌哩。咦，那拖长辫子的不是阿芳吗？她正从一旁跑过来，把着小华奶奶的手比比划划地做着动作。

忽然，阿芳回身呼唤：“妈，你该上场了。”话音落地，器乐声起，随着一阵咚咚锵锵的锣鼓声，炳奎大妈精神矍铄地上场了。明亮的灯光把她健壮的身姿投在雪白的墙上，那么高大！她穿着土布裤子蓝罩衫，头上兜着一块两端织有花纹的蓝色头巾，一双眼睛象青年人那样有神。

不知啥时候，侯义人已站在老炳奎背后了。他戳戳老汉的背脊，皮笑肉不笑地说：“哎，我说炳奎哥，真没想到，你家老嫂子还真有一手哩，嘻嘻，演得不错！”其实，侯义人嘴上讲的和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一件事。自从队里成立了老妈妈文艺宣传队，他象被人在背脊里塞进一把麦芒似地难受，因为从此以后他翻旧倒古的市场就没啦，他企望那黑戏班子有朝一日聚众再兴的“理想”更要变成空想，他真巴不得立时打一个天雷把她们轰散了才好呢。

对侯义人的“心计”，老炳奎怎么看得穿呢？他心绪烦乱地叹了口气：“嘻，别的倒没啥，明朝到公社去演出要影响生产啊！”

“生产这么忙，日里去演出？”侯义人故作惊讶地，从左面跳到右面，伺机挑唆说：“再说，你家老嫂子管着谷种催芽，怎么跑得开？其实嘛，顾名思义，农业生产队是管农业生产的，搞不搞文艺宣传问题不大，假如生产搞垮了，那，嘿嘿。”

“唔？”老炳奎很有感触地直视着侯义人。

“宣传队这东西，弄得好是出风头，弄

不好是出问题。”侯义人又放低声音加了这么一句。

“咳！”老炳奎没听侯义人叨完，就快然一甩衣襟，走了。

三

如果说，隔日晚上队长老俩口的争执还只是池里波纹，那么次日清晨的这场矛盾就是江中大浪了。

一早，老炳奎照例反剪双手去田头田脑兜了一圈。回家吃早饭时，炳奎大妈正坐在广播喇叭下饶有兴致地学歌子，手掌还在膝盖上一上一下打拍子哩。他也不理会，只是淡淡问了句：“阿芳呢？”

“刚才到下伸店去买了两斤盐来，在房里呐。”炳奎大妈好不容易腾出嘴来回答一句，又唱开了。

老炳奎拿出碗来盛粥。揭开饭锅，眉宇间立时拧起个大疙瘩：“老太婆，粥呢？”

“炖在炉子上。”

“啥，你来看！”

“做啥大惊小怪！”炳奎大妈过来了，一看，自己也傻了眼：怎么是一锅开水？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是把竹箩里白花花的米倒进这锅里的呀！这……怎么搞的？

阿芳是个机敏的姑娘，她急忙舀一勺水放在唇边，吹口气尝了尝，咂咂嘴，咯咯笑道：“啊呀，妈，你是把我才买来的盐当成米拍啦。”

炳奎大妈恍然大悟：刚才炖锅时急着去检查谷种，回来取锅时又光顾了跟广播学歌，才闹乱了这个谱。

本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这会儿老炳奎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侯义人那堆话。顿时，心头就象面前这锅揭了盖的盐开水，腾腾直往上冒气：“看你，一天到晚就顾唱歌！”——他发现墙上的广播喇叭和自己的声音相克着，跑过去“叭哒”一下将开

关拉掉了。接着粗声大气地嚷道：“现在影响吃饭还不要紧，这样下去免不了还要影响生产！唱唱跳跳，粮棉产量能往上跳？”

“咋不能？政治夜校里不是讲‘精神可以变物质’！”

“啥？”他喷了口烟，又拍拍自己厚实的肩膀：“担子还得靠这上头挑！这样闹下去，一定要影响生产的！”他越说越来气。最后，竟然头也不回地闯出门去，丢下一句绝话：“我是队长，有权宣布：解散宣传队！”

“啥！”炳奎大妈愕然一愣，倏地抽身立起，追至门口，连声喊：“老头子！老炳奎！”

没有回音。只有柜上的台钟不紧不慢地“嘀嗒”、“嘀嗒”。

炳奎大妈怔怔地站了一会儿，蓦地一个转身跑进房里，从枕旁捧起一本毛主席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拉着女儿说：“阿芳，再帮妈一道学习学习。”

“喂！”阿芳答应着，端了个凳子，紧挨着母亲坐下来。

阳光照进窗棂，满屋一片光亮，母女俩一字一顿地读着：“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炳奎大妈按捺不住自己心头的激动，说：“阿芳，我演好《反复辟、反倒退》中的主角，也算是一颗‘小螺丝钉’吧？”

“嗯。”阿芳被母亲这番感情真切的话语深深感染了，她肯定地说：“妈，你说得对极了！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当好这颗‘小螺丝钉’，拧紧在革命的大‘机器’上。”

炳奎大妈望着女儿红扑扑的脸蛋，眼中透出熠熠的光亮：“可是阿芳，你爸爸为啥要解散我们宣传队？”

阿芳侧着头沉吟一下说：“因为他对我们贫下中农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对，这是主要的。另外，我总觉得，在你爸爸背后有阴扇子！”

并肩战斗的人总是心息相通的。阿芳当然知道母亲这“阴扇子”指着谁。“啊，是的，刚才我买盐回来时，在东壁脚就看见他在爸爸背后咕哩咕哩的。”阿芳说“他”时，特地用嘴点了点西隔壁。

“是啊，他这几天总缠住你爸爸……打着什么主意哩！”炳奎大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过，我们一定能搞通你爸爸的思想！脚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今天这演出去定了。来，阿芳，你把毛主席这段话抄在语录板上，让你爸爸回来时也看看。”

“对，”阿芳沙沙地抄完了这段语录，挂在墙上。不过，她可真担心，爸爸回来时，还不知会带来一张什么脸色呢。

四

阿芳的担心有点多余。傍晚，老炳奎开完会回来，一张脸就象平日里一样绵绵善善了。

原来，早上走在去公社的路上，老炳奎肚里那股火气还挺旺的。谁知到了中午，炳奎大妈竟然还是带着老妈妈宣传队演出来了。只见她神采焕发地走在最前面，一股贫下中农占领上层建筑的光荣感、责任感，象泉水一样在她胸中冲击……当她的眼光正巧与坐在近门的老炳奎相碰时，故意把头一抬，迈着有力的步子上台去。党委老陈亲切地引着她们上台，场子里突然掀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老炳奎心里格外烦躁。等宣传队员全走过去的时候，趁人不注意，转到最后一排挑个空位坐了下去。

演出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整个会场始终沉浸在掌声的浪潮里。这支老妈妈文艺宣传队初露头角，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战斗力！尤其是炳奎大妈，她象老战士重上沙场那么从容不迫，真演得鼓

舞人心哪！连老炳奎也有点激动了。

演出结束后，党委副书记老陈朝老炳奎走来，开口就说：“嚯，炳奎叔，你家大妈可真是八月柿子越老越红啦！”

老炳奎不自在地搓搓手：“她嘛……算啥。”

“算好呀！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你这当队长的抓得好！要抓下去，抓到底！”

老炳奎让老陈这么一说，脸上热辣辣的，一时竟找不出回话了。

“怎么，有困难吗？有的话提出来党委帮着解决。”

“没……”刻下，老炳奎只好支吾了。

“那好。哎，听人说上午大妈她们在田头休息时也演了一场，嘿，现在你们这生产队革命、生产越搞越热火，真不简单！”

老陈一声声夸，老炳奎脸上一阵阵红。本来嘛，原该挨批评倒错受表扬，是最让人羞愧的。好在此时下午会议开始了，老陈对他没讲几句话就上台前去了。可他留下的那一席话，连同老伴昨晚说的，却让老炳奎整整品味了一下午：怪，怎么老陈说的和老太婆讲的象是一只模子里倒出来的？——老炳奎知道，老陈是从来不容易表扬一个人、一件事的啊！

品味着，思忖着，他终于点了点头，可马上又摇起来。他心里想，看这形势，文艺宣传是要搞啊；可是搞宣传难免会影响生产，即使要搞，也不一定非得这些老太婆兔子充牛去拉犁呀。

散会后，老炳奎抬腿就往回跑。走到村西小桥头，见催芽室门开着，知道老伴在那里侍弄谷种。对老伴的活儿，他是可以放心的，为集体，她哪样工作不是尽心尽意地干个出色！

南边，就在那棵银杏树下，几个老年社

员带着几个今年才出校门的中学生正在麦垄里压基肥。

“嗨，队长回来了！”老远，侯义人就嚷开了。

老炳奎走近来，见田角里有一把铁镢空着，就拿在手里，跨进麦垄干起来。

侯义人走近老炳奎，咬着耳朵说：“炳奎哥，你大概不知道吧，今天上午她们宣传队在田里演了。”

“唔，知道。”

这口气，使侯义人感到意外：老头子的态度怎么远不是早上那个度数了？只好先顺风转舵：“是呀，演得还不错。当然，水平也总不能跟那些专业剧团出来的比罗！哎，我倒下决心了，也要为搞好队里的文艺宣传工作出把力！”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当然有一番算计：只要你队长一点头，我就堂而皇之地唱唱我的“节目”，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是虫也能唱成龙！到时候这对台戏一唱开，哼！这个老头子不把你们解散，我也非得把你们比垮不可！

糟糕的是，老炳奎一点也不知道侯义人在捣这些肚里“货”，反倒在那儿郑重其事地琢磨开了：哎，要说文艺宣传，这人倒是一把好手！人家吃这碗专门饭都几十年啦。不过，——他瞥了侯义人一眼：这人“底牌”可不大出色，于是严肃地说，“唱唱可以，可不能再说古谈旧了。”

这侯义人察言观色才真是把“好手”！他连忙接上了老炳奎那话：“炳奎哥，你放心，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还能说古谈旧？”

老炳奎嘴里喔了一声，自顾往前面压基肥，田头那几个小青年一来都是学校里出来的“故事迷”，二来也不大了解侯义人的底细，听他这么一说，都围上来了：“好，唱一个，唱一个！”

“好吧，既然队长同意了，我就来一段，”侯义人看看渐渐走远的老炳奎，把铁镢往

地下一横，朝柄上一坐，顺手牵羊地从地上捡块手心般大的碗片，叮叮咣咣敲起来，一时竟唱得唾星横飞。

几个小青年开始听不大懂，后来听听味道不对头，正想打断他，忽见他屁股下的铁镢柄一歪，一个仰八叉跌坐在地上，脸红筋涨地叫唤：“哎，哎，是谁……？”

“我！”

侯义人抬头一看，楞住了！他咽了口唾沫，说：“炳奎大嫂，你怎么也跟我开这玩笑？”

原来，炳奎大妈她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公社演出后，立即赶回来投入了春耕战斗。刚才，她正和阿芳一起在桥堍旁催芽室给谷种翻身，出门到河边提水时，发现南边麦田里怎么没了人影。侧耳细听，银杏树下麦垄里隐隐传来侯义人那怪腔怪调的声音。她估摸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凑上去一听，不由怒袭心头：这家伙不是在破锣重敲、旧戏再演？！便虎步上前，一脚碰歪了侯义人的铁镢柄，冲断了他的“好戏”。

“侯义人，不许你陈年的烂谷假充糯米卖！”炳奎大妈声色俱厉。

“这……哎，队长让唱的，我……我可是诚心诚意搞宣传哩！……嗨，瞧这疼的，我……”他情知在这儿待久了没好处，便装模作样地揉着屁股，爬起身就往人群外溜。

炳奎大妈声音中带着钢质：“侯义人，你听着，这是我促贫下中农的阵地，没有你的市场！”

她鄙夷地望着侯义人一步三颠离去了，转过身来看看从那边田头赶过来的老炳奎，问：“是你让他唱的？”

“怎么，有啥不好！”

“啥不好？你哪，脑瓜子里只装着粮、棉、油，忘了还有封、资、修！”

这下老炳奎又被惹毛了：“我不管文艺宣传，你说我不抓意识形态；这会儿管了，



又说我抓了封、资、修，这不好，那不是，未必只有叫你唱才叫抓上层建筑？”他气得站起来，直着喉咙说：“侯义人也不是地主、富农！哼，干脆，谁也别搞啥宣传了。”

炳奎大妈也何尝不激动！眼前这事使她更深切地感到：在农村文化阵地上，争夺和反争夺的斗争多么激烈！无产阶级没放松，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也在攻啊！而老头子恰恰对这场斗争看不见，闻不着！他没认识到革命的文艺有宣传鼓动作用，更没认识到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有腐蚀、破坏的反作用！归根结底，他还没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掌握文艺宣传这个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呵！

“老头子，”炳奎大妈严肃中不乏热情：“你说‘谁也别搞啥宣传了’，行吗？”

老炳奎一声不吭。阿芳却忍不住大声说：“不行！”

“我说也不行！侯义人呢，也不会说行！——当然，他不是地主、富农，但是他宣传的一套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你没听见他刚才唱的是什么？”

老炳奎气哼哼地：“什么？我又没许他说古谈旧！”

“没说古谈旧？……我问你，还记得六二年侯义人他们演的那出黑戏吗？”

“六二年？”老炳奎想了一想。

“你忘了，我倒没忘！那个黑戏叫‘贞节牌坊’。

那时，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我们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老天爷斗，我们队还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妇女突击队。可就在这个时候，侯义人他们抛出了这出黑戏，宣传‘夫为妻纲’的孔孟之道，企图瓦解贫下中农的斗志，真是毒透了！”炳奎大妈气愤地说。

老炳奎虽然在火上，但让老伴这么一提，倒也清醒了一些。那年，为了反击侯义人“唱唱讲讲”那一套，还真伤了不少脑筋！可是今天，他不是答应不再说古谈旧了吗？

“老头子呀，猫偷鱼吃嘴有腥，侯义人今天唱的东西，出出骨子，内容实质，全都是换汤不换药！”炳奎大妈愤然拆穿说。

阿芳接上话茬说：“就是嘛，刚才侯义人还在唱‘天字出头夫作主’哩，真是丢了破锣拉破鼓，改头换面贩卖孔孟之道！”

“哦，”老炳奎恍然大悟，想想两只戏，果然是“半斤五两”，他顿时按捺不住肝火道：“好你个侯义人，光天化日竟搞起石灰换面粉来啦！”

旁边那些小青年也都七嘴八舌地说：

“怪不得我听着味道不对，侯义人原来是在唱黑戏、搞复旧，向我们放毒呀！”

“大妈，大伯，我们下回再不听他的了！”

“是啊，歌声里面有斗争，时时刻刻要警惕！”炳奎大妈双眼亮闪闪地望着面露愧色的老伴，又看看几个青年说：“俗话说，‘稗草不拔，水稻不发’，两个阶级争夺文化阵地，就象水稻稗草争肥料！我们贫下中农难道能‘靠边点’、‘做观众’吗？不能！这‘主角’我们当定了！”说着，她的右拳又不由自主地晃在胸前，攥得那么紧！

看着母亲的拳头，阿芳仿佛就看到了母亲那颗火热火热的红心。她激动地补上一句：“对，我们就是要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彻底批判孔孟之道。”

“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阶级唱什么歌。阿芳，你这就教大家唱《贫下中农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炳奎大妈声音朗朗地说。

顷刻，战歌满垄，激荡得人人豪情奔放……

老炳奎心里浪涌波腾。他耳边复又响起了老伴炽热的话语：“这是斗争！……你不抓过来，地主资产阶级就会抓过去！”瞬间，“主角”和“主人”、“拳”和“权”这些含义深刻的名词在他心间翻腾不止。回想这两天里侯义人笑容可掬地在自己耳边吹的“风”，真是语音里有毒、笑纹里藏箭啊……

这会儿，正值队里收工钟咣咣敲响，老炳奎从纷乱的思绪中惊醒了。他抬头一看，咦，怎么东浜麦田里那些社员仍然干得

那么有劲哪？大概是没听见钟声。于是，他两手在嘴边搭个“喇叭筒”喊起来：“喂——收工钟敲了！”

其实，喊得再响也没用。——大家谁都不想歌手啊。

社员积极性这么高，真让老炳奎高兴，可他又揣测不透这是为什么。扭过头来看看老伴，老伴也正冲着他笑哩，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胜利者的自豪。

别管它，过去看看再说。他走过桥，在田岸边拉住一个短辫姑娘：“来，‘老实交待’，谁让你们加班加点的？”

姑娘嘴快：“咦，你没听炳奎大妈她们唱的：‘干社会主义就该鼓足干劲，奔共产主义就要快马加鞭’吗？”

一个粗手大脚的小伙子插话：“这叫‘看了革命戏，浑身添力气’！真的，队长，你没看到上午大妈她们的演出，真带劲！”

老炳奎听着，理出个门道来了：嚯，这文艺宣传还真有作用！看着这番热气腾腾的情景，他算是搞懂老伴说的“精神可以变物质”是怎么回事了。

落日时分，老炳奎跨进自家门槛，一眼望见了墙上的语录板。凭着政治夜校里识得的字，他默读一遍，下意识地点点头。忽然，他一步跨到广播喇叭下面，“叭哒”一声，早上被他关掉的喇叭又响了起来。

也巧，这时播送的正是白天会上大湾生产队老妈妈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实况录音，歌声抑扬顿挫、感人肺腑：

工农兵心最红，
革命路上打先锋。
高举红旗去战斗，
扫除一切害人虫。
……

（插图、题图：徐纯中）

第一线上

庄 大 伟



提起我们铜厂金工车间生产组负责人罗志江，大伙准会翘起大拇指，夸赞个没完没了。要是你大白天到办公室去找他十有八九会扑空。罗志江常说：“我们的指挥所不应该设在办公室，靠电话来指挥。我们应该到第一线上去！”可不，一清老早，他就到第一线——我们金工车间来了。

踏进车间，就能看到迎面的墙上刷着一行字体遒劲的标语：“抓批林批孔，促工业生产！”把整个车间映照得一片火红。

罗志江穿着一套满是油污的工作服，正在灵巧地挥动着榔头，在一只轴瓦上凿油槽。他年约莫廿七八岁。黑红的脸膛上，长着两道粗粗的眉毛，一对明亮、有主意的大眼，微微翘起的嘴角里，刻着一股坚定、刚毅而又谦和的神情。忽然，一个扎着两条羊角小辫的姑娘，迈着细碎的快步，走了上来。她姓焦，因为嘴尖口快，说话不让人，有股子辣劲，所以大伙都叫她小辣椒。小辣椒对罗志江说：“小罗师傅，你有电话。”

罗志江走到窗台边，拎起电话听筒，刚说了声“喂”字，对方就急匆匆地说：“你是志江吗？我是老陈，陈应功啊。喂，我问

你，那台拉伸机究竟啥时能投产啊？”

这会儿在办公室里跟罗志江通电话的陈应功，是厂生产组负责人。罗志江面对着眼前一派热气腾腾的场面，兴奋地告诉他：“现在攻关组的全体同志，正在努力奋战，估计很快就……”

还没等说完，对方不耐烦了：“我说志江啊，‘很快’究竟是几天？是今天？明天？还是今年？明年？现在是火烧眉毛的辰光，要是实在把握不大，我看……，唉，三句两句又讲不清楚。”

罗志江蹙起眉头说：“老陈同志，既然靠电话讲不清楚，我看还是你下来一趟，亲眼来看一看吧！”说完就“卡”一下挂断了电话。

在一边的小辣椒冲着罗志江问：“小罗师傅，是上级在问我们制造拉伸机的进展情况吗？你叫他们放心好了，我们就是用拳头砸，牙齿咬，也要把它造出来！真的！”

罗志江哈哈地笑着说：“瞧你说的，拳头、牙齿能造出机器？”

小辣椒也笑了：“我这是打个比方嘛。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工人阶级……”

志江接上去说：“我们工人阶级有志气！不怕没机器，就怕没志气。对吗？”

“对，对！咱们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小辣椒边说边卷起了袖子，学着罗志江的样子，也使劲儿挥起了榔头。

这时，从门外一前一后进来了两个人。前面那个就是陈应功，看上去有五十出头的年纪了。后面一个背着挎包的人，经陈应功介绍，才知道是电机厂的工人，姓沈。

老沈上前紧紧地握着志江那满是老茧的大手，说：“同志，我们急等着你们快造出拉伸机，拉出特长铜管来。我们厂的发电机上急着装配呢！”

陈应功紧接着说：“现在电机厂急需十一米长的铜管，我们的拉伸机再拖下去，就会拖电力工业的后腿了！”

罗志江说：“是呀，形势逼人！这也是一种促进，我们要快马加鞭，争取短期内攻克它！”

陈应功瞥了老沈一眼说：“要有拉伸机，造固然是一个办法，不过那可不是一天两早晨的事儿，即使造出来，质量能不能过关，也是个问题；另一个办法就是：买。”

小辣椒在一旁皱起了眉：“向谁买？”

陈应功胸有成竹地说：“上级根据我厂实际情况，同意给我们添置一些设备。我们何不趁此机会，要求进口一台拉伸机呢。”

这一下，简直象往热油锅里浇了一勺子水，立刻炸开了。

小辣椒嗓门最响：“啥？我们自己能造，为什么还要进口？不同意，不同意！”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气得胡子一翘一翘的：“我说应功啊，你，你对我们的劳动成果，抱啥态度呀！”

陈应功尴尬地捋着稀疏的头发，说：“啊呀，我哪有这么多时间跟你们拌嘴呀。”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纸，晃了晃，“瞧，还有这么多合同没有完成呢。”

罗志江接过他的话尾，坚定地说：“老陈，工作再忙，群众的意见不能不听！”

陈应功说：“道理是对的，可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扳扳指头算一算呀。”

罗志江走上一步，语重心长地说：“你七算八算，就是没有把我们工人的智慧、力量算进去。自从攻关小组成立以来，才短短十几天，那台拉伸机的架子就已经装好，再突击一下，今天就可以试车了。你怎么忽然提出要进口洋机器？这需要多少时间？要花国家多少外汇？帝修反时时刻刻在卡我们，这些你都算过没有？”

罗志江又对老沈说：“你放心，我们决不拖你们后腿！”说着他弯下身，用足劲道从地上搬一根轴，搬了两下没搬动。小辣椒和老沈忙上前帮忙，三人“嗨——咗——嗨——”一下子把那根轴搬上了钳桌。

陈应功见老沈干净的衣服沾上了铁锈，过意不去地说：“老沈，快掸掸。”

小辣椒一边帮老沈拍着衣服上的铁锈，一边说：“衣服上的锈，掸得干净；思想上有‘修’，可就麻烦了！”

陈应功刚才被罗志江轰了一炮，现在又被小辣椒戳了一枪，气得别转屁股走了。

二

窗外的天空上，铺满了一大朵一大朵绯绯红的火烧云，真好象是一座火焰山，拦在人们面前哪！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大伙围着正在装配的拉伸机,捋胳膊,挽袖子,热火朝天地干着。

罗志江正在纠正小辣椒握凿子、挥榔头的姿势。忽然,他发觉小辣椒那握凿子的左手,又红又肿,捏着的凿子直哆嗦。

“你的手怎么啦?”

小辣椒嘴里说“没啥,没啥”,一边竭力把手往身后藏。其实,罗志江已经看到了,小辣椒的手掌上,鼓起了好几个大水泡。

罗志江说:“你的手还太嫩哪。”

小辣椒把脖子一挺,说:“嫩,就练呗!”

这姑娘倒有股子犟劲,罗志江着实高兴:“好,有志气!咬咬牙加紧练,一定会长出老茧来的。”说着就劲道十足地干起来。

干活只要一来劲,时间就象长上了翅膀。瞧,才一歇功夫,天就黑下来了。弯弯的月牙,象吊车上的钩子,稳当地垂在半空。星星眨巴着眼睛,在和灯火争明斗亮。

罗志江扳紧了机器上最后一只螺丝帽。可以试车啦!小辣椒兴冲冲地递上一根铜管。车动了,可刚拉到一半,只听“嘣”地一声,那根轴断了。

再说那位陈应功正在办公室里拨算盘、排计划,忽然隐隐听到车间里拉伸机有响声了,莫非真开始试车了?刚站起身来,又听“嘣”地一声,他知道苗头不对,赶紧拉开门,正要下楼去,只见对面墙上新贴着整整三大张大字报,墨汁还没有完全干。开头几行用红笔划出的大字,分外醒目:

不怕任务再重,
就怕不靠群众。
不怕没有机器,
就怕没有志气!

嗯,准是小辣椒他们贴的。上午小辣椒到陈应功这儿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翻出一段孔老二的话,问他:“老陈师傅,你来解释解释,孔老二在胡说些啥呀?”陈应

功接过书看了半天才张口:“嗯,小……小……”他一下子想不起这个嘴巴挺厉害的姑娘姓啥,就说:“小同志,反正一句话,孔老二这家伙根本就看不起广大人民群众。”小辣椒说:“是嘛,孔老二代表的是腐朽没落阶级。我们无产阶级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老陈师傅,你可勿要上孔老二林彪的当,看不到广大工人群众的力量啊!”陈应功一听,怎么把他跟孔老二、林彪扯在一起了,忙分辩道:“不要瞎三话四!”小辣椒偏钉牢不放:“你不用不服气,为啥同样是抓生产的,人家小罗师傅把车间比作前沿阵地,心和群众贴在一块儿,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你呢,难得下来一次,也象无轨电车停站头,几分钟换一个地方。”嘻,这些小青年啊,嘴巴真厉害。好了,现在干脆把大字报贴到门口了。陈应功心里恼火,也顾不上看全文,赶紧下了楼。

一进车间,他的面孔立刻板得铁紧。他走到正在热烈讨论的攻关组工人那里,开口就说:“同志们,还是听我老陈两句。既然能进口拉伸机,何苦花九牛二虎之力呢?”

小辣椒见陈应功又来拦路,火气更大了。她利利索索地拆下那根断轴,一面搬一面叫着:“喂,站开点,碰脏衣服不管啊。”

陈应功闪了一下身子,气呼呼地说:“反正我决定了,非进口不可!我马上到局里去。”说着,他急匆匆地就往门外走。

罗志江看到他对工人群众这种粗暴的态度,心头的火苗子一下子窜得老高。禁不住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

陈应功慢慢地停下了步子。

罗志江走到他面前,一字一顿地说:“群众的大字报,你去看过吗?”

陈应功说:“为了对国家负责,就是贴再多的大字报,我也不在乎。不过,我要提醒你,志江,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钳工,而是车间生产组的负责人。完不成党交给的

任务,你要负责!”

罗志江针锋相对地说:“只要依靠群众,我相信一定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你不用拿这一点来卡我们,不过我倒要提醒你,你把群众抛在脖子后面,这是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很危险!”

小辣椒在一旁敲边鼓:“小罗师傅说得对。你看不到工人群众的力量,脑子里只想‘进口、进口’,就是危险,这是在走老路!”

三

这一天,罗志江和大伙肩并肩,叮叮咣咣突击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陈应功一进办公室,电机厂的老沈就在等他了。老沈从包里取出一根特殊合金的粗铜管,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加工拉长到十一米,电机厂搞试验急等着用。陈应功说:“你不是不知道,我们那台拉伸机还是飞机上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呢。”老沈说:“这我知道,是不是你领我去跟老师傅们商量商量,有没有其他办法?”陈应功光摇头不答话。老沈只好失望地下了楼。

老沈想,是不是自己去找工人同志商量商量,特别是那位热心的罗志江。想到这里,他回过身,快步走进了金工车间。也正是巧,经过一夜的战斗,这时拉伸机已经重新装好,在试车。黄灿灿的铜管拉了出来,……九米、十米、十一米,好!老沈一见,跟大伙一样,心里别提多乐了。他忙上前把来意说了一遍,罗志江当然一口答应,当下就接过了合金铜管,用手掂了掂,拿出分厘卡仔细一量。在一旁的小辣椒早已掏出口袋里的计算尺,“唰唰”一拉,立刻准确地报出了数据。罗志江利索地装上模子,一道一道地拉,不一会就拉好了。

老沈紧紧地握住罗志江的手,连声说:“真感谢你们呐。”一会儿他又讲:“你们楼

上的那位陈同志呀,可真是严重脱离群众。应该叫他下来,向工人同志好好学习。”

小辣椒见老沈一个人没法拿这么长的铜管,就抢着说:“来,我帮你送到你们厂里去。”老沈一早进厂时,这短短的铜管是放在包里的,现在拉成长管子了,所以还得去找陈应功开出门证。于是,两人把铜管轻轻往地上一放,上了楼。

陈应功一见老沈又来了,连忙讲:“你不要再来搞七念三好哦。讲不行就不行。我要下车间劳动去了。”说完,他唯恐被老沈缠住,忙从墙上取下工作服,掸了掸上面的灰尘,往身上一套。

老沈说:“你是要快点下去,到生产第一线去,看看工人群众的力量。”当陈应功听说管子已经拉好,要开出门证时,讲啥也不相信。气得小辣椒一把把他拉到窗前。陈应功一见,这才连声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他捋了捋稀疏的头发,心中是又喜又愧,三下两下办好手续,匆匆下了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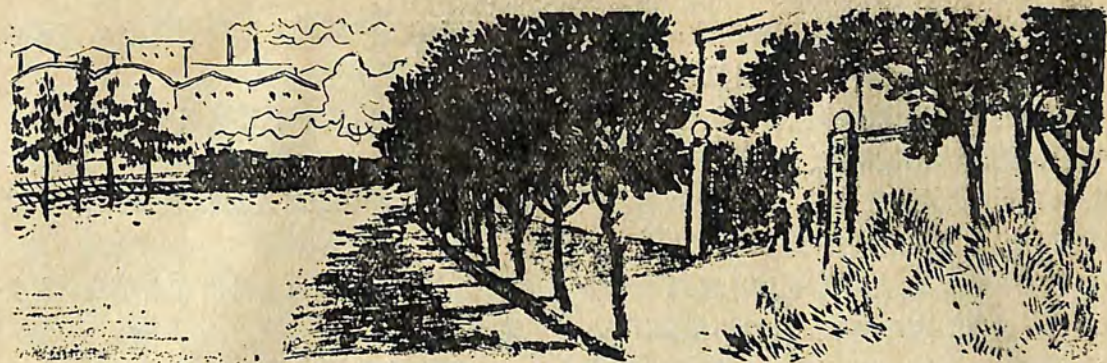
一踏进车间,就见那台新造的拉伸机在神气地拉着一根根铜管,速度那样快,质量那样好。陈应功睁大眼睛,看出神了。

罗志江走到陈应功身边,把一把榔头送到他手里。陈应功一看,正是前两年他下车间劳动时用的那把,现在榔头生了锈,木柄的下端有条豁缝,新缠着一道道铜丝。罗志江见他吭声,便语重心长地说:“同志,记住:自力更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就在群众当中!我们的指挥所,不应该设在办公室;我们应该和群众一起战斗在第一线上!”

这几句话在陈应功听来,每个字都是滚烫滚烫的。他看看自己的工作服,没有几点油污,口袋里塞着的手套还是雪白的。他羞愧地低下了头……

一道桔红色的朝霞,把“抓批林批孔,促工业生产”的大幅标语染得鲜红鲜红……

(插图:施大畏)



闪闪发光的日子

袁 航

闪闪发光的七月二十一日，留给我多少不平凡的记忆！今天，它又在批林批孔的战鼓声中来到了。

每年今天，我们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都要组织毕业生返校活动。我们这些工人学员欢聚一堂，交流回到实践中去的体会。于是，我赶了个大早，又来到了母校。

东方刚刚放亮，厂区就敲起了热烈的锣鼓。“咚咚锵，咚咚锵”，震落了晨星，迎来了朝霞。阳光铺洒的厂区中央大道两旁，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在翠绿的冬青树丛中飞扬。校门边挂着的那块白底红字的“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牌子，不知是谁，给它戴上了一朵用绸布扎成的红花。朝霞映在牌子上，泛起一层火红的色彩。

往常，当我经过这里时，我总要满怀深情地看看它。今天，它在我的眼里分外光彩夺目。六年了，这一块牌子，经受了多少次风霜雨雪的侵袭。可是，它依然是那样红光闪闪！我凝神望着它，思绪万端，顿时想起了六年前的那一天……

六年前的那天，我们正在飞旋的车床旁操作。广播里突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指示我们“走上海机床厂从工

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车间里顿时沸腾起来了。一张张流满汗水的脸膛上显露出无限兴奋的神色。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毛主席及时总结了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的经验，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我正抓过一团回丝，使劲擦擦手中的机油，忽然，背上被人拍了一下，原来工人们都自动围在一起，商量着写一张倡议书，成立工人大学。我兴奋地去找来了笔墨、红纸。于是，在一阵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我们把倡议书贴到了厂革会办公大楼。厂革会很快就召开大型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支持了我们的倡议。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是不会一帆风顺的。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背后放起阴风，胡说什么：“工厂办大学，哪里来条件？教授、教材、图书馆呢？”企图反对这一新生事物。厂革会及时领导工人群众反击了这股妖风。全厂展开了几次大辩论，批倒了这些谬论。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取得了胜利。那个难忘的夜晚，我找来了油漆，亲手漆好了这一块红光闪闪的牌子。然后，在人山人海的簇拥中，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

中，我们把这块牌子挂到了校门边……

就在挂牌子的时候，我看见有着二十年工龄的工人阿虎，神色特别兴奋。他摆摆手，请旁人把掌声、锣鼓声暂时停一停，打开了粗大的嗓门：

“明天，我们这些普通的工人就要来到自己的大学里学习。我马上就想到了十年前的一件事。那年夏天，我们小组的工人，看到国家急需一种高级镜面磨床，心里都很着急。大家细细讨论了以后，想出许多点子，叫我画了一张草图，送到厂部设计组去。一个月过去了，却杳无音信。我们便接连去催。有一天，草图终于被送回来了，展开来一看，真是把人的肺都气炸了！设计室里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老爷，在上面写了两行字：‘弄不清 ABC，怎么搞设计？’真是屁话！工人，难道我们工人就不能搞设计！我只觉得那行字，变成了一张丑恶的面孔！资产阶级老爷嘲笑我们，我们难道就撒手不干了！不，我们就是要为党、为祖国争气！我们就是要干给他们看看，而且要比他们干得好，好上一百倍、一千倍！……”

阿虎的话，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响。厂革会负责人老王脸色严肃地对大家说：“阿虎说得好！这就是我们七·二一大学上的第一课！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一课！”

老王的话是多么意味深长啊！……

如今，六年过去了。当我又一次望着这块红光闪闪的牌子时，真是感慨万千！

我马上又想起了我的同学阿虎。我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没有看见他，便想到他的车间里去看看，约他一起返校。

十分钟之后，我跨进了装配车间。车间里好似沸腾的海洋，一片喧闹声。头顶上，行车响着铃声驶来驶去。耳边，是机器的轰鸣声。走过了过道，我被一块写气象预报的小黑板吸引住了，小黑板当中写着今

明两天的天气预报，四周边角上却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

“阿虎，明天中午帮我们小组画一张革新图纸。”

“阿虎，晚上工人理论组活动，别忘了。”

“阿虎，我们的龙门刨有点毛病，有空来一下。”

还有一条写得更有意思：

“阿虎，你已有三天没到我们二工段来了，再不来，我们派几个小伙子来揪啦。”

看来，阿虎成了车间里的大忙人啰！

这时我看到车间的负责人炳根走过来，忙问道：“阿虎呢？”

炳根一见是我，便笑着说：“找你的老同学来了？他从大学回来后，简直是个长了翅膀的老虎。批林批孔，他走在前头；改革生产设备，大家要找他。你怎么还要找他？真要把他分成几个人呢！”

长了翅膀的老虎！多么有意思的话。

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怎么不能找他！”

“对对”，炳根说，“七月二十一日嘛。阿虎大约在七·二一大学教学成果陈列室那儿。你去看看。”

我告辞了炳根，走出装配车间不远，前面是横着的一条铮亮的铁路。平台上，几辆铲车来来往往，正把一箱箱磨床往车皮上装。我知道这些磨床都是运到大西北去的，它们是七·二一大学的学员们设计的。

铁路旁边有一幢楼房，这里就是七·二一大学教学成果陈列室。同车间相比，这儿是另一种气氛。淡绿色的墙壁，清洁的地板，一台台漆成浅灰色的磨床整齐地排列着。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有立式的，还有卧式的。许多产品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怀着自豪的心情，慢慢地走着，细细地看过去。心里甜滋滋的。蓦地，

我眼前一亮，那是什么？那不是阿虎十年前那张设计图纸中的产品——一种高级镜面磨床吗？！我象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反复端详着它，轻轻抚摸着它。几缕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照在由高级镜面磨床加工好的工件上，那比镜子还明亮的工件一闪一闪的，好象在说话。它在揭露昨天的修正主义路线，它在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

阿虎啊阿虎，你为我们工人阶级争了气！我忽然想起了炳根的那句话：“长了翅膀的老虎。”是的，象阿虎这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进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再回到实践中去，岂不如猛虎添翼吗！

我忽然看见陈列室的一个玻璃柜旁，有个眉毛粗浓的中年人，正从柜内取出一张图纸，瞪起一双虎虎有神的眼睛在望着它。

正是阿虎！他在干什么？

我走过去，拉拉他那件褪了色的工作服，他回过头来，见是我，马上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叫着：“是你？老同学，老战友！”

“怎么还不去学校？”我问。

“正要去呢，带上这个！”他晃了晃左手捏着的图纸。

我凑近了一看。看清楚了，这就是十年前被资产阶级老爷嘲笑过的图纸。这也就是今天生产出高级镜面磨床的最初的蓝本！

阿虎的脸色是那样深沉，缓缓地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虽然打破了资产阶级妄图垄断技术大权的迷梦。但是，这

一场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要坚持毛主席指出的‘七·二一’道路，也总是有人要想反对这一条道路。林彪不是企图复辟倒退，扭转历史的车轮吗？我们要时常想想这一张图纸，决不能让这样的图纸再出现。我们不仅仅是大学生，更重要的还是个工人。工人就应该这样战斗！”

说得真好。这就是我们工人大学生的精神面貌！

我完全理解了阿虎的心情。我说：“你是打算把这一张图纸拿到今天的聚会上去？”

“是的。”他说，“我们不能忘了昨天，我们要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向明天前进！”

我的情绪顿时激昂起来。我觉得许多话儿涌上了喉咙。一把拿过这张图纸，说：“快走。”

图纸，在我的手里是那样沉甸甸的。

我们走出了陈列室，沿着一条广阔的大道向校园走去。大道两旁，一排排淡黄色的校舍座落在绿树掩映之中，嫣红的夹竹桃花儿开得正茂，低垂的杨柳在微风中摆动着。

一阵汽笛声、排气声、车轮碰击钢轨发出的铿锵声，由远而近。原来是刚才看到的那辆满载着七·二一工人大学成果的火车启动了。它沿着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的路轨向前飞奔，一直驰向望不到尽头的远处……

(题图：肖方)



英雄光辉照银幕

——评赵勇刚的银幕形象

陆 民

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所进行的京剧革命，已经整整经历了十个年头。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推动和繁荣了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最近上映的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彩色影片，就是盛开在社会主义银幕上的又一枝绚丽的鲜花。这部影片，无论在导演、摄影、美术的处理上都很有特色，取得了新的成绩。影片更有气势地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壮丽图景，更生动地描绘了赵勇刚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英雄光辉照银幕，这是坚定不移地实践革命样板戏创作原则的结果。

电影与京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把革命样板戏拍成电影，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积极的再创造。在再创造过程中，是否认真贯彻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是关系到进一步塑造和突出还是削弱甚至损害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根本问题。影片《平原作战》根据革命样板戏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突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创作原则，充分调动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塑造和突出赵勇刚的英雄形象。

在环境的处理上，影片运用电影艺术在表现空间上更多的自由，一方面强化了舞台构思中的精华，一方面对舞台所提供的背景作了适当的延伸和加强，使之更有利于用典型环境来烘托典型人物。影片一开始，在沉闷的点点枪响、嘶哑的犬吠虫鸣

声中，用一个大全景横移来展现这样一幅图景：平原一望无际，炮楼歪斜林立，沟壕纵横交叉，灯火时明时暗。使人一看就感到日寇的铁蹄正蹂躏着我国的土地，迎接赵勇刚的是艰苦严酷的斗争环境，这样就为赵勇刚率领战士出场演出威武雄壮的斗争活剧，提供了用武之地。这个镜头最后移到一丛生气盎然的绿树，并用化入的手法加以强调。让赵勇刚在高昂豪迈的音乐声中，流水疾风般地穿梭在绿树丛间，影片用挺立在日寇碉堡中间充满生气的绿树，生动地烘托了赵勇刚的革命精神，形象地喻意了反侵略的人民战争是必胜的。

影片又运用了电影艺术能够逼真地直接刻划人物动作和神情的特长，使赵勇刚与敌人英勇战斗的武打场面和武打动作显得更有气势、更为激烈，突出地描绘了赵勇刚英姿勃勃的战斗风采。在拍摄“智取炮楼”一场赵勇刚和日寇曹长等敌人的交手时尤为成功。摄影机的镜头始终跟着赵勇刚展开，使赵勇刚一直居于战斗的中心，突出他对这场战斗机动灵活的指挥和带头勇猛杀敌，富有强烈的实战感。影片在拍摄这段戏时，对赵勇刚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动作，如用车鞭打落日寇曹长手枪等都用了特写镜头加以强化，使赵勇刚杀敌的英姿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影片在赵勇刚毫无惧色徒手对付日寇曹长和日兵时，用了一个变焦距镜头，从全景急速推成

近景,把赵勇刚抓住紧张战斗中的一瞬间,低头看刀的动作和神情突现在银幕上,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赵勇刚的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在赵勇刚脚踩日寇军刀到出敌不意飞速利落地以脚挑刀、紧接在手时,影片运用镜头技巧,结合赵勇刚的动作,从特写猛拉成全景,把赵勇刚的这一精彩的动作完整、逼真地展现在银幕上,把英雄“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革命气概刻划得淋漓尽致。

唱腔是革命现代京剧塑造英雄形象的一个主要手段。尤其是主要英雄人物的核心唱段担负着揭示英雄主要性格特征的重大任务。影片《平原作战》在处理赵勇刚的核心唱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永不迷航》时,改变了故事影片摄制中镜头分切过多的做法,基本上用一个长镜头一气呵成,但又通过镜头的运动和运动中所产生的节奏,做到有变化、有层次地完成这个成套唱腔的拍摄,既保留了京剧舞台艺术的特色,又使赵勇刚的革命激情体现得更为感人。影片在赵勇刚起唱“月色微黄——”时,镜头移成月色微黄的夜空和一望无际的红高粱的空镜头画面,丰富了唱句的内容,并以寂静的画面来反衬赵勇刚内心的“军情急如火”;影片以运用自如、酣畅流利的镜头来表现赵勇刚想念延安城、想念毛主席的激动心情,这里用全景、远景来拍摄他幅度较大的舞蹈动作,又用近景、特写拍摄他心潮起伏的面部表情,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的教导使他产生了无限的力量;赵勇刚用毛泽东思想去检验四个“为什么”时,镜头运动逐层递进,一步步深入地展现了赵勇刚由表及里的分析,最后得出了正确的判断;影片用蕴含革命感情缓缓推成近景的镜头,突出了赵勇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永不迷航”的重要唱句,深切地表现了赵勇刚对伟大领

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以及自觉地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指导自己行动的高度政治觉悟;最后,影片用一个固定的全景镜头来完整地拍摄了赵勇刚一段坚定刚毅的歌舞,显示他“炸军火决不动摇挥兵前进”的决心,以及用跳成近景的对比方法,进一步抒发赵勇刚“迎来个新中国灿烂辉煌”的革命理想,从而深刻入微地表达了这一核心唱段的革命精神。

彩色影片《平原作战》的摄制经验又一次证明,要塑造好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必须做到满腔热情,千方百计,无论对英雄人物周围一景一物的描绘,还是对英雄人物一言一行的刻划,都要做到精心设计,为突出英雄人物服务。

彩色影片《平原作战》在摄制过程中,遵循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原则,运用电影艺术的特有表现手段,着力于正确处理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矛盾冲突更为激化。在斗争中进一步突出赵勇刚的英雄气概;在斗争中更加深刻地体现了赵勇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这是影片的又一可喜成绩。

《平原作战》是以赵勇刚为代表的抗日军民与以龟田为代表的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为主要矛盾线的。而“爆炸军火”一场,则是赵勇刚与龟田进行面对面斗争的重场戏。影片在赵勇刚上场前,先用了一个稍俯的横移全景,来表现日寇的刀枪架成巷、吼叫如狼嚎的一派戒备森严、充满杀机的景象,这种如临大敌的画面一下子把矛盾激化了。而火车司机打扮的赵勇刚却犹如闲庭信步地在刀枪丛中从容而出,影片用近景镜头生动地展现了他镇静自若的神情,同上面镜头以鲜明对照,更加突出了赵勇刚的英雄胆略和战斗风貌。接下来,赵勇刚与龟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交锋,赵勇刚绘声绘色、对答如流,使龟田的再三盘问语塞

告终。影片在拍摄这场舌战时，始终让赵勇刚居于银幕的中心，而龟田在他周围转，既直接描绘了赵勇刚在这场斗争中胸有成竹，稳如泰山，又抓住了龟田开始的阴险狡猾和最后的沮丧表情来反衬赵勇刚的胜利；在龟田抓不住赵勇刚任何破绽，穷凶极恶地要没收以烟土伪装的炸药时，影片用全景急速推成中景的变焦距镜头，迅速完整地拍摄了赵勇刚挺立而出、脚踩箱子、敞开衣襟、露出手枪的干练动作和豪气逼人的“亮相”，赵勇刚的银幕形象顿时显得顶天立地。影片以对拍赵勇刚和龟田的方法，加快镜头衔接，产生强烈节奏，进一步展开了这场斗争，这里，赵勇刚的主动进攻显得更有气势，而龟田节节败退的窘相和最后的赔礼道歉，又有力地衬托了赵勇刚的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这场戏的拍摄，彻底批判了“谁有戏就把镜头给谁”的“正不压邪”的错误论调，从镜头运用、画面安排，场面调度等各个方面都着力于进一步突出赵勇刚在对敌斗争中的主导地位 and 不可战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又批判了“无冲突”论，反对为了“突出”英雄人物，而简单的削减敌人的镜头或把敌人处理成模糊不清的做法，努力激化矛盾冲突，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做到“以邪衬正”。这些经验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

“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这是赵勇刚优秀品质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侧面。影片注意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体现赵勇刚热爱人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这一光辉品格。“不屈不挠”一场，在日寇凶恶残暴地火烧张庄的冲天大火中，在人民群众对日寇不屈不挠斗争的熊熊怒火中，影片精细入微、动人心弦地深入刻划了赵勇刚与人民群众的亲密无间的关系。“那里有人民那里就有赵勇刚”，人民的安危时刻牢记在英雄的心头。在赵勇刚看到倒在地上的张

大娘时，影片用特写镜头突现了他的震惊，紧接着又以全景拍摄了他“跨腿”、“蹉步”急奔大娘身边，真切地表现了赵勇刚如火烧心，对大娘有着无限深切的感情。在大娘牺牲后，影片用运动缓慢的镜头专门拍摄了赵勇刚脱下大娘给他缝的衣服，盖在大娘的遗体上，拍摄了他和群众一起抬着大娘的遗体庄严而下，画面充满着悲壮的气氛。这时，镜头又沿着大槐树齐齐上升，洁白的槐树花充满整个银幕，先烈的崇高精神永远牢记在英雄的心头。接着，镜头又齐齐降下，赵勇刚一人持铁锹在树下向大娘默默致哀，影片顺着赵勇刚深情的目光，拍摄了一个被张大娘挖地道磨成月牙形的铁锹的特写，赵勇刚晶莹的泪水滴在上面。生动地体现了赵勇刚对大娘“为抗日献出了火热的心肠”的无比崇敬，又表现了他对敌人杀害张大娘的无比仇恨。上面一整段戏，赵勇刚没有一句话，但由于影片发挥了视觉艺术的特长，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抓住典型的细节，加以刻划、深化，因而富有艺术感染力地表达了赵勇刚与人民群众之间枪林弹雨隔不断的鱼水深情。影片在拍摄下面赵勇刚“战斗的遗言激励着我们打天下”这一唱段时，让赵勇刚的形象处于熊熊烈火的映照之下，有力地表现了他“平川有边仇无涯”以及把悲愤化为力量的战斗决心。当赵勇刚在鼓励群众坚持战斗时，以犹如铁壁铜墙的群众作为背景，大有“一人倒下万人起”的磅礴气势，人民群众的“不屈不挠抗强暴”，进一步烘托了赵勇刚的英雄形象。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描绘好英雄形象必须写好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有些文艺作品，往往不大注意刻划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结果英雄人物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得不到充分的揭示，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也就显得不可



工人作曲家

王树滨

白天，炼钢炉前挥钎舞锹，
把金灿灿的钢水牵绕；
夜晚，创作班里谱写曲调，
让时代强音直冲云霄。

若问你创作动机是啥？
“阶级的委托，党的号召；
立志让粗大的手掌握文艺武器，
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休息时摊开沾上油污的歌谱，
请来师傅细推敲；
下班爱从江边走，
听海港工人号子声震浦江潮。

革命样板戏的光辉照心头，
战斗的旋律使你开了窍；
谁说“大老粗”难入音乐门，
战友们就是爱唱你谱的曲调。

你笔下的每一个音符，
把“轻歌曼舞”的靡靡之音横扫；
你用歌声怒讨林彪孔丘，
一首首战歌，就是一把把钢刀。

听，《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
唱出革命者满腔欢笑；
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鼓舞千万人志壮情豪。

呵，咱们工人的作曲家，
你告诉人们音乐武器并不玄妙。
战歌字字烈火铸，
壮曲声声唤惊涛，
高唱吧，让祖国大地，
永远响彻进军号！

（题图：陈达林）

信。有些作品虽然写了英雄人物与群众的关系，但没有象影片《平原作战》那样，把这种关系围绕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主要矛盾线去展开，因而，这些关系虽然写了，但没有得到本质的反映，也没有感染力，显得不深刻。

让哪个阶级的英雄人物成为银幕、舞台的主人，从来就是文艺领域中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场斗争还在继续。彩色影片《平原作战》的摄制经验证明，在任何样式的文艺创作中，只有坚持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才能塑造好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我们必须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继续认真实践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争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来，塑造出更多更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来。



热情歌颂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人物

——评《一篇揭矛盾的报告》

杜华章

短篇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是一篇热情歌颂“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人物的好作品。它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毫不动摇地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女闯将”任树英的英雄形象。通篇就是写任树英在全工业局的“现场会议”上的一个报告，讲她和长江灯泡厂的工人群众，在生产显像管的问题上，跟公司生产组长胡政民的一场严重的矛盾斗争，所以叫“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其实，我们也很可把它看成一篇“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报告。

战斗在工业战线上的年轻的党支部书记任树英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脾气不算坏，你有理，骂我一顿、打我一顿都不要紧。”但是碰到原则问题，谁要拖革命、生产的后腿，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她却寸步不让，真有点“棉里藏针”的味道。你看，胡政民卡长江厂，她当面责问胡政民，胡政民似听非听，头也不抬，胡搅蛮缠，她“把手上的铅笔头给揪断了”；胡政民跑到长江厂来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她“几乎是命令式地”把他留下，并把全体工人招来，要胡政民把计划“跟群众谈一谈”，把个胡政民弄得下不了台。在事关路线的斗争中，写

出了她的火辣辣的性格，在火辣辣的性格中，闪耀着无产阶级的坚持革命原则、坚持反潮流的思想光芒。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只有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革命者，才能勇敢地抗击修正主义的潮流。任树英也不是抽象地“所遇常抗”、“顶撞上级”。她与胡政民的矛盾，看似围绕着生产斗争开展的，实质上却是一场深刻的路线斗争。在工业战线上，是象任树英那样充分发动群众，为了“用新的成绩打击帝修反”，“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而大干特干，还是象胡政民主张的那样的“蜗牛”慢慢地爬行，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区别。任树英确信自己和广大工人同志们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而大干的决心是正确的，所以就豪迈地宣告：“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就干，干到底，不回头！”她反潮流的力量源泉就在于此。

正因为这场生产战线上的斗争是一场路线斗争，因此，任树英也就政治挂帅，首先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与胡政民展开了反反复复的交锋。会上争论，会后辩论，送意见条，直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一个“揭矛盾的报告”，这样，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

了路线觉悟，看清了胡政民那一套主张的实质，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结果，生产“比原计划翻了一番，成本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一句话：抓了革命，促了生产。任树英作为一个自觉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略方针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就呈现在读者眼前了。

任树英形象的刻划，是通过三个斗争回合来实现的；作品强烈而富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也是通过这三个斗争回合来展示的。

第一个斗争回合：显像管超产了，但由于成本高，超得越多，亏损更大，造成财务上开“红灯”。因为显像管是急需产品，一定要搞上去，根据任树英及长江厂工人的意见，“要把显像管生产搞上去，就得先降低成本，要降低成本，就要大干。”而胡政民却认为：财务上开“红灯”，工人劳动“白花”，是“严重的生产事故”，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理由是“生产显像管是蚀本生意，多做多蚀，少做少蚀，不做不蚀”。两种意见，争持不下，闹个“不欢而散”。究竟谁是谁非？自然任树英走的路线是正确的。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归哪个阶级所有，社会生产就不能不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被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所占有，他们经营商品生产的目的是疯狂地追求利润，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而社会主义企业却完全相反，劳动人民成了生产的主人，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凡是符合这个需要的，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扩大生产；相反，凡是不符合这个需要的，利润再大，也不能任意扩大生产。当然，我们也讲利润，但这是为了积累更多的社会

基金，以便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归根结蒂，还是为了满足无产阶级专政和劳动人民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从这点出发，任树英认为长江厂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干，发挥工人阶级的创造力。而胡政民却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他的所想所说，正如阿宽师傅所批判的，“一切围绕在‘赚钱’‘蚀本’这几个字上转”，“那同资本主义有啥不同”？真是一针见血。胡政民所设想的那一套，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这样的人，怎么会支持工人为革命而大干呢？怎么会不拖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

第二个斗争回合：胡政民见任树英还不“听话”，就滥用权力，不准光明玻璃厂生产玻壳，卡住长江厂的脖子。任树英一面挺身而出，跟胡政民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责问“生产显像管犯了哪条法”，驳得胡政民恼羞成怒，一走了之；一面组织群众，到光明玻璃厂“访问”，宣传党的路线，赢得了光明厂的支持，使胡政民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了空。这里，又清楚地显露了胡政民搞社会主义是一个十足的“外行”。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集中统一的整体。毛主席说：“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这就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厂企业之间，要相互协作，相互支持。这样才能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现。而胡政民的所作所为，却与此大相径庭。他企图迫使社会主义企业互相扯皮、互相制约，以邻为壑，承袭了全套的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和思想作风。这是胡政民必然要阻碍社会主义生产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个斗争回合：胡政民见任树英压

不垮、卡不住，于是又生一计，准备“向国外引进一条流水线”，以把任树英他们搞的土设备以及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挤出去，来保证他所要的“利润”。任树英见胡政民已经“病入膏肓”，于是召集全厂工人，要他“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开成了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大会，让他在群众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个脸，洗个澡”。最后在公司党委的支持下，任树英他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也就是这篇报告的由来。斗争不在引进技术本身。我们并不反对从国外引进必要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引进不是主要的，引进不能变成依赖，更不能取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中国走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的根本保证。任树英他们正是这样干的，因此能甩开洋拐棍，搞出象“隧道烘箱”之类的先进技术设备。而胡政民对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一概视而不见，宁可把钱送给“洋菩萨”，还美其名曰“友谊”。这样“引进”的结果，就只能永远跟在外国人的后面爬行，怎能谈得上高速度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呢？怎么谈得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呢？

这三个斗争回合，从情节安排来看，是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互不相干的几个孤立的情节堆砌，而是一环扣一环，最后形成群众斗争的高潮；从思想内容来看，也是一以贯之的。它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生产

战线上所存在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揭示了抓革命和促生产之间的关系，即政治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斗争的关系。而这些斗争的实质，就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是要复辟？坚持前进还是要倒退？

表现这场严重的斗争，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黑货，如利润挂帅、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觉悟。但是革命不可能一次完成。在一定的条件下，死灰尚能复燃，更何况胡政民所向往的那些东西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比胡政民走得还要远的人不是没有。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无论在政治思想领域或经济领域，都会出现前进与倒退的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不允许，劳动人民不允许。哪里出现象胡政民这样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物，那里就会出现象任树英这样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战士和他们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尽量改造他们。我们的文学艺术，就要歌颂和支持任树英这样的模范人物，使他们的精神发扬广大。

《一篇揭矛盾的报告》这样做了。希望有更多的文学作品更好地担当起这个光荣任务。



通过个别反映一般

——从短篇小说《追图》谈起

范中柳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拿起笔来,努力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这是件大好事。在创作实践中,有一些经验需要总结,也有些问题需要讨论。这里,我想通过小说《追图》(载《朝霞》二月号),就如何反映文化大革命本质的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毛主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八年来的斗争和胜利,始终贯串着并一再证实了这个真理。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中,有没有揭示这一本质,关系着作品的政治方向,关系着在现实斗争中起什么作用。《初春的早晨》就表现了风雷激荡的“一月革命”时期夺权斗争的本质,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通过矛盾冲突的发展和不同人物形象的对比,奏出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凯歌。

《追图》看起来与《初春的早晨》这样正面描写“一月革命”的作品不同。但现实生活本身的规律和文艺反映生活的规律,决定了在反映共同本质的前提下,这种不同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应该的。文艺的特点是典型化,即通过特殊性反映普遍性,通过个别反映一般。个别反映一般越充分,越

深刻,典型化的程度就越高,作品的思想教育意义便越大。《追图》这篇小说的长处和不足之处,都可以从这儿找到答案。

《追图》的情节,围绕着追回一张被资产阶级“权威”扣压的工人设计的图纸而发展。这样的事件,如果仅仅从对待工人群众创造发明的态度来写,固然也未必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显然难以表现出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本质,缺少鲜明的时代特点。《追图》的好处则是:通过看起来是技术领域里发生的矛盾,侧面反映了一场政治上的惊心动魄的夺权斗争。它通过典型环境的概括和矛盾冲突的提炼,揭示了“一月风暴”之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正在更深刻的程度上进行。

小说一开始就写出,工人设计的这张技术革新的图纸,要解决的是登陆艇制造任务中的关键问题。制造这批登陆艇,不是一般的生产任务:文化大革命前,它被走资派退掉了,“一月革命”夺权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又主动地要了回来。生产战线上的斗争往往包含着政治斗争的内容。对这项任务的一“退”一“要”,本身就反映了夺权前后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这样,提前完成制造任务,便成为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

会的实际行动，与政治斗争相当直接地联系起来了。而资产阶级“权威”陈昌谷为什么要扣压图纸？无非是为了对抗夺权斗争，利用这张图纸挑动技术人员与工人对立，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一月革命”后为什么他还能够扣压图纸？这是因为他还有那么一点权。这个文化大革命前的技革办公室主任还是死抱着“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放，利用他负责技革项目审查工作的权力，继续对工人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小说中老蓝师傅等英雄人物的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就在于没有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把注意力仅仅停留于经济技术领域，而是一眼看穿了斗争的实质，并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这样，小说围绕追图展开的一场斗争，从一个角度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斗批改的必要，并揭示了工人阶级要巩固夺权的成果，就必须和技术领域打破资产阶级专政、实行坚强的政治领导。小说从这个角度回击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复辟思潮。读者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让陈昌谷之流继续在走资派的保护下为非作歹，压制和反对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我们的革命事业怎么能迅速前进呢？对于整个文化大革命来说，这样一场具体斗争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一种“个别”，而作者在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方面作了认真的努力。

但这里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我感到不足之处是小说在揭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方面，还可以更深刻一些。既然写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那么，与陈昌谷的斗争应当更紧密地服从于与走资派的斗争，而这一点，现在还写得比较朦胧，换言之，技术领域的斗争与政治领域的斗争之间的联系，还应该写得更密切一些。与此相关，陈昌谷的政治面目现在还不够清楚，他进

行破坏活动的目的性和危害性还可以进一步明朗化。总之：个别反映一般还不十分充分。

《追图》的得失使我们联想起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文艺作品经常遇到的处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这里，我们不妨先重温一下革命样板戏的经验。革命样板戏在反映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都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但这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特点是存在于不同革命阶段的“个别”之中的。表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作品就各有特点；同是表现抗日战争的作品是否就完全一样了呢？也不是。比较一下《红灯记》和《沙家浜》，《白毛女》和《平原作战》就可以看出：它们是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斗争形式，来反映贯穿于八年抗战时期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反抗日寇侵略者的矛盾。而《龙江颂》和《海港》，又分别从顾全大局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题，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这样，从《杜鹃山》到《海港》，就组成了一幅党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风起云涌、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表现了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总形势、总趋向，也即从特殊见到了一般。鲁迅在谈到文艺创作时，也曾多次讲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当全面地表现一个“太伟大的变动”有困难时，不妨先表现“一木一石”；当表现全体有困难时，不妨先有选择地表现一个局部，而把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局部“合起来”，也就是“或一形象的全体”。我们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研究和学习这些宝贵的经验。象文化大革命这样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如此波澜壮阔，影响深远，引起了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一部文艺作品，特别是短篇小

说,要作全过程的、全面的、系统的反映,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去揭示这场革命的本质,同样可以组成一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波澜壮阔的画卷,使人们形象生动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对于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来说,都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我们肯定《追图》的基本倾向,主要原因也在这里。“无个性即无共性”,如果拒绝在一个广阔的领域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用丰富多采的表现方法来表现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伟大意义,那么,文艺作品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任务就会被架空,就无法完成。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生活中的个别并不等于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列宁说得好:“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既然这样,要创造典型,我们就要进行分析、选择、提炼,力求准确地、深刻地通过个别反映生活的本质,反映时代精神,反映斗争的普遍规律。绚烂多采的革命样板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途径表现了中国革命的普遍规律,就是最好的例子。那种只讲

特殊性不讲普遍性的“恶劣的个性化”的倾向,是我们永远要反对的。在这里,是否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决定性因素。抓住个别现象故意夸大,否定事物的本质,或者干脆把反映矛盾普遍性即共同性的革命原则斥之为“公式化”、“概念化”,这历来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惯伎。在文艺作品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这方面的斗争。在革命队伍中,也存在如何准确地反映这场大革命主流和本质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群众运动。马列主义者必须时时洞察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本质,并把它明确地揭示出来。在写革命文艺作品的时候更应该这样。

反映文化大革命是文艺领域里的一个新课题,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斗争。对于那些反对或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而在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对于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实际问题,则可以通过实践、通过讨论、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来逐步解决,以便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扩大收订启事

《朝霞》月刊自七月份起交由邮电局在全国发行。由于发行面广,发行数字有限,不少读者来信反映未能订到。经研究决定扩大收订。凡要订阅本刊的读者,请径向当地邮电局办理订阅手续。每期定价0.25元,每季订费0.75元。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上海人民出版社



煤 嫂

王 继 刚

一

咱们的“煤嫂”，
并不姓煤，
只因她爱煤爱得深呵，
拿煤当宝贝……
那天丈夫下厨房，
正要去倒灰，
猛听她呼喊：“快回来，
灰里还有碎煤核，
扔了多浪费！”
丈夫耸眉笑答对：
“煤核是宝贝？”
煤嫂笑微微：
“煤是工业粮，
该有多珍贵！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咱们就是应该——
身居煤海节约煤！
你说咋不对？”

二

半年前，
成立“三八采煤队”，
矿上开大会。
煤嫂“啜”地跳上台，
拳往桌上擂：
“孔老二死了几千年，
林彪为他当跑腿，
污蔑咱妇女，
黑话一大堆。
我家那一位呵——
学习不认真，

流毒满脑袋，
说什么在矿上长到这么
大，
还未见过女子采煤队。
早先那阵子——
谁见过女同志能上天，
谁见过女同志能潜水…
哼！男尊女卑思想要批
判，
我坚决加入女子采煤
队。”
台上走惊雷，
台下人声沸，
不知是谁故意把手指：
“喏！这位就是她那
位……”
丈夫脸红轻声答：
“批得有理我就改！”

三

有一回，
泥堵的炮眼积了水，
炸药发潮就报废，
误了生产少出煤。
疼得她，
象摘心和肺！
水、水、水呀！
脑中绕，梦里飞……
正赶上年三十过除夕，
圆鼓鼓的饺子翻水沸。
她拿笊篱捞，
咦？捞上饺子漏下水…
望着笊篱她出了神，

象发现了哈宝贝。
不觉中，
饺子又一遍遍倒进锅，
凝思中，
笊篱又一次次漏着水…
放下、捞起十几回，
好好的饺子，
全煮碎！……
她眼一亮，松展眉：
哈！有法儿了——
若用碎石堵炮眼，
不也象笊篱能渗水?!…
丈夫直埋怨：
“包的是饺子，
你偏要吃片汤！”
她嗤嗤一笑：
“今儿的片汤可有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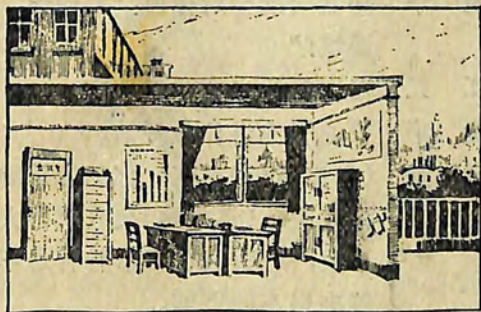
四

“三八采煤队”，
威名震矿内；
“抓革命，促生产”，
采煤指标破云飞！
前一阵揭开光荣榜，
煤嫂的照片在首位。
一个姑娘对人说：
“哟，咱那煤嫂
原来是姓梅花的梅！
不过——
用这‘煤’字倒更美！
你说对不对？”

(插图：方向明)

工厂的主人

(独幕话剧)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班集体创作

贺国甫 黄荣彬 执笔

时间 一九七一年春。

地点 浦江手表厂。

人物

江红——女，二十四岁，新产品车间工人。

赵勤——女，五十二岁，厂党委书记。

晓华——女，十九岁，新产品车间工人。

周铁——男，四十五岁，厂生产组负责人。

周明——男，十四岁，学工学生，周铁的儿子。

[海关钟楼高奏《东方红》。音乐声中幕启，浦江手表厂生产组办公室。室内有写字桌、靠背椅、电话机等物，明窗净几。左侧后方有边门通会议室。

[生产组隔壁的会议室中传来阵阵掌声，赵勤由会议室上。

赵勤 (面对会议室)就这样吧，照工人同志的意见办！(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接技术组……我是赵勤。刚才会上同志们都说，昨天新产品车间工人小江同总工程师进行的技术辩论，是贯彻技术民主的一个好办法。建议你们订到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中去。……对！对对！要支持，一定要支持！(放下电话，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

[江红、晓华低语着上。

晓华 (走到门口，探头探脑地)老赵同志在吗？(说完赶紧躲在江红背后)

赵勤 (摘下眼镜，站起来，迎了上去)小

江，进来。（转身拉住晓华的手）你呀不用躲，听声音就知道是你在调皮。

晓 华 你也认识我，我可不像她，既是生产能手，又是学习标兵，上过报，登过台，名声大，厂里谁不知道她！

江 红 （含羞地）晓华，我可没惹着你。

赵 勤 咱们厂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新产品车间有个三快姑娘，手快、脚快，特别是嘴快，说话说得……象挺机关枪。

晓 华 你！……人家瞎说，你党委书记也相信啊？

赵 勤 看到不良现象狠狠地开它一下，这很好嘛！……

晓 华 不谈这个，今天有正经事。……小江你说吧。

江 红 老赵同志，这个月生产的SI型表，有百分之二十每天走时误差超过二十秒，有的甚至超过三十秒。这样下去……

赵 勤 是呀，SI型表本来允许误差是三十秒。你们根据战备需要，贴出大字报把出厂标准提高为二十秒，这样，产质量的矛盾就产生了。

江 红 解决这个矛盾只有改革4B洋机。

赵 勤 技术部门组织了改革4B洋机的会战，可是进展不大……

晓 华 有些人只敢在洋机上修修补补，不失败才见鬼呢！老赵同志，改革洋机，我们小江有一个胆小鬼不敢接受的方案。（从江红手里夺过图纸塞到赵勤手里）

赵 勤 哦！有这么厉害（接过图纸细看）。

晓 华 改革洋机，她在半年前就在打主意了。这么厚一叠，全叫她画满了。别看她的嘴平时用撬棒也撬不开，心里可有主意了。

赵 勤 小江，你为什么不早说？老周就是为了SI型表的质量问题上天津去的。

江 红 我早对老周说过，但老周……

晓 华 他摇摇头，说：“不行，唔，改革洋机要谨慎，手表厂这个家难当呀！”

江 红 老赵同志，我总想，如果把全厂工人发动起来，人人当家作主，这个家不就好当了吗？

赵 勤 对，小江，你说得对呀！我们要让全厂五千多工人都来当家作主！

晓 华 那老周准会对你说：“要谨慎，要谨慎！”

江 红 老周的话也有对的地方……

晓 华 要你替他讲什么好话。

赵 勤 （看完图纸）小江，你的想法确实很大胆。（沉思地）要改就得大胆地改，彻底地改，修修补补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晓 华 啊呀！老赵同志，今天才知道，你的脾气跟我一个样！

赵 勤 哈哈……跟你一个样？……

晓 华 对，一样干脆！告诉你，我呀，看到那种婆婆妈妈、拖拖拉拉的样子就有气！

赵 勤 不，得象小江那样，敢打敢冲又谦虚谨慎。（见晓华会意地点头，转身对江红）小江，你的方案我马上送技术组研究，你也参加，没问题的话，立即试验。和总工程师的方案一起搞。

晓 华 太好了！小江，咱们走！
〔江红与晓华欲下，江红走到门外停住，转过身来。〕

江 红 老赵同志，今晚我们班学习《鞍钢宪法》，你也参加，好吗？

赵 勤 好，一定来。喂，小江，你们班在学习《鞍钢宪法》的同时，要争取

订出一套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来。这一点没忘记吧？

江红 嗯。咱们班对制订新的规章制度劲头儿可大了，出了不少点子，到时候你来帮我们总结。

晓华 今晚上小江作中心发言，题目是实行三大民主，工人要当家作主！

江红 (对赵勤)老赵同志，晚上等你。

赵勤 一定来。
〔江红与晓华奔下。〕

赵勤 (望着江红她们的背影)靠群众才能当好家。
〔赵勤自语间，周铁已走进室内。〕

周铁 当好什么家？

赵勤 哎，老周，回来了？黑了，也瘦了。累坏了吧？(替周铁倒上茶来)老周，SI型表质量问题……

周铁 没解决！这次我先上天津手表厂，然后又到北京、青岛跑了一趟，收获不少，大家都在攻关解决SI型表。(抬头看见墙上生产图表)甭，产量日日上升，党委书记就是有办法，这个家你当得好呀！

赵勤 我有啥办法，靠的是大家。大伙的劲头……

周铁 早看见了，一进厂门，全是大字报，声势倒不小！

赵勤 形势还在发展呢。瞧，这办公室空堂堂的，几个委员全下车间同群众谈心去了！

周铁 哦！怪不得我一进厂门，动件车间的老王就说：“老周，回来啦，过会儿上我那儿去一次，我有事同你商量。”装配车间的老张也要我去谈。唉！才回来，哪有这么多闲功夫！

赵勤 怎么？到群众中间去怎能说是没闲功夫？

周铁 全厂这么多人，谁想找我谈就去谈，哪来这么多时间，再说……

赵勤 再说咱们大小是个干部，怎么能随叫随到呢，对吗？

周铁 是嘛。噢……(尴尬地笑了笑)怎么能这么说呢？

赵勤 你呀！……
〔两人俱笑。〕

周铁 (往办公桌前一坐)咳，一坐上这把椅子就叫人头疼，担子重，家难当啊。上管政治路线，下问鸡毛蒜皮，样样离不开咱，不容易呀！

赵勤 只有发条，表是不会走的，光靠几个领导办不成大事，得发动群众，群策群力才行！

周铁 噫，众人拾柴火焰高。不过，弄得不好就乱套，甚至会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次，我算下定决心了，回厂第一项工作就是抓制度，订措施。

赵勤 “乱套”……“无政府主义”……老周，这样看待群众的积极性可不对呀！搞生产是确实需要合理的规章制度，可问题在于执行什么样的路线，这个规章制度，靠谁订，靠谁抓，又是为谁订，为谁抓？

周铁 领导呗！(从书橱中捧出积满灰尘的三本又大又厚的书)这是六五年的手表厂管理条例，这是六二年的，这是瑞士的，让管理部门批判地吸收有益的东西，订它一套出来！(动手掸去本子上的灰尘)

赵勤 (一惊)老周！掸去了灰尘就干净了吗？

周铁 当然，这些东西很多地方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它的参考价值。

赵勤 老周，别忘了：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周 铁 可制度不订不行,这次生产 SI 型表给我们的教训够多了!

赵 勤 唔?……你倒说说。

周 铁 以后详细谈吧。(猛地想起)老赵,4B 洋机会战没有什么结果吧?

赵 勤 (不语,沉思)……

周 铁 难哪!

赵 勤 改革洋机,小江有个很好的方案。(把江红的图纸给周铁)你看看。

周 铁 (接过图纸)她以前同我谈过,不行,太玄!

赵 勤 新的方案你还没有看,怎么就说玄了呢?

周 铁 (翻阅图纸)我预备把总工程师的改革方案先试验一下。这个方案写得头头是道,有理论根据。

赵 勤 小江的方案比总工程师的完善得多。而且两个方案代表两条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群策群力,彻底改革;一个是闭门造车,修修补补。

周 铁 你呀……(笑了笑又转口说)小江他们得着牯牛当马骑,咱们当家的,可不能由着她们的性子来。(把图纸放在桌上)

赵 勤 老周,当领导的,关键在于抓路线。

周 铁 这我知道,我是抓生产的,具体问题不能不考虑得多些。

赵 勤 (拿起图纸)我把小江画的图纸送技术科去研究一下。老周,在你身上似乎缺了点啥,咱们搞工业的要正确对待工人群众,否则的话,危险!

周 铁 “危险!”有这么严重?

赵 勤 事实会证明的!(下)

周 铁 “危险?”(思索地)不见得吧。(在室内来回踱步)4B 洋机改革看来没希望……(猛地想起)噢,还有这倒透了霉的摆轴生锈花了五年

时间都没解决,真叫人头痛……
〔晓华急奔上。〕

晓 华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老赵同志,快,老赵同志!

周 铁 晓华。

晓 华 老周,你回来了,这件事……

周 铁 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

晓 华 供销组老王说本月生产的 SI 型表马上要出厂,可里面有部分表走时误差不符合标准!超过三十秒!

周 铁 让不合格的表出厂,这怎么行?

晓 华 可不是吗!你快去解决一下吧!

周 铁 你先回去,我马上找他们谈。

晓 华 好。(下)

周 铁 (拿起电话)喂,接供销组。是老王吗?我是周铁,……对对,回来了,回来了。同志,SI 型表是军用表,必须坚持高标准。……什么?仅仅超过一秒吗?能不能挑出来……都混进去了……哦,出厂标准二十秒是小江她们贴大字报轰出来的,建议嘛,还不是国家规定。采购员坐在你们那儿催货?(略一思索)喂,这次算了,下次,误差三十一秒的表可不许出厂!……我现在就把合同带来。(放下电话,从抽屉里拿出合同,思考着)出厂标准提高为二十秒,真是头脑发热!任务怎么完得成!SI 型表出厂标准是三十秒,合同上都写清了的!(又拿起电话)要新产品车间。告诉江红,等会儿要她上生产组来一次。(放下电话,关上门匆匆而去,订货合同掉在地上也没发觉)

〔周明手捧螺丝帽奔上,推门没推开。〕

周 明 喂,里面有人吗?(见无人回答便

绕过走廊，跑进办公室)老赵同志，这么多螺丝帽堆在仓库里生锈，这怎么行?噢!老赵不在。(见周铁掉在地上的订货合同，捡了起来)对，写张小字报，等下了班再来找他们谈谈。(坐在办公桌前写小字报)

[江红上。]

江 红 老周同志。

周 明 小江师傅。

江 红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周 明 我看到仓库里堆着许多螺丝帽都快生锈了，就拿几颗到这儿来找领导。小江师傅，你不是说学工学生也要当工厂的主人吗?

江 红 对，周明，你做得好，你在写什么?

周 明 写小字报，(念)“螺丝帽，虽然小，祖国建设不可少，爸爸的大少爷作风要检讨，否则贴他大字报!”(神秘地)这些螺丝帽是我爸爸放在那儿的，听说没他的同意谁也不准动。哼!就他说了算?

江 红 (看纸)这是订货合同。看，上面还有你爸爸的签字。

周 明 (一拍脑袋)啊呀，这下可闯祸了!(十分焦急)这合同还能用吗?(见江红没有回答更加着急)

[外面传来周铁的声音：“噢，真怪!”]

周 明 我爸爸来了，我爸爸来了!

江 红 小明，不要紧，别怕。

[周明见去路被堵，便躲入会议室。]

周 铁 刚才我明明记得合同是放在口袋里的……(低头寻找。见江红)好，你来了，坐，坐坐!(低头找合同)

江 红 老周同志，合同在这儿。

[周铁接过合同，发现小字报。]

周 铁 (念)“……否则贴他大字报。周明。”(猛地把合同往桌上一放)胡闹，他人呢?

江 红 小明他在……

[周铁转身跑到门外，左右张望。周明从会议室中探出身来，摇手示意江红不要把他躲的地方告诉周铁，然后，又躲了进去。]

周 铁 (气呼呼地回到室内)哪里还有规矩，尽捣乱，明明不是他管的事，偏来插一手，连他都这样，这个厂我还能管吗?不象话，太不象话!

江 红 老周同志，小明做得对嘛!

周 铁 (哭笑不得)好啦，别夸他了!唔，听说你一定要改革4B洋机?

江 红 为了保证SI型表的质量，我们打算这样做。

周 铁 改革洋机活象在黄浦江上走钢丝——险哪，弄不好全厂生产都要受影响。

江 红 我们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

周 铁 这怎么能万一呢?回去告诉同志们，4B洋机千万不能动。

江 红 老周同志，老赵……

周 铁 回头我会同她交换意见的。

江 红 可现在技术组已经……

周 铁 已经在研究你的方案，是吗?不要紧，我会替你拿回来的。

江 红 什么?这我不同意!

周 铁 ……如果全厂工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生产就上去了!领导上对你寄有很大的希望，可现在你却跟着一些人大呼隆，要珍惜自己的荣誉呀!

江 红 我们考虑的不应该是自己，而应该是全厂的生产，是革命的需要。

周 铁 (冷冷地)好吧，下次再谈，我再重

复一次，4B 洋机不准动，这是厂生产组的决定！

江 红 (走到门口，转身坚定地)老周同志，4B 洋机一定得改革，工人阶级的责任促使我们这样做，我相信，以后你会支持我们的。(下)

周 铁 (自语似地)唉！得加强管理，关键在于“管”！(拍了一下桌上那几本管理条例)得马上订它几条！
〔晓华气冲冲地上。〕

晓 华 老周，真气人！供销组的老王硬要让这批表出厂。他还造谣说放表出厂是你亲自批准的。我跟他讲道理，他骂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难听的话还多着呢。老周，你快去呀！

周 铁 晓华，别这样，别这样！（倒上茶来）先喝茶。

晓 华 都快火烧眉毛了，还顾得上喝茶。你快去呀！（上前拖周铁）

周 铁 晓华，是我同意的嘛。这是因为……

晓 华 什么？(猛地)把茶泼在地上)是你同意的？你，你简直是……

周 铁 我了解过了，这批表误差基本上不超过三十秒。

晓 华 那里面还有误差三十一秒的表呢！更不要说军用表出厂标准提高了！

周 铁 真能提高当然好，问题是现在达不到。那里面有些表误差仅仅超过一秒，而且是极少数，人家又等着拿货。

晓 华 你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现在全厂上下想的是二十秒，干的是二十秒，可你，你一回来就挡道！

周 铁 谁挡道？

晓 华 你！

周 铁 (恼火)这些事不用你来操心，能不能出厂，我负责！你的责任是回车间搞好生产！

晓 华 不，我就是管。不合格的表就是不许出厂！

周 铁 你呀……难怪刚才老王说你……

晓 华 (激动地)说什么？

周 铁 你自己刚才说的嘛！

晓 华 (气极)你，你……我算看清你了，没有你机器照样转，象你这样的生产组负责人，咱们工人不要！

周 铁 (克制自己)好，好好！（转身向外走去）

晓 华 你，你……
〔周铁下。〕
〔晓华望着周铁离去的方向气愤极了。〕
〔周明由会议室上。〕

周 明 晓华师傅，你别生气，是我爸爸不好！（见晓华没作声十分着急）晓华师傅，你……(奔了出去)

晓 华 真没想到老周他……
(江红出现在门口，周明跟在后边)

江 红 晓华！

晓 华 (奔向江红)小江……

江 红 晓华怎么啦？

晓 华 刚才老王骂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想不到老周他，他也这么说！

江 红 老周就是有任务观点，只讲计划，不顾质量。三十一秒的表怎能放出去呢？他……得向党委汇报。

晓 华 你不知道，还有人说：“这几个姑娘，把这儿当自己的家了，样样自作主张，一会儿改革洋机，一会儿阻表出厂，也太那个了。”还有人说：“普通工人管那么多干什么？”

江 红 普通工人？晓华，工人阶级是创

造历史的主人，跟着毛主席，咱们能翻乾坤，换新天，跟着毛主席，咱们能让共产主义在全人类实现！旧社会，咱们工人只能当牛作马，今天毛主席要我们当家作主，咱们能不好好干吗？

晓华 (十分激动)……

江红 我再问你，你管这些事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你自己吗？

晓华 为自己？我要是为自己早就不管这些事了！要是为自己，我干完八小时早就回家了！

江红 咱们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厂里的事，咱们工人现在要管，将来要管，要管到底！

晓华 可他们要让表出厂怎么办？

江红 表是出不去的。就是出去了，咱们也要把它追回来！

周明 对，追回来！对我爸爸的错误思想应该斗争，我和你们站在一起！

晓华 好！（上前同周明耳语）……你敢不敢？

周明 敢！我在这儿等他！

江红 晓华，你又搞什么鬼？

晓华 这你别管！走，找老周去！
〔江红、晓华下。
〔周铁上。

周铁 小明，你来学工，不在车间好好劳动，到这儿来干啥？这又不是在家里，到处乱跑。（见周明没回答，大声）小明！

周明 这厂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周铁 什么？快回去！（象撵鸭子似地赶周明）

周明 爸爸，你坐下。

周铁 什么事？

周明 我想找你谈一次。

周铁 你，你也要找我谈话？胡闹！

周明 (装着大人的样子) 这个，这个……你为什么要让不合格的表出厂？（头一扬）唔！

周铁 去去，没你的事，小孩子胡闹！

周明 我是学工学生，小江师傅说，对厂里的事情也要关心。你这样做是对人民不负责。我就要管一管！

周铁 管老子？胡闹！得让你们老师好好管管你。

周明 哼，你不接受，我也有办法对付，你这是封建家长式！（拔腿往外跑）

周铁 (气极)你给我回来！……越来越不象话了！
〔江红上。

江红 老周同志。

周铁 什么事？

江红 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那批SI型表……

周铁 (冷冷地)不用了，那批表质量基本符合原定标准，可以出厂。

江红 根据战备需要，这批表出厂标准最好是二十秒，但现在个别的是三十一秒。

周铁 党委支持你们是对的，但是根据目前条件，我们只能尽力争取，若成为制度，咱们厂就会完不成国家计划，得从全厂出发，顾大局！

江红 是要顾大局，你说得对！SI型表是给咱们亲人解放军的，它的质量直接影响咱们的国防建设，目前国际斗争形势极其尖锐复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周铁 江红同志，你扯得太远了！

江红 不，只有把我们的工作同全国、全世界的革命形势紧密地联系起来，才能激起我们的革命干劲。老

周同志,提高SI型表的质量,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全厂工人的共同心愿,这批表不能出厂!

周 铁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问题是现在还达不到,现在生产任务眼看就要完不成,采购员同志在等着拿货!作为一个厂的生产组负责人,我该怎么办?所处的地位不同呀!全厂生产计划完不成,该负责的不是你小江,而是我周铁!担子沉,家难当呀!

江 红 完不成国家计划难道我们工人没有责任吗?你有困难为什么不找大伙儿商量呢?担子重,你为什么不发动群众一起来挑呢?改革4B洋机就是为了……

周 铁 改革4B洋机?谈何容易!你这是有意和我唱对台戏哪!

江 红 唱对台戏?老周,你这看法不对!

周 铁 不对?不管怎么样,4B洋机没我的同意,你们不准动!(欲去)

江 红 (拦住周铁)老周!

周 铁 为了对浦江手表厂负责,我不能不这样做,这是我的责任!(真切地)你的意见我们欢迎,但最终得由生产组决定。一般地说,一个工人不应当过多地干涉全厂的生产事务,因为他了解的情况毕竟是有限的,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个问题我会让总工程师去解决的!

江 红 每一个工人都应该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厂里发生的一切!你太不相信群众了!

周 铁 什么?……
〔晓华手持大字报上。〕

晓 华 (对周铁)这次咱们心平气和地来谈谈,坐!

周 铁 (看了晓华一眼)你……

江 红 老周同志,我建议让全厂同志来辩论一下,这批表该不该出厂?

周 铁 可以可以……不过,那批表恐怕已经出厂了!

江 红 SI型表没有出厂,采购员同志支持我们的意见,他已经走了。

周 铁 (一惊)什么,你让人家走了?你,你们简直胡闹!(抓过电话机)供销组。喂,老王,快,快去把采购员给我追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放下电话)江红同志,你也太过分了!

江 红 老周,你不要动气嘛,我们可以讲道理呀。(周铁不理,愤然下)

晓 华 (把大字报一挥)小江,咱们贴!

江 红 贴!
〔两人贴大字报,贴罢看了看。
〔少顷周铁怒气冲冲地上,看大字报。
〔喇叭里传来周明的广播声: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厂生产组负责人执行什么样的管理企业的路线?革命的同志们……

周 铁 (上前把广播喇叭关掉)是小明,……执行什么样的管理企业的路线?!

〔三人对视。

周 铁 好,你们有大字报欢迎你们贴,不过,该说的我还是要说,该管的,我还是要管。(海关钟响,周铁对表)唔,表停了!

晓 华 得上发条啦!

江 红 老周同志,我们希望你能认真考虑群众的意见。
〔电话铃响,周铁接电话。

周 铁 什么?(猛地把电话放下)我早知

道会有这样的结果!(重新把电话拿了起来)总工程师在哪儿?让他们停下来,马上停下来!(放下电话)

[江红、晓华惊疑地对视。]

周 铁 (对江红)提高出厂标准,改革4B洋机,不让SI型表出厂,全是你们搞的?

江 红 是的!

晓 华 怎么,错了?

周 铁 错了,全错了,错定了!

江 红 什么?

周 铁 告诉你,技术组来电话,4B洋机开刀没有成功,新产品车间生产流水线全部停顿,你的所作所为给全厂带来多大的损失!

晓 华 (窘急)失败了?那,那怎么办?

江 红 (镇定自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欲下)

周 铁 慢!我有几句话得先说一说。江红同志,你成了生产能手,学习标兵,你登过台,上过报,这一切都是党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你想过吗?你又怎么回答刚才晓华提出的怎么办的问题?

江 红 (默默无言,凝视前方)……

周 铁 你在成绩面前,低着头看影子,自看自大,忘乎所以,你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明,你目无组织,目无领导,你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

[江红转身就往外走,晓华随之欲下。]

周 铁 不用去了,太晚了,留在这儿好好想想吧!一味追求个人成绩会摔跤的!

晓 华 小江不是那样的人!

周 铁 好啦,好啦!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下一步怎么办?

江 红 当然是向前走。现在,重要的是要找出失败的原因,继续试验!

(要往外走)

周 铁 不,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这个!

(一拍桌上那几本工厂管理条例)

晓 华 这是什么?

周 铁 这是六五年的手表厂管理条例,这是六二年的,这是瑞士的。(递给江红)

江 红 要这些干什么?

周 铁 唱戏靠嗓子,拉弓靠膀子,管理工厂就要靠严密的规章制度!

江 红 靠这样的规章制度?

周 铁 我想以你们班组为试点,批判地吸收这些本子中有益部分,订出一套规章制度来,在全厂推广!

晓 华 小组试点,全厂推广?

周 铁 如果有了严密的制度,分工明确,各守本职,什么改革洋机,什么阻表出厂,就都不会发生了!

江 红 我们工人需要合理的规章制度,但决不能要这样的东西,(把条例扔在办公桌上)这是修正主义的黑货,资本主义的破烂!

周 铁 这里面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批判,需要改造,不过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回去告诉同志们:一、制定规章制度;二、停止改革洋机;三、立即放表出厂!

[江红站着不动,晓华怒视周铁。]

周 铁 去吧,去吧,不要难过,以实际行动挽回影响,做错了事,改了就好嘛!

江 红 不!这样的制度我们不订,洋机改革要继续进行,不合格的表不许出厂!这些事我们非管不可!

晓 华 对,我们非管不可!

周 铁 你,你……你要知道,今天,你犯

的错误，性质是很严重的。要么改正错误，要么从明天起你就离开新产品车间。两种处理办法，你考虑一下吧。（转身走进会议室）

晓 华 老周！老周！……我找老赵同志去！（奔下）

江 红 要我离开新产品车间，不！（从口袋里掏出《鞍钢宪法》）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明确地指出要“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原则，我们应该这样做！
〔周铁上。〕

周 铁 怎么？

江 红 改革洋机失败了，我有责任。不过我们这样做没有错，而是你错了。我承认我的一些做法超过了你规定的职责范围。但是，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作为一个工人，对革命有利的事就应该干，对革命不利的事就要抵制。开始的时候，我也有顾虑，怕人家讥笑，怕人家议论，可现在我不怕了，这是革命的需要，（双手紧紧握住《鞍钢宪法》，一字一顿地）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样做的。
〔赵勤同晓华上。〕

晓 华 对！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样做的！

江 红 《鞍钢宪法》象一盏明灯，它照亮了我们工人的心，指引着我们工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永远前进。（走近周铁）老周同志，毛主席要我们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我们

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你平时工作勤勤恳恳，你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在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你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错了！

周 铁 我没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我错了？

赵 勤 你没有把工人当作工厂的主人……

周 铁 老赵！……

赵 勤 《鞍钢宪法》中，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引导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离开了工人阶级，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晓 华 他就是不相信工人！

江 红 你打击工人群众的积极性，逼着我们恢复那一套旧的规章制度，你是要把管、卡、压的锁链，重新套在我们工人的脖子上，老周，这是倒退，这是复旧！

周 铁 我倒退？我复旧？！

江 红 是的！

晓 华 你就是倒退，你就是复旧！

周 铁 规章制度要不要？

江 红 要！

周 铁 按合同标准放表出厂，对不对？

江 红 不要说那批表中误差三十一秒的不能出厂，就是误差三十秒的也不应出厂！老周，这是军用表，咱们能把这样的表给亲人解放军吗？记得吗？一年前，为了解决SI型表的质量问题，你带着我们……

赵 勤 你带着她们到了海防前哨。

江 红 那一次，我们打了个大胜仗，狠揍了空中飞贼。但是有几位年青的战士含着眼泪责备自己没有尽到一个战士的责任。有个战士指着手上的表，沉痛地说：“如果手表

的误差再小一些，在二十秒之内，这些飞贼就一个也逃不了！这次让它跑掉了一个。”突然，你跑上去，紧紧地握着战士们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没有尽到责任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是我们造表工人！相信我们吧，我们一定造出符合战备要求的表来！”这几句话，你难道忘了？每当遇到了困难，我就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增添了力量。经过大家的努力，咱们的SI型表质量渐渐提高了，大多数已达到误差不超过二十秒。我们准备继续前进，而你却要维持现状，甚至要让误差三十一秒的表出厂！老周，你是想让战士们再一次失去战机吗？！

周 铁 (一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赵 勤 (拿出一封信)这是海防战士给我们厂的一封信。
〔晓华接过信来读。〕

晓 华 (念)“浦江手表厂的同志们，准确的时间对一个守卫在海岛的战士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们同帝修反比速度，争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感谢你们主动提高了SI型表的质量。把每天的走时误差规定在二十秒内，使我们的秒针能与北京时间同时移动！……”

江 红 对！咱们要让全国人民的秒针都与北京时间同时移动！

周 铁 (感动地)我，……

赵 勤 老周，你看工人同志的心与海防战士的心连结得多紧呐！他们当家作主的态度多么使人感动！（把江红的那叠图纸递给周铁）为了改革4B洋机，小江花了多少心血！

晓 华 从海防前哨回来后，小江常说：“小小手表凝深情，分分秒秒为人民。”为了改革洋机，她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老周，可你……

周 铁 (接过图纸，走到江红面前)小江……(惭愧无语、低头沉思)

江 红 老周！

周 铁 (抬起头来)小江，那批表不能出厂，你讲得有道理。……可我们还要不要加强管理，要不要规章制度呢？

江 红 这些全要，加强管理，健全制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彻底解放生产力，让工人群众当家作主。可不能搞这种资产阶级管、卡、压的东西。(指着三本条例)

周 铁 (自语)大家当家作主……会不会……

赵 勤 放心吧，不会“乱套”的！发动群众，力量无穷，这几个月来，全厂工人大搞技术民主，管理民主，计划民主，不但没“乱套”，许多老大难问题也给解决了。

周 铁 噢？！……

赵 勤 象表壳碎裂，摆轴生锈，这些问题全解决了！

周 铁 摆轴生锈也解决了？啊呀，为这个问题，我头痛五年了！

赵 勤 摆轴生锈就是小江、晓华她俩解决的。

周 铁 真的？那，那太好啦！

晓 华 嘴上说好有什么用？得拿出行动来支持！

周 铁 小江，你讲的都有道理，可现在试验还是失败了……

江 红 老周同志，在革新没有成功之前，咱们车间各小组立即抽人，集中

力量攻坚，也能保证SI型表以二十秒标准出厂。

周 铁 目前生产那么紧，能抽得出人吗？我拨着算盘算过，各小组任务都到顶了。

江 红 工人的觉悟和干劲，用算盘是永远也算不出来的！

晓 华 (递上一张名单)小江已经调查过了，能抽出人！

周 铁 (看名单)想不到，真想不到！

赵 勤 (对江红)刚才，按总工程师的方案，试验失败了，现在他们在按你们的那个方案试验，你快去看看。

晓 华 刚才失败的不是小江的方案？

周 铁 老赵，你不是说小江的方案先上的吗？怎么又变了？

赵 勤 (微微一笑)老周，我这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呀。谁是工厂的主人，该是你猛省的时候了！

江 红 走！(江红、晓华奔下)

周 铁 (望着江红、晓华的背影)工人，他们确实是工厂的主人呀！老赵！

赵 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小江她们在这儿同我们一起批判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时候，你把这三本条例扔在地上。老周，事隔几年，你怎么又把它捧出来了呢？

周 铁 我刚才还想处分小江。(看三本条例)多危险呀！老赵，这两年，我总觉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问题解决了，该抓生产了。我最怕出无政府主义。我总想：抓生产，还得靠我们。谁知又走到老路上去了！

赵 勤 不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注意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思

想，就一定要走老路！老周，咱们搞工业的永远要记住，管理好企业，首先要讲路线，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生产关系。

周 铁 我要到车间里去，向小江、向工人同志们检查自己的错误。
〔周明边叫边上。〕

周 明 成功了！成功了！爸爸，爸爸，小江师傅的试验成功了！

周 铁 4B洋机改革成功了？！

周 明 你看。(把检验单交给周铁)

周 铁 (看检验单)质量合格，产量提高三倍。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音乐声起，江红、晓华奔上，周铁迎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握手。〕

周 铁 小江，刚才……

江 红 老周同志，今后希望你能带领着我们为革命多造表，造好表！

周 铁 (由衷地)今后让我们一起当好社会主义企业这个家！
〔海关钟楼高奏《东方红》，众对表，静场。〕

江 红 (豪情满怀)我们的秒针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与北京时间同时移动！

赵 勤 你们小组学习《鞍钢宪法》的时间到了！

周 铁 我也参加学习。

江 红 欢迎老赵、老周参加我们的学习，和我们一起订出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

众 合 走！

——幕落

(题图：施大畏)



痛击右倾复辟思潮



狠批克己复礼



小人物批臭大圣人



工农兵批林批孔主力军



批臭林彪复辟狂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

批林批孔印谱

刘志耘刻



朝霞

1974/7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